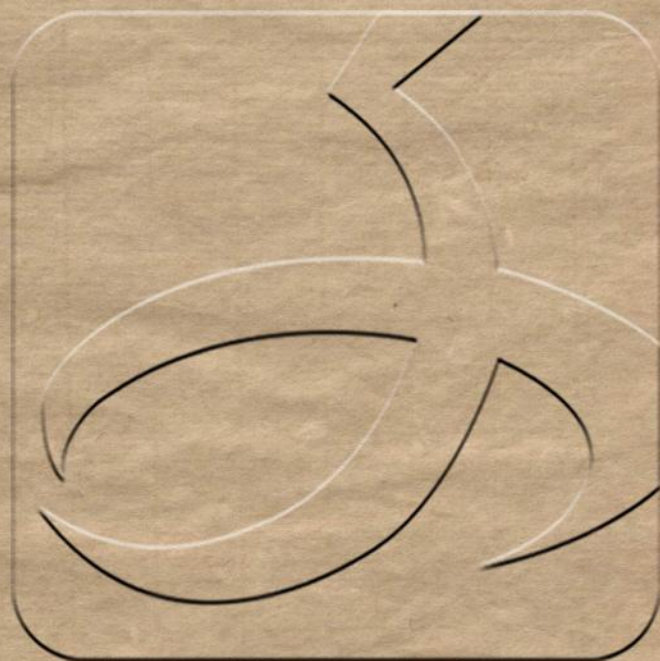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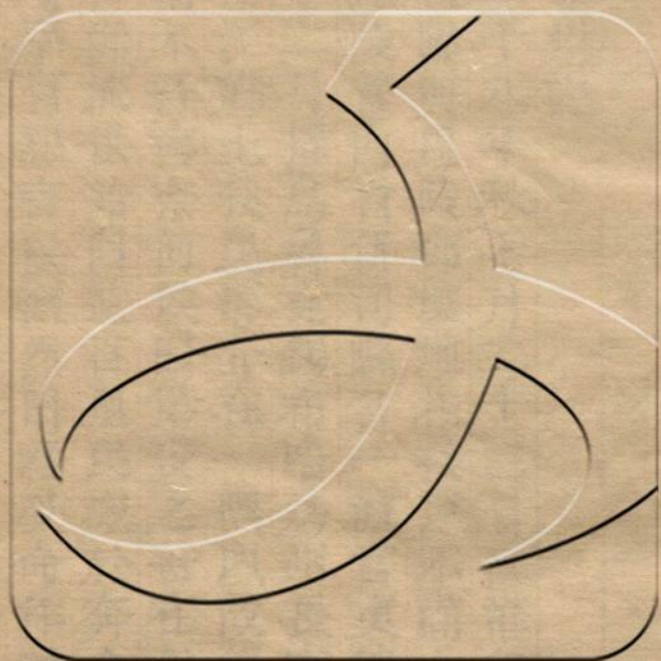


97.451
6339
32

牆東類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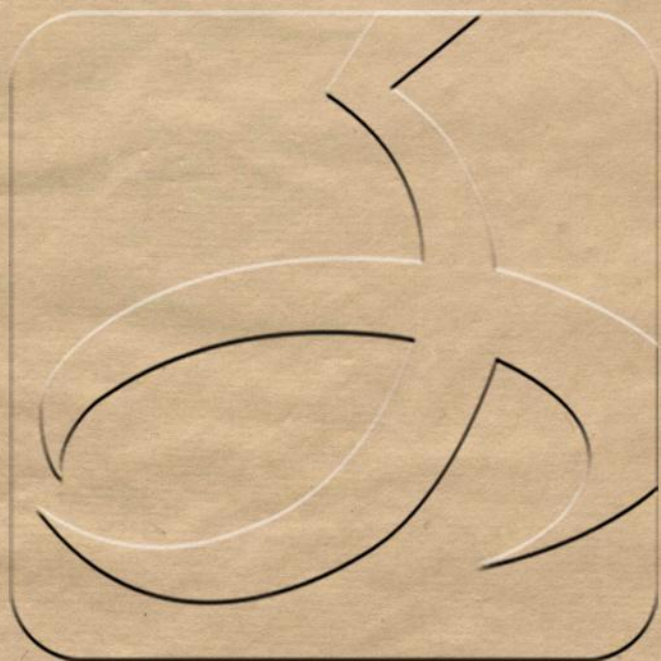


牆東類彙卷七

記

江陰改州記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三日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臣公楠奏暨陽與毘陵郡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設立總府非是請改州隸毘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官吏俸數十於事理便制曰可是歲十二月擢烏魯克錫布哈爲州長官刻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土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徵役今以屬州事統府其情不吾察奈何侯曰第安之吾在毋恐旣而符檄數下調發無虛日泝流供給回遠百里民疲於奔命訊報淹畱囚多瘐死兵廩不時率有怨言侯慨然曰吾受命作牧民瘡卽吾瘡也時廉訪使者適至侯具言其不便率州之士庶請以州隸行省事得直達免旁郡牽制之虞未報會至尊新登寶位勤卹民隱宰執條具以聞上可其奏令下之日士庶呼舞恩若更生侯亦喜曰今而後得



專治吾民矣治之期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朝廷嘉之秩滿遷常
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先是公嘗爲此郡治中常民喜公之復來而
暨民惜其驟去也於是述置州之顛末謹刻諸石俾來者有攷且
以寄去思之情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州民陸某記

江陰路重修總管府廳堂記

江陰故一縣隸常管下中析爲軍至元丁丑升路建總管府府治
枕子城北隅廳事直府治北迤北堂曰雙檜經始本末郡乘逸不
復錄歲月深矣棟宇彫落新者日趨於故故且摧壓江風颯來屋
瓦皆震雨驟至泥潦歿蹠吏抱牘褰裳以登非所以崇瞻聽澄智
慮也成德李侯思恭來尹是邦一日視事庭上顧而歎曰居館必
葺前賢所貴隸人之垣鄰國所譏吾受命天子作牧千里居弗稱
是何以見吏民乎顧調度方急供億日繁州力竭矣安所從出乃
召幕僚孫君昭牛君宏李君恭讓謀之皆曰役不可不興而費不
可強取也於是集州之豪右大姓觴於庭而告之曰吾爲若主若

等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而吾覆壓是懼不可以居今爲此役
非以奉己也代至輒去豈長享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
而牧汝民爾觴半坐者皆起頓首曰願盡力於是木植金石之具
髹彤黝堊之工一日畢集斡者斨者朽者主給其直官無所
預創始於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之春正月夏四月堂建秋八月廳
建役三時而民不告病旣成廣深高長視昔加倍基礎博楹桷
豐碩鉅麗突兀直百年未見之偉觀也經營之力可謂勤矣嗟夫
上之字下仁也下之奉上義也亦惟吏有勤於卹下之心故民有
樂於趨上之心此一役也仁義具焉抑古之循吏如文翁召信臣
之屬興起營造爲美談不知當時其費一出於官耶或民樂輸之
也今海內殷富文軌萬里而州縣尉傳蕭然常有不給之歎亦復
何哉當是時也賢侯良佐并心竭慮鳩工力於經常之外幻瑰傑
於圯陋之餘於法宜得書矣圭版籍一氓力不能備謹記成事以
詔來者

浙西道院記

暨居江水之陰東西南百里而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煩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鬪訟獄之囂古稱浙西道院道院云者謂其清淨簡易無爲而化如真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迴隔塵凡不知其爲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南則如皋崇川江東西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漳廣之蒼梧皆是也而暨獨稱於浙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閒列郡十有五六惟暨最微衆夫不如杭奢麗不如蘇庶富不如湖秀然暨獨被美名者則以暨之俗非蘇杭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讓之節於爭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啟封於茲土而衣冠之藏隸刻猶存香火之祠絲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入其境農朴而嗇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窳拙而無事商賈裁通有無而無高貲厚殖之家士大夫處善循理好學而不奔競入其官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職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

散庭寂如水旁有老檜槎牙雙立清風肅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圃亭故有扁後遷之廳西己丑張溫文所書又七十有七年而郡人陸某爲之記

江陰修學記

暨陽文宣王廟宋景祐中博士范宗古立高平文正公記之自是卽廟爲學紹興中王侯榮始立學宮講堂齋室略備迄今百七十餘年補弊架陋歲積月深大懼無以妥先聖之靈示列郡之則至尊登寶位之首年至元三十有一年也詔天下郡國修夫子廟立教養法越明年元貞改元復申示之於是同知江陰州事密拉建議請以詔書從事廣平石侯穆爾布哈甫下車與州判官陳君皋忻然戮力日率其工徒命博士范君搢董其役闔州人士相與競勸輦材輸直聿相厥成金石土木之具髣髴黜堊之工不日畢集廟南嚮前峙三門東西列兩序繪先賢像冠纓甚肅後餘□□中立講堂翼以二夾室崇其北爲藏書之閣東序之東建學官廳事

西序之北築小亭基下至米廩庖廩內外繕修斷斃朽椽無復存者經始於乙未夏落成於丙申春役止期月而百七十年之偉觀復舊功可書也眾議徵記於余謹識本末歲月如右若夫設學命教之意入德正己之方前志備矣故不書六月既望里士陸某記

江陰重修學記

皇慶改元暨陽廟學告成就成之東平曹侯也初州有贍學田散漫數十頃比歲以來利己者去其籍無以稽數之多寡制用之出入米廩告匱掌計數易士患之侯下車祇謁先聖延問諸生顧瞻禮殿棟橈將壓或崇其軒敞乎前楹侯曰噫非制也盍撤而新之士憮然徐應曰諾侯曰患力不足耶是不難命取古籍履畝而核之抉度隱量高平額均賦實樂輸相屬倉庾既盈侯曰可矣召匠計之卜日泄事以辛亥正月告遷於先聖遂毀故廟增博其基廣碩其礎筏木於儀真輦石於蘇臺是斷是斲是尋是尺高蕘鉅桷摩切霄漢丹碧絢麗觀者目眙期年迄工春丁上日釋奠禮畢在

泮飲酒多士舉觴於侯曰奕奕新廟魯侯之功敢以爲公壽公曰未也殿崇而廡卑勢不相及弗稱爲笑顧吾力憊矣孰能爲我成之在席之士邱介夫而下四十有餘人起而對曰公敬教勸學惠我無私疇敢不盡力凡東西廡四十有六間重葺而新之三閱月而成不愆於素斷斃朽椽無一存者望之如引繩如舒翼高深廣長面勢適平於是廟學成而後代者至矣相與謀請鐫石記侯之功以示後之人或曰是役也博士周君濟掌記趙由道宣力居多儒吏王應麟馬瑗實董其事合謀兼力以迄於成今獨歸功於侯何也曰著其首也爲之首者爲之功也侯聞之笑曰因其資而爲之勸其人而成之吾何功始敘始末以識歲月俾後來者一日必葺可也侯名定國字安卿爲浚所至有聲云壬子夏五記

重修泮宮樓記

諸侯曰泮宮泮水也以節觀者魯頌八章章八句美僖公修泮宮也序以爲修詩以爲作作之功倍於修矣古有學無廟廟以祀

先聖暨無學卽廟爲學昉於宋嘉祐三百三十餘年矣官牆之上
面南有樓當塗而高不避風雨歲久弗支天曆己巳宛陵張侯泣
事之三日謁大成殿望樓下車顧瞻棟梁凜焉將壓心惕不寧詢
掌學計曰祭祀廩膳外有餘裕乎對曰有侯曰可矣命工視之楹
桷朽腐甑甌毀折無一可恃者侯曰噫善貫不可仍也盡撤而更
之輦石花材賦工儼直明年庚午落成不愆於素高深長廣視昔
有加闌檻憑虛簷牙飛動丹碧煥出雲表前對筆峰旁資麗澤芳
蓮淨植芹藻相依風光徐來生香不斷二月初吉鸞旗泣止聿觀
厥成濟濟多士從公于邁咸曰邦侯之德惠我無私請紀侯績以
配史克眾屬筆於牆東老人老人歎曰吾幼入小學及聞長者言
茲樓之修百年間凡幾見矣金穀之糜亦廣矣往往架漏補苴苟
完一時未幾卽圯主者驟更幸身不及見之耳巍巍官牆豈傳舍
歟傳舍猶當一日必葺而況於近聖人之居歟今樓之成非修也
作也高明而廣大豈徒以遠眺望而已將以進諸生尊德性道問

學之地二三子懋敬之哉思有以副侯之盛心是役也前博士察
罕布哈董其始唐君代之克相其終咸宜書遂刊之石以詔來者
教授廳壁記

吳興唐君子華謂予曰近代居官者有廳壁記記前人姓氏暨陽
校廳獨無何也予曰昔有之今亡矣亡者何代革也唐君曰噫五
十餘年矣往者如電舊制可續乎予曰可乃自至元丙子以來追
書之徐君元鳳而下得姓氏若干將勒諸石請予記之予謂教官
不與他職等他官職乎民教官職乎士士者民之拔萃不當以治
民之術治之也仁義以淑其心禮法以束其身陶而鑄之存乎學
博而通之存乎辭率而先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不難其人哉
唐君清淳而文雅洽古而暢今和而不流嘉善而矜不能真修潔
博習之士可以爲人之師表矣歲海不登米廩垂罄君赴分憲百
里外旬振饑之粟以哺之守者曰此民食也君曰士亦民也姑貸
以周急請代之卒受粟而歸旣而官索其直君以己帑代輸士免

填溝壑德之深有獻利者籍江沙場入官重征之里胥旁緣學田數百畝亦在籍中君力爭數四且援舊碑爲證主者莫能奪乃歸田此二者有功於鄉校當併書之或曰題名者直書某人某人美惡自見今著唐君之美可乎余曰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數百年專美張公形之歌謠且曰名氏遷次未也編以能者爲首垂爲後式請循此例士皆曰然故書君名君於天曆二年某月之任至順辛未良月鄉貢進士陸文圭記

江陰州新作刻漏記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浮箭之器以水火守之水以沃漏火以夜視刻冬爨鼎也漏之箭刻晝夜各五十冬夏之間有長短焉故有四十八箭古法則然夫曆象以授時曆步天之數象測天之器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豈真有神人凌倒景薄日月往參乎其閒而寸量之哉行度之逆順遲速其初孰從而知之且制器以象之耶蓋造端創始非上哲不能若成法已具則一有司之職掌足

以專之矣然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從來已有不得其職者而非挈壺氏之罪也近世州縣治所各置刻漏於譙門之上與軍中鼓角相應所以節興居時號令所在廢置不常規制亦異暨之譙樓徐侯葺作於宋治平二年之乙巳明年丙午銅壺漏刻成軍判官唐淑問記之距今二百五十有六年矣中更多故壺毀不存延祐中初置陰陽博士員而蘇臺王君實來江陰搜訪舊聞懼爲闕典請范銅爲之州長官以下咸主其議鳩工集費踰年而就案驗如式俾郡人陸文圭識其歲月而爲之銘曰智者創物循環不忒晝夜有經維政之則志其始貽後代善視之俾勿壞至治改元重光作噩之歲立秋日記

江陰什物記

古者郡國經費仰給縣官財得調用百姓無所與近世法禁益密官吏廩祿之外餘不得自擅故費用之絕凡歲時燕享使客迎勞之具不得已取之民間旁緣侵漁民以益擾而事不集蓋通以爲

患而莫之能救也暨陽一小州尤陋而貧供億無所出州長官以下建議捐己俸斥餘財官造什物所需畢備同知州事理伯雍躬督其事凡而服飾器用咸精其能既成以授有司櫝而藏之理俟旋去眾議鐫石畫如右以諭來者夫其事雖微官與民胥便思其始之勤而防其後之毀以圖於永久是不可以不志

重修安定先生祠記

子車氏歿沐浴無嫡派擇不精之荀揚粗有見之王韓君子無取春陵起而太極圖通書顯關洛承而易傳西銘著斯文天畀聖人之體用其焉然水尋其源木茁其芽則自三先生始三先生者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也宋景祐寶元開三人讀書泰山之下以古經學為天下倡師道既立學者靡然從之而安定先生之徒最盛蘇湖兩學教法最備太學取以為式因著為令然先生累舉不中第因定雅樂兩被召而已以樂知先生者淺矣謂通水利邊防曆法者尤淺雖聖人之體用廣大精微不止如門人劉彝之所言要

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為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為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先生生於海陵歿於杭葬於烏程之何山故湖有祠泰亦有祠泰祠舊在郡泮之西宋景定癸亥提舉吳蒙更建書樓齋亭內外完好海陵被邊日尋干戈遄定之餘吏以柱後惠文為急先生之道晦而弗彰既一星終鞠為茂草天曆庚午泰興陳敬叔由汴省貢士來長書院顧瞻棟宇有惕於懷首捐圭租續以己帑不資旁助盡力經營自堂及雷新構六楹長廊繼修遺象改飾祭器什物皆復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梓人告備州尹李某判官趙某實贊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敬子也公裔尚數人賢者一人主祠於是敬叔來徵文以志歲月余記開封胄監昔有先生祠紹聖中林自一妄男子為博士聞諸朝撤去自乃主紹述者先生非元祐人何惡焉吁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祠之興廢於先生之道何加

捐益焉夫是以見人之好惡相遠流芳遺臭皆當不朽雖美陳也實誅林也先生有知疑以余爲隘至順壬申清明日暨陽陸文圭謹記

吳縣學田記

至元辛卯春三月余領吳縣學事始至進拜先聖退立廡下顧視壁宇蕭然矜佩簡寂歎曰壯哉縣而學弗稱是何歟有士揖余言曰茲學之建始紹定戊子趙公汝訛所爲也六十餘年新者故矣視爲傳舍日不加葺田疇多荒會計不當又稱貸而益之士廩無繼則眾散而去弦歌之音不聞久矣近歲里中趙君糾錄於學慨然閔之率鄉之右姓各以租助計畝若干方將嗣有建請未卒事代去故籍可復也余復歎曰趙君今何在今人而能爲此也耶利之入人深矣官於學者常祿之外姑取贏焉未見有能廉者也千金之家廩有餘粟則厚以自奉未見有能施者也余不識趙君何如人乃能閔士之窮勸人以義鄉之右姓樂與共成之其志可謂

仁哉是不可以無紀也昔三代盛時人各里居田各井授自國子而下爲士者皆出於鄉遂之夫家而入學有時故士得自食其力不仰給於縣官自田制壞鄉治廢士失其守反不如農工商賈之有定業也爲民者四今加而六異端之說由是入焉浮屠之室老子之宮鳴鐘擊鼓閒坐而食者通都之內日不知其幾千人聚而給之者誰與女媪之敬信吾無譏也勇夫健卒固捨其身而奉之矣閭巷之無知吾無責也士大夫之家固捐所有而予之矣無他福田利益之說惑之也子朱子有言曰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趙君之舉行也舍彼而之此其有得文公之心者乎抑學校之道二教與養而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養者之責也佻兮達兮在城闕兮教者之責也余愚且老婆娑此行竊承荒乏之餘大懼教養有闕幸居是邦以友士之仁者樂趙君之事書而刻之庶有聞風而起者乎雖然趙君信有德於士矣士之饘於是粥於是何以報

德愚聞之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有人於此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乃免素餐之譏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謂無恒產而因無恒心者民也士則有恒心矣士有常產而猶無恒心何以自拔於民哉

陸魯望祠堂捨田記

唐陸魯望居臨頓里皮日休以爲吳中勝處不出郭郭曠爲郊埜爲作趁泉澆竹候雨種蓮之詩又有別業在甫里距城東四十餘里則先生自謂四鄰多是老農家網魚練車之具在焉清風素節照耀江湖之上今白蓮院卽先生故居而祠堂在其右里人指其地云此當時鬪鴨闌也裔孫元吉捨苗田五十畝以供祠堂祭祀繕修之費俾僧某主之夫捨田之事微矣微而必書者以見陸氏之裔今而尚存甫里之業久而不變者也夫先生一隱淪之士耳同時若平泉莊之草木奇章公之石其權力有百倍於先生者矣再傳之後已不能保而一家之子姓無聞悲夫尚論者固不以彼

易此也先生之澤豈止五世而已哉元吉字安伸余所爲作字說者好學而尚義與其弟德原字靜遠捨田建家塾以訓吳中之子弟時人美之於是魯望爲不死矣

適齋記

楊侯伯適以中原世家出牧暨陽暇日謂牆東叟曰吾讀書之齋字之曰適與爲我記之叟曰諾然不敢請其義退閱爾雅云適遵率循也郭疏云轉互相訓也適率音義同說文適作吹從欠從日曰亦聲於義皆無當唯文王有聲之詩凡四適字朱傳以爲未詳古注云適述也孔李蘇氏皆從之以爲文王能大其先人之聲康誥之書亦曰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蔡氏云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之質之詩書然後喟然歎曰侯之取義其在是歟蓋侯之大父金朝進士第一器識宏偉論諫忠讜政事絕人貞祐正大閒爲臺閣名臣見於閑閑趙公遺山元公所志人品可知已從駕大梁歿諡文獻昔齊王儉卒禮官欲以文獻諡之

王晏不可卒改平頭憲字宋三百年豐功鉅德之臣不少亦無一人得此諡者文獻聖人之所重祀宋尚不足徵公之得此此其人品又可知矣今侯家世相傳踐修厥猷追孝於前聞人不亦休哉或謂繼人之志述人之事非下臣所能是不然繼述達孝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文王太先人之聲康叔祇文考之德文王未嘗稱王方伯也康叔諸侯也今之牧守古之侯伯也繼述胡爲而不可彼朗陵傳或以附曹太邱至羣而忘漢獨何人哉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凝道堂記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猶路也路者人之所共由道卽理也理者人之所同得二氣停分五行錯布人得之而爲人其端有四益之以信而爲五常其綱有三附之以兄弟朋友而爲五品百骸九竅皆有妙用萬物眾美必有要樞孰主張是道也非耶道之源遠矣經子可考者十有二人泝文武而上至堯

舜而止沿仲尼而下至孟軻而止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是一字果何所主此非鑿空撰語愈殆有所見耶執中之旨略於魯論詳於禹謨愈學不至此其見道分明豹一斑耳至謂軻死不得其傳則非也道散宇宙閒無古無今有其人則聚無其人亦未嘗息苟揚王諸子謂非知道不可謂之知道不可得其一遺其一非不志道德不至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而異端之說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道在我者也豈真有一物而待於人進已乎又曰失道而後有德是道德爲二物而先後之分尤非也異端起正學墜悠悠千四百年後道出於春陵再出於河南幾於顏子不死復出於建安幾於仲尼復生由其氣質清明學術純正窮探力踐默契道體而用工亦精密矣道備於諸君子之身吾聞而知之反而求之吾身則無有乎爾豈降才爾殊哉德性不尊無以進高明之域問學不道無以造精微之閫道自道人自人血肉之軀與義理不相管攝塊然物耳

嗟夫道不遠人而人去道遠矣鄭公鵬南家碣石之陽攬轡淮浙
閒掌行御史府孝廉公直詳明果決風裁凜然名振一時歲晚倦
憇卜居蘭陵佳山水處誅茅作室聚書會友講習其中揭以凝道
二字夫道者修己治人之術上士聞道順而行之中士聞道勉而
行之下士聞道則笑之雖不笑不足以爲道而勉强者亦未易多
得公於道有聞亦既勉強而行之矣惟至聖達天德此古聖賢潛
心不息者也本於率性成於謹獨擇善以誠身而已中庸之學公
服膺久矣學固所以致道也然學道則愛人天下顛顛方賴於公
公豈山中人乎中庸之二十七章既聞修德凝道之端終以明哲
保身之義語意前後不類朱子釋曰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
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嗚呼此義精矣疵賤姓名未能望履舄
之餘光俾來徵記蓋有不知而作它日升堂尚能爲公敷繹其義
公折衷之
止善堂記

趙相迂翁爲句曲樊君子芳書止善二字以名其東偏之室義出
曾子書儒先發揮殆無餘蘊大概研精而未及粗究理而不言事
其於天性人倫之本問學操修之益威儀德容之盛所以形容至
善者極矣而行者止於王畿飛者止於邱隅各止其所而不遷以
至仁敬孝慈信之目皆知止而得所止者就其說推之敬不止於
陳善閉邪必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則敬之至也孝不止於服勞
奉養必以舜之所以事瞽事父則孝之至也觸類而通所居之位
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然人人何以得如舜哉不得如舜則善未
得爲至也不得爲至則未可止也人多誤認至善爲善惡之善非
也乃事理當然之極精微之至有不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
若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樂善不倦其爲人也好善乃善惡之善
而非此之謂也然孟子之善學者可歧而致而大學之善則聖賢
之極功未易以一蹴造其域也樊君居是室也仰而觀其名俯而
思其義一經十傳皆吾几案閒物講習服行如炊之熟矣近而求

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友之際各止其當然之則父慈而敬子
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此爲禮之善物
於止善之義爲近樊君殆庶幾焉君積勤果行居仁樂義處閨門
睦與鄉閭信子姪彬彬敦敏志學有東都馬氏少游昆弟之風爲
三峰名家樊君又進不已沿其粗而入其精著於事而依於理揭
名坐右常惺惺法也昌黎有言陽子可以爲世有道之士今雖未
能及已將不得爲善人乎吾於樊君亦云

明善齋記

明善齋者吳中周君子華讀書之屋也天下之物未嘗有無對者
故善與惡對或曰善與利對利亦惡也中庸言明善不言去惡何
也明善所以去惡也學先致知而後力行明明之也卽明明德之
明也能明乎善則能誠乎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身力行也小人閒
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非不知善之可好惡之
可惡也不能實用其力耳不能實用其力者不誠也不誠者由不

明也明則誠矣子華之爲人恢廓自信篤實無僞好讀書作詩然
自幼卽親簿書期會之事故精力爲所奪宦途中輾轉二十餘年
臨事不苟是非必辯所至與官長忤必得直乃已嫉惡之心太重
故忌者眾自度不爲時所容深有退休之志遣其子及甥從余遊
有意於講學明理者閒爲余言學無精粗理無鉅細致知之極功
可以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聽訟之未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君子小大之獄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
手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人亦莫吾欺也嘗扁中庸之語於
室以自儆子爲我發其意余曰劉立德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爲勿
以惡小而爲之此立德所得於鄭康成陳元方講學之語也彼號
爲以經術飾吏事如公孫弘兒寬者能發此語否乎今子華則能
行此語者也吾嘗以爲中庸此章與孟子合孟子利與善之閒一
章界限尤別白學者不可不體認而居官者尤不可不以爲戒也
子華忻然曰君言甚善吾當併志

勤敬齋記

宋咸淳間中吳胡君壽擢第進士筮江陰尉妙年秀拔文雅政術表表一時守器重之羅致幕府郡事皆屬焉守嘯諾而已余少君五歲時習舉子業閒謁鈴下顧視燕坐之室扁曰勤敬余不敢請其義已而時事浸異君解印綬去自是不復會者十有七年辛卯春余如姑蘇揖君館下容鬢蒼皓幾不復識顧余而歎曰與子別久矣昔吾自江山歸也家國俱破憂患併集獨行踽踽費用不售今老矣還無田廬可以具饘粥蔽風雨吾性簡伉不能效新貴人輒與時競閒獨追念幼聞長老之訓惟勤惟敬以是立身以是居官則免於戾吾書諸紳將終身焉今棄於時不復有進取意然行己無愧四十餘年猶前時之處子也吾雖貧而不惰於志吾雖廢而不怠於學吾舊知子斯義也子盍爲我言之余生晚謝不敢當不獲命則復於君曰勤敬之義廣矣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使人誦於其側其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維民之

章又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其勤且敬如是故詩人美公學問自修之盛而綠竹猗猗之詩所爲作也君年不及武公之半退然若不勝衣而有任重道遠之意家無中人百金之產而有畏天命憫人窮之心此自古志士仁人之所以爲難而後世放達豪俠者之所不屑爲者也每觀魏晉易代之際士以風流相命登山而嘯臨流而詠據柳而鍛由竇而入抱甕而睡一時諸賢之自以爲身不得位於朝志不得申於時痛讒邪之害正憂明膏之自煎故發憤而寄於斯也然其邁往不屑之韻習以成俗倚仗虛曠望空爲高正始永嘉之際國事日非諸賢不能救也而甚者不免其身嗚呼悲夫當時學者明莊老之自然賤聖人之名檢也大學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勤敬修身之目也烏有懈惰其支體袒跣其手足以是爲達者乎吾聞之處世之道惟自洽可以止亂惟遜言可以避禍惟勤學可以救俗惟持身可以範世魏晉諸賢未之講也君讀書稽古窮攀力踐此義熟矣余髮種

種視君瞠若乎其後顧竊有志於學有志於當世請從君發明其義而相與懋戒之君曰諾哉

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餓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儒以爲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愷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敘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尙爲之怡然而況於聖賢之經書乎而況於義理之至順者乎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蹠者在兔得兔而忘蹠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鳥可已鳥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皆中理解也其言曰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卽怡然理順之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義理之理也桓公讀書堂上斲輪者笑之斲輪之妙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至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達其奧之深而爲之躍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強識稽古而能文與其弟仲賓友愛甚篤於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順昆季藏修於內焚膏繼日埴篴唱和棠棣之華韡然鄉人皆稱之黃君子高爲之作記亦旣發明兄弟怡怡之樂矣而於元凱書中雋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義焉嗟夫枝葉扶疏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漓也今世之士負學問矜文詞煜然取光寵於一時者有之矣反而求之閭門之內倫紀之閒放利而多怨挾財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妯娌之歡有耕夫

販婦之所不敢爲者而讀書之家或爲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
思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其佔畢雖自號爲通儒亦何
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爲後記

與閒堂記

舜之孜孜爲善也雞鳴而起周公之思兼三王也坐以待旦自強
不息法天運也是故聖人惜寸陰眾人當惜分陰志功業者汲汲
焉猶不肯流連光陰廢棄時日昔人流涕於髀肉之消辛勤於百
臂之運何乃自苦如是不如是不足以有爲耳然而道德之味無
窮功業與時消長徒竭智慮疲精神窮日夜之力以僥倖於萬一
幸而得之震耀於一時春華過眼隨卽摧謝而況於下是一等析
秋毫之利較錐刀之末以與賈人子賣菜傭爭者乎嗟夫人生百
歲稀矣自嬰兒以至成童勿論壯有室矣強而仕矣三四十年閒
可喜可愕可憂可悲者何限未幾壯而衰耄而倦視聽減而精力
疲漏盡而行不休蓋棺而事未定可哀也已豈造物者使之然哉

以予爲此拘拘也老莊之學者悟於此發爲心齋坐忘之論室虛
生白湛如也彼雖無見於聖學純亦不已之妙比之拘拘於造物
者則天與壤之閒也里中陸君振之好學篤行幼以孝謹聞性不
與物競其先莊簡公四持憲節揚歷二十餘年晚雖倦游不及享
邱園之樂振之當襲爵讓於其弟無幾微見於色又出居里第之
西偏築室數楹以與閒名之蓋取堯夫晚涼散步詩中天與一生
閒之句意以蕭散自處也命余記之余放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
之上堅苦刻厲不就席者數年夜半深雪山中危坐潛心虛靜見
理明澈所以能推乾坤萬物之情盡內聖外王之道其工夫可謂
至矣初年取友周流吳楚齊魯梁晉之郊年三十餘始居西洛蓬
華環堵逍遙自如嘉祐熙寧兩召不屆主簿推官豈足爲先生浼
哉安樂窩中鶯花高臥天津陂上酒月追陪蓋生於太平長於太
平者先生之身而俯仰天地浩然無媿者先生之心也所謂英邁
蓋世之豪豈得以散人逸士例視之哉因述堯夫一生出處大致

以告振之使知道學自修之功不可以頃刻怠而營營於富貴利
達以歿其身者固不敵一日閒居之樂也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居隱堂記

劉澹翁爲周君國用書其坐右之室曰居隱而求說於牆東老人
老人曰春秋時王道衰天地閉賢者退而窮處散之四方名姓不
求人知如荷蓀之丈人耦耕之沮溺狂歌之接輿或適齊適楚適
秦蔡或入於河入於漢入於海皆隱居以求志者而聖人以爲聞
其語未見其人何也蓋此與下句當對看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
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意爲近之若耕莘釣渭之人足以當此春秋諸人謂之隱居
可也尙未知其志之何如而況於達可行之道乎宜聖人以爲未
見也國用駭曰非是之謂也吾世居田里飽山林之味族大而離
僑遷暨城之北一簾之外闐闐也淮浦江濱之客芻蕘之子負販
之夫旦暮出入城門之軌日深而吾獨鍵關下榻不交人事日高

而起日入而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詠淵明之詩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安敢自附於古人隱者耶予曰是何傷哉古人以市廛
爲大隱而山林爲小隱蓋地雖近而心則遠跡雖動而神則靜也
君有子七人應門戶聚綵衣於膝下擊鮮奉旨更起舞獻壽樂不
可支當此時君自視如陸賈賈雖家居猶時與太尉丞相往來畫
策君自幼無宦情布衣終身人罕見其面所以得安其居而遂其
隱者諸子皆有助焉余髮皓皓生子不得力夜漏垂盡而役不休
可歎也哉

牘東類彙卷七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牘東類彙卷七」之標題，但正文內容難以辨認。可見此頁文字因年代久遠或印刷不清而致模糊。

牘東類彙卷八

記

悠然亭記

濟與瀑交流瀑久枯而濟旁出源西北來環齊之疆東會于章邱之明水匯為東西麻灣而繡江之水出焉江自縣東迤西而南故參政可與張公之別業在其左令子元樸實繼先職構亭其上而命之曰悠然介李侯復初徵記于牘東陸叟叟曰噫異哉公之名亭也昔淵明守彭澤令僅八十餘日不肯束帶見督郵賦歸去來詞返柴桑里間居重九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方其徘徊東籬之下悠然自得謂此中有真意蓋低頭采菊舉頭見山景與心會所以為寄而或人輒改見字為望字遂使此句神采索然以見之出于無心而望之則有心也此老襟曾灑落直寄興于山川之外高情逸韻今古一人而已張公以家世入仕徧歷清要聲望煜煜三十餘年遂躋臺省長官值中朝多故國勢搶攘

之際南北驅馳朝受命而夕引道詔書敦迫使者旁午馬足車塵
不得休閒以疾辭冰牀重繭鮮食而寢血氣未動不得免焉推枕
而起皇皇焉未知稅駕之所豈復有倚窗寄傲登皋舒嘯一日之
樂哉李侯曰不然叟所見者迹也而未知公之心也王仲淹有言
心迹之判久矣淵明之時非今之時也公之心淵明之心也世以
淵明爲隱者淵明豈無功名之志哉觀其命子之篇歷敘陶族之
興追想桓桓長沙之業自以晉世衣冠恥事異姓義熙以後止題
甲子故得朱氏綱目晉徵士陶潛之書則謂淵明爲隱者非知淵
明者也謂淵明有志于功名者亦非也公則深知其心矣然則黃
金橫帶馳騁于淄澠之郊人以爲公榮而遙遙白雲鬱鬱長松公
之興已在乎西山之西東山之東矣叟默然侯曰吾二人問答卽
記也試以復于公何如叟曰諾敬書以授之時天曆庚午上巳日
也

本竹山房記

余讀書江山閉戶罕人事師君彥應自吳中來風度凝遠器局修
整望而知其爲儒林之老宿行輩也余從之游一日袖文示余曰
此吾友人史君敬輿記吾本竹山房之作也吾之先蜀眉陽人本
竹則眉之永豐山名也距州七十里而近其地產竹穹林秀壁仙
官羽士之所宮師氏永豐之望家于下數世矣始吾幼而出峽泝
江涉湖憂患風雨更數十年退而老于聞盤之內因結小樓二間
榜曰本竹以識吾一飯未嘗不在瞿塘西也史吾同郡知吾爲審
記文云然子謂何如余應之曰昔春陵城西有村曰濂溪周先生
居焉先生晚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築室其下以濂名溪張欽夫
祠堂記中所謂寓于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者是也先生人品甚
高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千載而下知有濂溪而溪之所以得名則
魯直諸人未之知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處父母國之道也
古者井牧之法四民樂業安土重遷中世士大夫離親戚棄墳墓
宦游忘歸僑寓他境愛其山川樂其風俗畱居之者十率八九歲

月之暮所歷既倦則故鄉之思日夕在望蓋首邱之情有不能忘者每觀子瞻蘇氏之文見其兄弟壯歲出蜀飄泊彭宋之間顛沛嶺海之上憶喜歡而至勞遠夢指江水而誓欲歸田言不及踐而眉山之蘇遂爲穎濱陽羨之蘇矣師氏以經學行義世其家百年之間文獻相承其功名雖未及蘇氏當年之盛而優游鄉里沒稱善人亦無蘇氏當年之憂患雅德之論固不以彼易此也今吾彥應少年之出或者其有蘇氏功名之志已而落魄不偶終身流寓至于扁故山而自號以寄西歸之懷自附于周子濂溪之義君子固深嘉其志而亦悲其身之不遇也雖然周子從容道德而處心于得喪之外故其處也樂以忘憂非士所宜法耶蘇氏喜文章好功名而寘身于是非之內故其出也多憂鮮樂非士所宜戒耶既以此說復于彥應顧兒居仁書而識之亦以自儆云爾

碧巖記

王君寶臣世居溧水之陽胄出金國完顏氏爲漠北貴姓祖父昆

弟列官于朝君總角趨安西幕府以忠謹聞會權貴人當國崇貨無厭利君宅一區使左右怵君且曰若欲官乎與我即可得君辭曰先人敝廬也且不願仕君母夫人愠曰此言何爲至我即不幸吾母子死其下權貴人太不樂時用事久睚眦立齋粉君曰不與必懟我吾謹避之耳索馬疾去南抵江淮先人故吏多在焉聞君至大喜爭致之君往來其間浮沈數年鬱鬱不得志一日詔下東征君慨然自奮請具囊羽從軍提銳卒操舟入洋中請先登岸擊賊會主將班師尋以君董海道饗事由東吳轉輸遼碣鯨波蕩潏歲一往復壬辰夏五漕臣議更鹽法借君出司道過申江訪予寂寞之濱余前未識君君爲予敘出處本未握手出肺肝語且曰吾州太行迤北古桑乾河側鐵山峙其左玉山聳其右旁有碧落之巖穹林巨石水崖千仞吾兒時釣游其下日宴忘飢當時以口語心異日買田築室終老于是今四十年矣關河隴海崎嶇萬狀二毛始見髀肉皆消此志猶未遂也顧念得姓以來二百餘年積笏

滿牀不可以當吾世而墜先澤以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然故鄉先隴寒雲夕照夢寐每墮其間嘗卽寓居榜曰碧巖不忘本也子爲我著其說余曰君侯知馬伏波之事乎昔者馬伏波衣羊裘起從軍遨遊涼蜀間從弟少游嘗謂之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鄉里稱善人可矣彼伏波擊交趾女子住浪泊中仰視飛鳶跼跼墮地憶少游平生時語不可復得嘗對宦屬從容言之自恨歸計不早言猶在耳及侯新息佩金紫復將樓船出九真將騎兵出雁門據鞍矍鑠請擊五溪蠻卒之壺頭不進曳足臥石室中終身不復踐少游之語今君侯春秋方盛有茂陵壯士之風當其往來江淮此伏波遨遊涼蜀時也及其征海東饒遠碣此伏波擊交趾住浪泊時也碧巖之號寤寐家山于是思少游平生之言矣今而後君侯投簪解佩御款段馬乘下澤車過家上冢擊牛醞酒以宴父老然後尋兒時釣游處返吾初服優游卒歲不亦可乎不然九真之南雁門之北五溪之西唯君侯馬首是瞻則碧巖雖在吾懼蘿

月之淒涼也君聞余言默然良久曰子言有理吾方圖之子其書以授我乃書授之

一山記

暨居浙尾北瞰長江直郡治北枕江之下有曰君山以楚黃歇得名山形小而勢躡無崇岡翳谷以憑阻其高深然開郡千百餘年而君山郡主山也其西南則秦望青高其東則由里啟敵鳳凰諸山環趨而拱揖之故君山雖小最甲于諸山每遇春風花時秋濤雪月之景詩豪墨客遊人士女登臨而觴詠行歌而坐嘯山之勝概不可殫述余嘗欲卜廬其下爲終隱之計而未果也趙君鼎之家于山之左朝夕與山相接已而避地去家僑居城西南隅距山數里所舍幽邃而闐闐疑若與山不相聞也晨起推其戶故山之青忽排闥而入數峰低昂若遠而近若伫立以俟若顧盼咫尺而不得語也趙君喜而歎曰吾與山有宿緣耶何追逐而不相捨也因自號曰一山而謁記于余余思趙君少時以故國佳公子挾豪

貴馳騁于當年謂功名可唾掌取時移事改卒困阨不得志方求
田間舍皇皇焉無所之此固陳元龍之所竊笑而欲臥君于百尺
樓下者也然出處殊時老少異見隱居求志遯世無悶亦君子之
高致也試與君倚浮遠之闌呼大江而問之自楚以來更國幾姓
春申之後闕世幾人彼之豪勢富貴朝榮夕悴殆如秋種之花而
一山蒼蒼千歲不改自古高人逸士所以定捨彼而取此者蓋有
以也趙君其遠返故廬毋使猿驚鶴怨以動草堂之靈余異時樵
服拜于庭下負薪汲水以相從請分此山一半鼎之名孟鑄少余
一歲云

觀稼亭記

楊子築亭于野圃之上命之曰觀稼頌客登焉客曰異哉子之名
亭也山有嘉卉隰有荷華漢南之梅洧水之芍藥皆足以供詩人
墨客之翫若稼者田里閒事村疇野老之所務且須襍種之具在
焉子何觀之有主人歎曰書無逸詩七月皆言稼穡之艱難周公

豈欺我哉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以農事爲本故孟春躬耕帝藉
三推孟夏司徒巡行命農勉作秋省斂而助不給若庶人則三時
之間沾體塗足盡力于南畝者也今吾與子命名曰士幸免服田
之勞偃仰一亭之上徘徊四顧開口而笑舉箸而食得無犯素餐
之譏乎客曰然請爲耕田之歌歌曰昀昀兮乃疆乃理春陽兮俶
載良耜澤澤兮或耘或耔甘雨祁祁兮以膏我稷黍載穫濟濟兮
萬億及秭曾孫不怒兮農夫樂只歌罷主人大說酌酒介壽而退
橫舟記

清暉堂之東得支徑出外圃行數百步曰梅臺臺下爲池池岸種
木芙蓉夏秋開華掩映綠岸迤北爲橫舟閣閣礎入池與臺相直
望之如畫舫然壬辰秋予侍公登其上徘徊四顧扣檻而歌之歌
曰采芙蓉兮中塘羌欲濟兮無梁畱帝子兮北渚阻美人兮西方
櫂木蘭兮雙橈清風吹兮野飛航晨趁墟兮爭渡溪口無人兮滿
船夕陽夕陽兮奈何歸來兮滄浪波上兮寒煙水禽拍拍兮葭菼

蒼蒼倡漁歌兮和汝起漁會兮鳴榔憶孤注兮倉卒尚不如老巴東之鄉拾澗草兮忘憂又何必森戟與凝香歌闕而退

賓月亭記

永嘉山水甲東浙而南雁蕩古勝處第一山據平陽邑南林壑幽祕源洞紆縵眾峰崑呀互相吞噬巖然出奇者三十有六里人葉君家馬瞰江築亭面揖紫水繞關角隅一夕山空無人鶴唳松顛長天卷雲晴碧萬里葉君步至亭上手執鐵如意浩歌離騷九章歌未闌有客徑入坐山上寒光炯然神爽逼人清迥出塵俗表葉一見驚喜顧謂客曰子非纖阿望舒之流乎吾聞鳳凰之樓鳩鵲之觀眺蟾之臺影蛾之池妙舞清縣宵樂未央子胡不往而獨于荒江之瀕窮崖之下辱以訪予得無淮陰侯之過樊將軍乎客曰王侯貴人之家款以延我亦未嘗不往然彼豈知吾之心者哉吾性孤耿每逢騷人羈士苦調清吟蕭然而長往者心輒愛之故今夕造子願與定交可乎于是主人大喜舉酒屬客酒半酣主人起

舞客曰吾往年與謫仙對酌花間李謂吾不解飲嘗停杯而問我以古人之事後又與雪堂老人遊于赤壁磯下聞吹洞簫聲相與舉盃德烏鵲南飛之詩吾行天下知心僅得二士今子成三人矣主人聞之益喜笑語良久以如意指客示童子曰汝見吾平生有此客否童子假寐弗應須臾太白西沒野雞初鳴客辭主人而退期以來夕復會亭下葉如期而往候至夜分俄陰雲驟興風雨交作客遂不至葉君悵恨久之後數年道過蓉城以其事語友人陸某遂爲之記

菊軒記

霜露既降秋芳獨妍香而耐久枯而不墜故其功益壽延年人誰不愛菊然愛者卽指爲淵明則不可九日閒居東籬獨酌興直寄焉耳世遂謂淵明愛菊然則松菊猶存撫孤松而盤桓謂淵明愛松亦可演而伸之愛蓮花者皆周茂叔邪況今時之菊殊非淵明之菊也陶宏景言菊有甘苦二種花有黃白二色生南陽酈縣最

難多得宏景梁人上距晉宋不遠度淵明所賦之菊亦止此耳史
正志范至能譜菊近六七十種已倍本草數十而陶未之見也然
詳其名品俱甚平平無絕奇者近二十年海上吳中延及江左種
種瑰異疊見層出幹高踰八九尺花大徑三四寸五色淺深金粉
絢爛殆與西洛牡丹廣陵芍藥相伯仲史范又未之見也豈天地
之氣時有所偏聚而人力之工巧轉移其間神功造化有不能違
者非草木之妖邪使淵明復生手撥其英未必不疑其美而豔以
爲尤物而棄之也然則主脈之美惡植物之盛衰識必有所感矣
鄱陽葉君宗陶詩菊盈軒持以示余余何言哉噫時今非昔花亦
今非昔矣淵明之高山景行今猶昔也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萬松堂記

芙蓉城東北可二十里有曾氏山庵後爲禮敬寺寺後有萬松之
堂龍澤上人游方而歸介錢塘仇仁近詩爲其師求記于牆東叟

叟曰堂之鉅麗吾未嘗寓目焉烏乎記他日過之門廡深寂花竹
淨娟尋師方丈拾級登堂坐語未竟忽聞笙簧之聲起于壁後琴
琴喁喁高下疾徐似中律呂方傾耳聽之雄風颯然眾竅怒號如
海濤萬頃浩浩湯湯澎湃觸石駭逸奔雷攏百川而東之也爲之
悚然而驚主僧微笑顧童子啟扉但見蒼松滿山修者偃者直者
仆者聳者刺者磳多節者拳腫者甲錯者虬髯者披髮者蒙霧
而膏染煙而黛枝若翔鸞根若踞虎目觀之不能狀手約之不能
數茲其爲萬松之上而築堂以臨之者取歲寒之義歟吾聞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一生萬萬不爲多會萬于一不爲少此
物理也有以少爲貴者故淵明喜孤松之秀矜獨樹之奇今師種
松充物巖谷將蔭堂階千歲乎將規匠石棟梁之材乎將爲樵夫
斧斤所薪乎將受雨露所培乎將遭霜霆所摧乎吾與師皆不能
知也師曰吾佛法悠久願力宏大叟無慮且叟以萬松爲多乎芥
子可納須彌也叟不答是夕畱宿山中顧窗上月影鬢鬢皆爲龍

蛇夜且半猿聲四起孤鶴長鳴擁衾不寐童子侍側曰猿鶴時時出自松間來聽吾師說法耳堂成于某年某月住山無極愚公別山參公今嗣孫某人某云

三皇殿講堂記

至元戊寅詔下所屬收揀明陰陽醫術之士是歲十月天雄趙珪實來江陰領本路醫學醫始別籍爲戶除徭役趙受代去又六年子德新來嗣父職武林徐谷陽副之先是太醫院奏醫學久廢後進無師謂宜隨路設學置博士弟子員歲時講肄制可于是中書省建言各學創三皇殿春秋釋奠著爲令符下本路施行閒程李二將軍獻地若干于城之西南乃卽其處度材鳩工趙徐二君躬董其役歲在丙戌五月辛未殿成越八月丁未堂成朔望師弟子跪謁如禮退而升堂相與講述其一家言矣夫素問難經靈樞等書其徒相授以爲邃古之祕源遠不可追考殆與炎帝神農書黃帝兵法之說相類然其旨蘊工巧理氣融貫知陰陽之故標死生

之本濟人澤物其功殆出于諸子百家之上識者以爲六經之外不可以無是書也世不可以無是書而技之精妙又非書之所能盡者昔長桑君投扁鵲以禁方而戒毋泄其傳公孫光授淳子以奇方而願毋以教人上池之水菑川之法今人不能知也然則堂之講是惟無斲輪者在下有則必笑之矣會其徒徵記于余余儒家者流挾其師之說以鼓動斯世力顧不及彼也尚何言哉

芹塘記

國朝仁育含生周卹民瘼命京師郡國皆立醫學置博士弟子員以季春季秋之三月九月釋奠于三皇儀視孔廟前代所無矧見也暨祠在于城東南隅地迫民居涉堦而北不百武有兵馬司舊址前列諸峰後帶江水而勢寬敞廟食爲宜延祐初守喬侯遷而築之正寢巍然廟貌甚古餘弗稱是歲久且圯天曆己巳某始至伏謁祠下顧瞻楹栝心惕不寧退與同列謀之同知州事劉君信甫慨然任責各捐己奉率屬鳩功傭匠僦夫民不知役寫放鄰郡

之制繪塑善濟公岐伯神應王扁鵲以下十人侑享從祀如十哲
門廡講堂下至庖湍位置得所又以餘力甃砌苦牆通渠引流百
廢具興落成有日屬記于某切惟古人所居之館一日必葺況古
聖人之居朝廷之所嚴事者哉某與劉侯則既免于戾嗣而葺之
豈無望于後之人哉或謂鴻荒之說聖人惡之者揚雄氏之駕說
也

常州薦福寺記

晉陵郡薦福禪院創于唐天祐開正消玄策二師坐寂之地叢林
儀矩甲浙之右至元乙亥用師江南常爲兵衝守臣以拒戰死破
城之日井湮木刊而三百餘年之薦福卒燼于劫火中惟佛殿鍾
樓僅存涉江而北抵暨陽界寺有田二千八百餘畝宣和中郡人
卜居士捨以飯僧兵後其徒散之四方而田爲豪有力者所據丙
子春僧笑巖來居之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說出餘力以翦刈其荆
蒿殘磚斷甃幻出化人之居既又詣官訟理卒歸其侵疆而寺之

舊觀咸復壬午臘月過暨訪余具道本末求余文以志其起廢之
歲月余聞歎曰盛衰興廢數存乎天而人力不預焉然所以盛衰
興廢不假乎人則數亦不能以自行昔唐之將亡也茲寺創焉其
廢也以宋之亡與干戈實相終始疑若有數行乎其間則其廢而
復當興也固有待乎其人今笑巖卽其人也笑巖雖爲浮屠其學
幹略勤敏類世之有才者故所向如願而其功皆得書余獨于復
田之事重有感也自西域王子以捨爲行中州化之彼怵于因果
報應之說本非正道其用意則亦善矣世之貪者至攘臂而攫之
取非其有之謂盜其良心無從愧恥聞卜氏之風亦可以少省哉
笑巖名普說暨之永陵人

延慶庵記

距北江數里所轉柳巷而西石徑縈迴過野橋林樾扶疏屋瓦參
差梵音經聲殷殷與海潮相應答而山僧野衲之所棲東西行人
之所回顧者潁川陳氏之精廬也始榕山君旣寢疾豫爲終制粵

瞻舍北樂哉斯邱既得吉卜經之營之手植松檜成行鬱鬱佳城
白鶴來翔既又築室于其旁以爲享祀焚修之地名之曰延慶招
僧可明如晦居之明來請記余惟禍福感應之理蓋天人精禱之
文而陰陽善惡之積相摩相盪反復無端而真有不可誣者故釋
家有福田利益之可求而易家亦有積善餘慶之可必然求之說
出于有心而必之說則無所利而爲之也每觀于公之高門王氏
之三槐執券索償如取諸寄而造物者卒如其所期亦若有陰相
之者豈其理之必然而氣不能不隨之歟抑氣以類相從善感之
者亦善應故人無不老之壽而有可延之慶壽止于當年而慶流
于百世故也榕山君富而不驕以濟人利物爲心時薨歲歉江淮
閒舍活甚眾種德深矣陳氏而未艾也其在君之二子乎慕學而
甚賢好施而不倦天種慶于是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懿氏之占
殆復驗矣

報恩庵記

佛之道以無爲宗以實爲妄以身爲幻苟利于物肌體髮膚捨不
復惜獨其所居莊嚴靚麗費億萬計通都大邑招提蘭若無慮數
百區鳴鍾而會擊魚而食澗立巖石之下尊師老宿結精廬以依
焉者亦復金碧煥出林表與前所謂佛之道絕不相類余每怪之
嘗試以扣其徒皆不答講師智滿一日謂予曰吾祝髮時尙幼輒
通大義時時爲人講說謂得三昧會失意權貴人擯致于理事幸
得釋擲拂子徑去一鉢游方幾二十年晚歸鄉里吾老且倦念不
可無把茅以蓋頭乃卽售山之東村曰張岐擇爽塏地幾弓右控
大河左揖定山環流疊嶂圖景獻狀鳩工賦役合岐夷甯數楹草
朔游息其中憑十指血書華嚴八十卷積而藏之扁其屋曰報恩
嗣吾法者惠日法澤與有力焉不幸早世嗣孫妙粹實繼其役苦
思精志銖積寸累不數載山畚增衍林木陰合視前所構十加八
九追念往昔五十年間如一晝夜是非榮辱浮雲散滅維是初始
之勤不有紀也後人莫知其因紀之何如余應之曰佛之道以無

爲宗以實爲妄以身爲幻是身本空君子何有無恩無怨不知所
報余與師處于今世夢也師之居夢境也又欲以是傳之後世然
則此夢何時覺耶師笑曰吾今日相與問答亦夢中語也昔顯公
謂天衣禪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此事如何余默然不得答居數日師命其徒來徵記因次第其語
授之且曰吾二人問答未竟百年後復當爲叢林一大公案師曰
然命刻之石師朱氏暨之雙牌人

永福庵記

僧友山介余友義夫來請記其先未諾也請至七八而不倦余友
之言曰師陳氏世居白鹿之新橋曰陳巷者族所聚也師幼有至
性棄家游琴川受業淨居久之棄去主高氏之奉親庵高氏微周
氏以禮致之後主東舜之衍慶與周合謀崇飾其宇掇拾衣鉢俾
匠石費居數年猛省作曰吾陳氏子吾親安在而爲他人地乎卽
日挑包問訊家山汎埽松楸買田營室意思心畫種種莊嚴經始

大德之己亥越丙午迄工佛法圓成聞者美之今過東譽村望之
叢林蔚然隱隱聞鐘鐸聲者永福之庵也其中有庭翼如有邱曠
如者他年求息之所也于是師之願力宏矣請子志之以示其徒
俾世守之勿墜其勤無不可者余聞而疑之儒者宗孔氏立愛惟
親奉先思孝報本追遠于五性屬仁與禮墨者師瞿曇斷愛欲之
源等慈悲之施屏棄六親逃居山澤苦形鍊志滅盡眾有并滅而
寂亦無滅者今師之云云殆用世法不出于世卒墮世網中類家
人子年少浪走不自節晚依田園家累百金顧景自惜惟恐于其
子若孫一旦廢墜而諄諄遺誡及之也此其著想正與瞿曇氏之
敷教相戾至于敦族懷親結廬墓左孝思老而彌篤則甚似吾孔
氏之學耳世有墨名而儒行者豈非昌黎公之所願交者耶抑文
暢之序公從柳子厚所請也余于昌黎無能爲役獨念子厚謫居
湘中北望城南先墓所在寄託村鄰芻牧不禁自恨不得如馬醫
夏畦之鬼受子孫追養者每讀其文而悲之死者如有知聞師之

風亦少愧哉師名謙益求記時年七十餘矣

常州路玄妙觀莊田記

猶龍氏之道清淨無爲齋心寡欲然爲之學者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言又象其天之主宰而事之于是乎不可無室以居無田以食夫人居而求安食而求飽此在吾易中所謂神而化之也日用而不知者邪富者壤有餘蔬貧則貸粟亦既清淨寡欲猶未免此又豈非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者邪延陵郡玄妙觀實故天慶元貞初賜今額觀基晉永嘉中中尉毛公捨宅爲之觀田則宋端拱中教練使陳公所施有年所矣乙亥南風不競師燬焉一城爲墟道士執左契藏之地中幸得不燬于是道錄可道樊公帥眾先入披榛莽屏菑翳堂觀粗立莊田多爲豪右所據詣公訟理悉歸侵疆真靜闕公繼領觀事復核隱租修明故籍則在有司鈐以印章乃合元額并後續置及道俗所捨條例項目凡若干頃田議勒之石以垂永遠居敬蔡公又繼之創祠室具香燈以祠施主之考妣師資

且欲鐫其姓字以勸來者今住持雲巖華公痛前人之志未就不遠百里踵門謁記余嘉前後數公之勤嗣續弗怠弗私其躬吾儒教中能自樹立鮮及此者故爲之著其顛末觀中人饘于是粥于是以餬其口者可不知所自哉或曰是則然矣抑曠潦之不時出納之弗謹則如之何曰天下有道御走馬以糞自今以始歲其有矣況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雲氣御飛龍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哉若夫管鑰司存是其塵垢粃糠奚敝敝以爲事天曆己巳重午日記

資敬觀捨田記

余賴前人餘慶襲箕裘之業顧惟鞠育深仁欲報罔極不能守志廬墓手護松楸親扞采樵者以誓畢此生之願規墓傍地可置萬家河流徑其左蔭以修竹樹之嘉木垣而築之構宇于其上延道流居之請于朝以甲乙住持著爲例晨夕香火以致封人之祝下以存豐氏之祧又慮春秋享祀無以供粢盛而饘粥于是者無

以餬其口惟是先疇之賦畝不敢愛籍而置之觀中者爲頃二十
有畸爲米豆若干麥若干石有畸制其出納爲之品節羨餘則儲
之以給創修之費後嗣之賢者斥而廣之以成吾志其不賢勉而
守之毋去其籍毋毀傷其薪木可也昔李文饒記平泉莊有毀吾
一樹一石者非佳子弟而洛陽之亂醒酒石已爲監軍所得劉夢
得游玄都觀桃花千樹後十四年重來則免葵燕麥蕩搖春風耳
世故相尋人事相感令人悠然興歎由前之說吾子孫責也由後
之說觀中人責也乃刻規約于左方年月日嗣子某記

資敬觀記

資敬觀者永安華氏宜珍昆弟之所建也觀以居道家者流而名
出于儒書何也華儒者也儒者則合爲從道非慕道也慕親也宜
珍之父指山君力本以起家力學以起宗樂施予不求名所樹立
甚宏闢里閭稱德人不幸中壽以歿大德之末歲在丁未窆于梅
里之呂橋厥施既遐二嗣競爽追孝于前人乃卽其旁闢地十數

畝築道士之廬河流縈迴地勢亢爽松柏茂精水竹觀深道過西
橋者望之如化城之居鐘磬聲時出林杪居人指曰此資敬之觀
也夫敬一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孝可移而忠能竭其力則能致
其身矣傷哉華氏之親之不逮養也而猶幸雨露怵惕之懷之有
此託也事親之日止矣而猶幸事君之日長也華君致遠之器自
今展拓此敬施之于家則男女在位勿嘻嘻也施之于朝則責難
陳善勿沓沓也施之于民則經營盡瘁勿燕燕也是爲資敬之義
豈曰黃冠雅拜祝聖人壽而已乎豈曰深衣坐講席爲國人矜式
而已乎存之以不倦之誠續之以必暮之勤保之以勿墜之訓則
此觀與天壤俱存可也或曰華氏之先有隱德焉其子孫又封崇
之九京可作安知其不邇颯風而上征載雲旗驂玉鸞以就羽人
于丹邱乎而惓惓乎茲土也曰是非儒者之言也夫孝子不死其
親而非此之謂也劉盛讀孝經曰誦此能行足矣馬用多讀而不
行乎嗟夫此儒者之言也宜珍名玠嘗爲吳學正與弟璋俱以孝

友聞

棲真道院七元閣記

潯江之浦昔有棲真道院宋嘉定壬申道士周志靜所建陸守玄
俞至洪共成之歲久潮汐吞齧勢不能支至大己酉其徒管元範
徙居州治虞山之陽又十有四年至治壬戌王清仁香遠復建七
元閣于殿後規制崇敞殊侈舊觀介余友李剛直求記于余余辭
不能李不可數徵余文余扣之曰七元之義何居李曰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維北有斗其星七謂之元者尊之也事出道書余因思
王介甫嘗作臨川祥符觀三清殿記止書其屋楹窗戶之深廣至
作九曜閣記則又書其溪山登臨之勝與夫興造之歲月直謂此
閣爲游人之壯觀而已三清九曜皆祕而不言豈非儒與道兩家
九流各專其一固有所難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
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蒙

莊氏昔有是語也且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
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耶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
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古之博大真人哉沖漠無形變化無
常安知其不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六合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以降福于下民則祈禳禱禱之地似不可無也余曰然
吾二人問答卽記也視介甫贅矣歲在昭陽大淵獻戊午月癸丑
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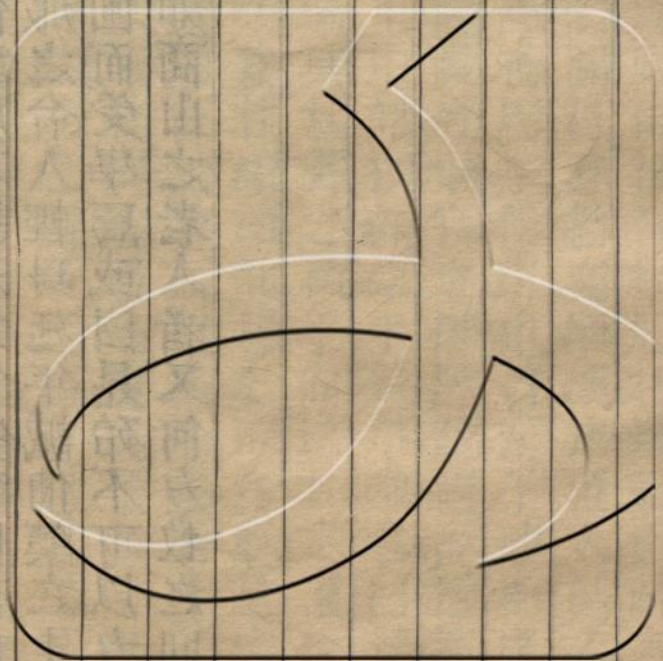
靈芝記

至尊登大寶之十有三年歲在敦牂中外恬熙民物康阜真元塊
坳散爲休祥于是靈芝九莖產于古延陵郡通守單某之室昭瑞
應也公曹南人字吉甫貳郡有善政秩垂滿一日灑埽東軒書榻
之下得異草焉萌出土中如玉筍踰月浸長敷葉二十有七如佛
指如重雲如虎拳如龍首五色眩目朝夕變見久之成紫金色背
白如雪脈理聯屬珊瑚交加勢傾西北朝揖天闕人士聚觀請以

上聞圖示四方俾來徵記憶歸附初延陵以倭刃受誅堙井刊木
萬室飛灰遺民百無二三荆棘中創立城郭昇平日久流庸漸歸
府寺一新塵市復合蝸居朽壤蒸出神奇嗚呼異哉氣化盛衰物
理消息幽闐茫昧赫奕顯煥非至人莫能測非鉅人莫能當于是
單氏有隱德焉是何祥也吉甫子禧爲僕言其先大父諱某金國
進士調陽穀令棄官奉母逃難絕食拾甚采薺以自給晚節浮沈
居畫錦里中講授義學手葺草堂名曰甚薺反畫錦之義也嗟夫
芝菌之瑞其甚薺之積乎向培其本根今暢其枝葉者乎予讀國
風知薺之爲甘讀頌知甚之可食疑芝字獨不經見豈古有之而
不爲瑞歟抑古無之而出爲瑞歟王介甫謂祥符中封泰山民間
獻芝者以萬數澗溪巖壑搜扶殆盡因以歎一時好惡之異謂皆
治道所尙然人之情多見爲常聞出爲異今世不多見也治道雖
不尙此非治世焉得此乎上聖道德甄和毓粹諸福之物莫不來
庭壘書褒寵下延陵郡襄靖之後此其昌乎吉甫明恕而直老爲

吏師子禧好學甚文諸昆弟彬彬焉玉筍之祥滋未艾也僕耕牆
東郊味飽葵蕨不識芝爲何物昔聞商山老人采以療飢本草亦
謂五芝服之令人輕身延年誠仙藥之上品顧未知服食之方爾
願從老圃而受學焉或曰是殆不可以力致也夫不可以力致者
芝也有如商山之老人者又何力致之耶噫

牆東類彙卷八



牆東類彙卷九

朱家傳

暨民有朱姓者以賣撲爲業久之精其術輩流莫能及呼曰朱家而不名朱挾其術遊貴人之門無不喜之者重簾深院風微晝寂外聞闐市喧囂之聲於眾中必能認之曰此朱家聲也朱家所至雖兒童婦女皆栩栩迎笑競逐之其術善以寡得贏以賤易貴以物與人無吝色戲取之亦不屑較至有負其直者一毫不貸也故所得常倍以閭巷細民致中人十家之產嘗曰吾以十指上起家市少年有謂之者曰朱家有肩詔笑以求媚於貴人俯僂終日在地獨不嫌崔烈之銅臭乎請易其業朱家歎曰吾聞勞力者食於人吾儕小人勞力者也吾目不知書無負郭田可以具饘粥飢寒迫人且爲溝中瘠矣今吾雞鳴而起皇皇焉適市鐙昏而歸視吾所攜具而醉飽之資在焉皆俯僂終日在地之力也然後具斗酒

七飯呼屠沽兒輩環坐妻子歌呼擊缶酣暢而罷爲一餉樂也吾
何以易此哉古之人淮陰袴下高陽博徒率由貧賤致富貴安知
非吾輩中人也市人聞之皆曰朱家有大志不可測己卯中秋暑
一夕而斃行路喑喑嗟悼有邑子作詩弔之曰孔方入手便通神
使盡機關誤殺人血指汗顏貪取利財多福薄喪其身人傳以爲
笑因命其徒歌之爲薤露以給葬云陸子曰朱家之出微矣豈古
大梁朱亥之苗裔歟其事鄙俚污賤無足齒錄者然觀世之人巧
力較利以術鉤取人貨財者亦獨何異於朱家哉且彼惟目不知
書故抵此則讀書而行市人者雖與朱家執鞭亦何辭焉述其事
作朱家傳

碑

常州路達嚕噶齊大中大夫德政碑

皇慶元年秋八月召大中大夫常州路達嚕噶齊達爾瑪吉爾迪
赴闕昭異恩也舊制郡縣官三載成考代至乃更其有政績流聞

素簡上知者璽書寵褒鋒車趣召超升內轉不以例拘所以旌良
吏風列城也至大初公自祕省出牧暨陽歲適大禋蒐講荒政首
捐圭租務農勸分輕刑簡役期年政成今上毓德春宮雅聞公名
遲公入見勞問優渥將處以機衡之任公頓首力辭旬補外增秩
二等復出監延陵郡常暨鄰壤聲聞素接熟公教條甫至之日二
邦老稚交迎境上擁馬首不得行郡當孔道使蓋旁午調發無虛
日同列爭以嚴核爲能趨辦爲功公既視事一切鎮之以靜馭之
以寬庭無畱訟門清如水日晡吏散登郡圃多稼亭延接賓僚坐
笑從容不自知主將之尊也郡多寓貴素不戢下挾羣不逞橫里
中百姓苦之公至有禦物於道者捽其魁尸諸市主爲請不能得
自是屏迹迄公之去無一人謹於市者庚戌秋旱田禾將槁公訪
知魏村之金牛山有龍祠晨冒暑途走數十里抵湫上焚香未退
雲氣郁然五色蜿蜒翔導馬首公喜見鬚眉未及鄂雨驟至御者
進蓋卻之衣帽沾溼觀者如堵舉手加額謂公之有志於民也舊

歲客舟過昇之龍灣爲盜所得衣貲盡沒昇府購捕甚急擒十四人瘐死一人御史錄囚疑之徙鞠於常公立囚庭下察其色有冤且肢體殘瘠不勝考掠爲之惻然取成款閱實具得誣服狀因破械小愒之潛物色真盜踰月晉陵捕江賊八人併獲其贓訊之皆龍灣舟中物也盡縱十三囚還家一府大驚公之神政舉斯三者他可知也昔廣漢知閭里之姦鄭宏致隨車之雨若水辨女奴之冤前史以爲美談今無愧於古人矣公行有日吏民惜其去相與聚謀有欲援漢潁川借寇君故事以請者或曰君命召不俟駕乃止有欲援唐宣州狄使君碑故事以請者眾曰諾乃鐫石爲之辭且系之詩曰九州之外人物瑰奇美玉如公簡明惠慈三年報政弗亟弗遲泥金尺一命汝來歸臣拜稽首天顏不違蘭陵西道五馬駢駢公歸無遽民將疇依維石我我下有穹龜匪公之美維後之規式崇爾瞻以慰我思

同知江陰州事韓承直德政碑

兩京傳循吏文翁而下幾人蜀郡南陽潁川渤海之地不聞有片石紀牧守之遺愛寄民吏之去思者豈當時有之而千載之下漂沒剝缺不復可攷歟抑古者風俗質樸文未工於紀述也漢末魏晉間碑文始出尤盛於唐通衢廣壑龜趺屹立道旁過者指而問焉則曰某刺史某縣令之德政所致也歸而考之史傳則姓名與其行事有不合者矣惟羊太傅在荆狄梁公在魏名德最著當年懷之後人思之出其碑下者爲之流涕徘徊而不忍去則其仁心惠政蓋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今二碑之文卒不傳而二公之名與天壤俱則雖無二碑可也丁巳之冬余將有遠行鄉人請曰子少止同知州事青社韓侯秩滿代去州人德之將刻石以頌需子之文余曰侯之德政可得聞歟鄉人曰剛柔相克正直無偏侯之德也剔蠹除奸禁暴禦災侯之政也侯之蒞職會歲大稔務穡勸分恤貧振寡豪右發廩細民受券是歲饑而不害杭民告糴省府令派江漕稅戶船粟往哺文移峻急侯屢申乞截留綱運止救一

州久乃得請百姓呼舞米直頓減是其仁也主帥不職屯軍橫里中民有訴者侯命擒卒至於庭詰之有小校厯階上挾卒馳去侯大怒條軍中不法事將按舉之同列避去不肯署侯爭愈力迄取卒致於法城西有奸民假警邏為名橫行境上脅取民貲久之益鴟張罪惡盈貫敗獲收繫行賂規脫去吏皆許之矣侯持不可窮効奸狀得罪十數斃於獄竟除其害是其勇也公退之暇庭寂如水苞苴至門闈者拒不納倉庫羨餘例瓜分之侯獨卻不受是其廉也有挾仇指平民為盜者笞掠誣服侯輒平反之解縛縱去訟不已推覈數囚卒得實果非盜是其明也侯性忠懇待僚案甚睦而不苟同長官縱其下受賄豪奪民妻侯戮於市歸其妻長官怒不恤也尤留意興學校修宮室教育生徒凡隸於學者不征於鄉儒服踵門者倒履迎不及俗吏有謂侯私於儒人者侯笑不答侯為政大略如此鄉人之詞未終余曰止為官不當如是耶若有他美余不敢請是足以書矣請書之鄉人曰諾請為銘銘曰

洵美韓侯正直且仁敦我薄俗沃為陽春有攀其轅臥於城闈將侯毋歸畱惠我民南墉之道江水粼粼孰去而思視此刻珉

題跋

跋李良輔傳

友光道示余李良輔傳大者述其盡忠外舅之家余讀未終篇掩卷問曰李父母在乎曰無之余曰免矣不然則能無於陵仲子之譏乎昔者韋相擇壻得黃裳晏相擇壻得韓國事業光明照映史牒良輔勉圖之杜富二公亦人耳杜公誣執誼之奸富公斥元獻之黨良輔之所不肯為也然君子不以是咎二公之不義者以其忠且直也良輔之所不能為也若正當之事則無愧之矣

跋徐和父折獄比事

治獄之善三曰公曰明曰恕治獄之弊三曰誤曰酷曰賄夫治獄者習文法通經術明德化而已至如陰功惡報天地閒容有此理而亦不盡然余讀史由漢以來治獄吏如張釋之于定國者蓋寡

有則史必書之故爲吏者不可不知書徐君和父折獄比事一編
條分類析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大抵存心明恕者上也執法奉公
者次也畏遣而懼罪者又其次也今之爲吏者得是編而師之不
必求之殺青汗漫之中而開卷瞭然其爲拯救生靈裨助刑政不
亦多乎徐君之用心仁矣哉蓋君嘗吏湖之歸安徽服察情卒辨
眞盜開釋無辜不畏強禦省府聞而嘉之有子早世其子婦能撫
諸孤今其孫皆克繼先志矣聖朝方崇美化節婦孝孫每加旌表
然則州縣盍上其事而觀民風者察焉他日泥金詔下華表巍煌
僕老矣尙能大書特書以記之但慮景純奪去吾筆耳君名庭秀
父誠甫名以忠號檜巖孫驥麟鳳曾孫秦

跋仁軒訓蒙二書

漢郭林宗痛賢黨之不淑隱德不仕然猶周旋京師誨誘後進不
怠作史者悲之子昭訓蒙二書猶是意耶昭困阨不得志歸遁敢
峰之陰殆絕世高蹈者方將著書立言以利後學非果絕世者也

古今簡籍充棟凡經子以言理諸史以言事大略具是二書矣或
曰言理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事者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豈空
言也雖然初學豈遽以是責之哉癸未初節前二日書

跋曹氏家譜

余幼聞鄉老言後涇曹氏自蘇之梅里徙居暨陽三百餘年詩書
之澤延袤不絕由章橋池西抵北至叢桂坊院如蜂房家有街道
相通時節朔望往來雞初鳴男女咸起盥櫛具冠帶黎明適父母
尊長之所省問拜跪而寒盛暑不輟既退男入師塾婦具膳羞闈
門內外斷斷如也或遇諸途步趨端謹長幼推讓言語敦厚文彩
煜然不問而知爲曹家子弟也捧鄉書列仕版者金紫銀青兩派
而下累百十人盛極而衰近世老宿行輩凋落後生聞見日寡習
尚轉移家業頽墜者間亦有之然流風遺俗隱然未艾終非他姓
比也余舊與君選德正古直斯立若晦交皆曹之良也年皆長於
余皆棄余而死矣若晦有三丈夫子長無易從余學初若困鈍驟

進莫禦思如湧泉余甚畏之一日袖攜其家先人所輯宗譜索余著語余讀之慨然羨其家世簪紱之綿長而痛吾亡友手澤之如新也俛仰疇昔人壽幾何他日獲從先大夫於九原握手三歎不知生平論辨之氣習猶未忘乎否也噫

跋陸莊簡公家傳
東南人物宋渡江前最盛渡江後則公卿將相胥此焉出未有寥寥如今日者也將天之氣數與國俱盡耶抑地脈之盛衰不可測也陸仁重之材蓋浙以西傑出者百年前後名監司如趙季仁楊伯子范西堂胡石壁指不多屈仁重視之無不及焉問之江浙湖廣之人可知也況諸公爲之易而仁重爲之難政事出于一人之手而擊斷得以自專與同寮參署左右掣其肘者又不同也余與公三世通家情好尤密讀振之家乘所載如其人嗚呼九京不可作矣安得如公輩數十人布滿東南使數百萬生靈病得甦醒得醒哉振之好學自重進退有禮不競於時能世其家云振之鏞字

也辛酉清明日陸文圭跋

跋湯北村四六舊藁

北村先生袖示四六舊藁五十年前相與往復者皆鉅人達官問之王承福則所朽之屋今不知幾易主矣篝燈細讀撩卷淒然若文字典雅精緻在所勿論余獨有感於文字之外者矣翁年八十餘寒窗一榻坐閱興衰久無復康世志新學晚生直以詞人視之耳嗚呼翁豈直詞人也哉

跋周子華詩藁

杜子美爲詩家第一非獨以句律之清新格調之高古蓋其一飲一食不忘君親厚倫紀憂家國傷時感事慷慨興懷惓惓不自己王半山題畫像詩可謂得此老之心中吳子華周君敷歷江浙以能吏稱余不知其工詩也來澄江幕聚首兩載一日出故藁示余伏而讀之歎曰此非詩也一以寫其性情之正一以鳴其不平之聲而已憂心慙慙終窶且貧者北門之忠臣也役使不均從事獨

賢者北山之大夫也憂讒畏譏歎老嗟衰此人之常態君獨且奈何哉雖然君之齒未也惜余年邁將就木焉不及見君他日展手經綸腰金衣紫載功名於竹帛此時得意之句又何如也

跋漫塘先生詩藁

崇禎方丈獲觀漫塘二詩手墨其一易小米詩兩字終不可省其一送當塗令王大夫人朝八句以頌以規二公皆居金壇去非在當塗治辨有聲後立朝出牧風采凜然惜不大用以歿平國屢召不起至批印紙以自絕終身不仕以壽考終俱端平第一流人物距今垂百年矣王之孫釗劉之孫漢余皆與之友釗爲暨學糾不知所終漢今年八十一貧客村墅二公之後遂微悲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太史公所以傳夷齊也掩卷悽惻敬識下方

跋林彥達詩藁

彥達詩數十篇落筆輒不忘凡或感慨或瀟灑或雄肆或簡淡千態萬狀不拘一律蓋自成一家云余舊於錫峰識彥栗適燕識彥

廣何林氏之多才也他日得窺全集爲作小引

跋袁靜春詩

選詩唯陶阮近古神思清曠意趣高遠直寄興耳魏晉宋之間廢興之事可感矣悲遇之詩以寫其懷詩不自知也況寓之酒乎或譏其流連光景殫情花草似矣而非也手載而下復有如二子之所遭者則知二子之心者矣具區甫里之間近世有隱君子焉結茅構亭出蒼茫之墟樵村漁舍混爲一區城市之跡疏而麋鹿之性馴嗜慾之機淺而鷗鳥之情親所交皆畸人逸士西鄰北里詩筒往來清江白月舉尊相屬優游不住者四十餘年今來吳中與其子游而隱君歿久矣示余手澤一編伏而讀之體製精嚴而不雕音響和平而不激仰攀陶阮俯凌鮑謝而機軸自成一家余恨不獲登靜春之堂相與上下其議論而遺風流韻猶隱隱紙上可掬惜哉隱君袁氏名易字通父子泰字仲長敏學自修克世其業云辛酉清明前三日書於成德堂

跋陳元復詩稿

余讀陳君詩稿擿事充實肆筆壯宕如蜀山雪消春江怒漲萬里東注灘瀨不已魚龍蛟蜃蜿蜒萬狀錯出於其中偉則偉矣奇則奇矣然詩有句中有字詩外也詩有意意中有趣詩內也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是外也今吾見其心矣是內也此可爲識者道少陵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句與字也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意與趣也四體俱矣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爲詩詩未易學也騷選而下徐庾不必學盛唐而下溫李不必學蘇黃而下江西不必學下是非詩矣非吾之說考亭之說也抑體有古今性有好尚子皮之面豈敢如子產之面乎甚欲與君究論此事桂山秋風歸思浩然他日或親續稟雜子美集中不辨當辟三舍戊申改元七月既望牆東老叟書

跋苔石翁詩卷

客況句云雁沈秋驛雨雞送曉窗鐙書壁云門當車馬道簾隔利名心寄友人云病猶有藥扶持老貧爲無心俛仰人遣興云門因好客時時埽窗爲看山面面開名澄江詩人苔石翁得意句也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刪前三百篇經聖人手後人議論不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社獨未有澄江人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有人矣翁名鑑字君寶繆氏詩號效顰集云

跋蔡檜巖詩後

南史載濟陽考城之蔡廓年移四代不殞家聲信矣蓋司徒謨生絲絲生緜緜生廓廓生興宗其後有順有約有樽至凝殆八九世高風素節不乏於時江左名族如王如謝皆莫加焉今君俊豈其苗裔耶君俊爲僕言世居吳中徙秀之華亭家傳儒素大父棄世

時祖母徐年方盛終身柏舟之誓吾父事之甚謹晨夕不離左右以故薄宦情而遣其子出入世故故姻黨稱吾祖母之節而稱吾父之孝吾賴祖父之慶而又有子三人焉孫一人焉雖無銀鹿之弄而有綵衣之戲矣僕聞之歎曰何蔡氏之有餘慶也非積善之報耶常觀李令伯陳情表祖母劉九十有六奉養不離至言零丁孤苦終鮮兄弟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讀者未嘗不悲其志而憫其窮也蔡氏一門之勝李多矣重珪疊組之榮豈足爲君道哉

跋夏瑞卿詩卷

戊戌歲瑞卿挾甘石之學訪余滄江之上丙午復邂逅於錢塘余尚記君君不余識也蓋相距九年矣君閱人多才非沈謝誰能摸索余久遁世偶出于市其友固不識耶君愧謝出一巨編南北名流咸在就而閱之有文行相副者有名浮一世而實不足者有實有餘而名不足者有死而不朽者有不得其死者有老而未死者

有幼而學者晚而學者有學之進者學之退者窮者達者明者愚者富者窶者命耶性耶知天之學必有以辨之嗚呼豈獨以詩文驗之哉以其時考之可矣余晚學而退者故云仲春上澣牆東老叟書於流福橋西之寓舍

跋蔣民瞻詠史詩

昔西山編文章正宗歌詩一門委之劉潛夫以世教民彝爲主凡涉閨情宮怨者皆勿取後潛夫自作十臣十佞等五言百首句簡而括意深而確前無此體視胡曾詠史直可唾去選詩如昭君秋胡羅敷等辭直鋪其事而已未有斷以己意者杜牧桃花夫人赤壁等絕則拗峭爲工而斷以己意矣然僅一二首而止不如潛夫之多延陵蔣民瞻博學雄文妙年登第流落不偶卒老荆溪之下八十餘年手不釋卷作通鑑擬古七言絕句六百餘篇悉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參以先儒史評斷以己意從而褒貶之較潛夫多數倍篇篇精詣可讀余掇其尤者數十首如詠田單云仁

義寧容詐力欺火牛計豈出神師自緣騎劫來何晚豈是田單智
較遲范睢云入秦已報魏齊仇功縱無成合退休豈是甘心延蔡
澤定應回首鑑穰侯抗儒云六籍咸陽烈燄紅諸生方士一邱同
後來猶有高陽客笑著儒冠揖沛公蕭何云沛公諸將入關初蕭
相謀深總不如秦府盡收圖籍去不知博士有遺書陳平云一雙
白璧贖君過四萬黃金買主疑自是楚人愚易入誰言漢計盡能
奇丁公云鴻門舞劍甘爲虜廣武林羹脫若翁爲楚不忠如定罪
未應項伯後丁公張釋之云盜環犯蹕得輕論廷尉持平信不冤
誰爲絳侯書牘背此時何事竟無言王賀云不堪漢法似秦苛狗
鼠紛紛觸網羅繡斧盡從天上出赭衣轉見路旁多田延年云空
倚前功羞唾背謾追往事痛捫心就車自謂罪猶小驂乘誰知禍
更深魏相云洞洞天聰達四門清明重見漢乾坤方懲私室伸公
議更倚旁蹊借裏言二疏云都門供帳擁安車多少公卿愧不如
他日更憐蕭太傅晚年竟死石中書韓延壽云此心元有吏民知

恩信分明不忍欺御史他時來案事可曾閉閣試深思元帝云豐
芑貽謀數世仁奈何漢政雜周秦亂由恭顯誰階禍儒用韋匡豈
識真薛廣德云中人怙勢權偏重君子寒心道浸消空濺車輪汚
頸血安危元不係從橋王鳳云漢火熒熒漸欲灰一天黃霧密難
開昔年神爵書何瑞應爲陽平獻兆來王章云奏上囊封分死忠
直排昏霧徹天聰牛衣女子區區見欽承諸人政與同孔光云昭
陽殿裏方專寵安漢門前競貢諛後世無從窺諫草當時還有一
言無梅福云一尉孤忠鬱莫攄忍看漢室墮新都寧甘去作吳門
卒猶勝稱爲莽大夫逢萌云冠挂都門海可航誰扶漢室立三綱
身名當日憐宜武官爵他年笑紀唐鮑永云謾將深意託朱絃寄
與東鄰美少年玉骨終當同穴朽主裳更忍爲人妍桓榮云老更
親往乘輿迎三歎儒風盛永平漢治不蒙稽古力諸生徒羨一桓
榮管寧云擾擾干戈京洛閒海雲空闕老龍蟠他時建業徵書至
渾作蔬畦瓦石看荀彧云萬騎潛驅走賊營子房可是善籌兵究

州便作關中看九錫他時更死爭呂蒙云分取荊州一半回舊盟
赤壁冷如灰阿蒙不識同仇義夜半白衣搖櫓來李密云聞道凌
華醉撫牀天邊鴻鵠且迴翔夕陽亭下晉日短不及事劉光景長
潘岳云潘郎信是拙謀身甘作奴顏拜路塵謾賦閒居誇止足白
頭終負太夫人王戎云早年曾作竹林游身到三公未肯休誰道
清談多廢事不妨終日弄牙籌張華云空羨鶴鷄託一枝位高身
與國俱危斗牛早識豐城劍星拆三台自不知張彝云銓選無分
赦羽林當時有識共寒心洛陽運去將分鼎懷朔人歸盡散金蕭
衍云佛說當年割體膚太平寺主老仍愚是身三捨非真捨捨與
河南一跛奴梁元帝云同室相屠危社稷擁兵不下棄君親何言
萬卷有今日自是六經中罪人齊後主云翟衣馬上苦怱怱北旆
南轅莫適從鄴下不憂無斛律并州更恨有延宗并州平云秦王
神武非人敵一戰盡收河以東棄地債軍渾莫問在廷賜帛賞誰
功秦王云兩矢臨湖太白秋上皇方汎海池舟房謀早贊周公事

魏諫終忘子糾讎放宮人云玉顏空閉掖庭春君寵雖疏聖德新
粉黛三千棄如土何須更進一才人武后云漫畱富貴託英公老
將何堪制女戎長髮初來感業孝白頭直到上陽宮平高麗云三
十年閒幾戰攻坐看諸將取遼東武功幸可誇來世家事應難告
乃翁李敬業云風馳一檄挾軍聲可恨思溫策不行孝逸能爲灌
嬰計英翁何假子與名玄宗云樓西花萼倚雲端玉笛琵琶樂且
湛百福殿前晨省闕五王帳裏夜游酣肅宗云乘輿西去撫軍東
寶冊寧須屬使通良娣翟禕心更急黃袍肯釋望賢宮德宗云猜
心往往忌人言卻要推誠待吐蕃自是平涼多伏甲空教伐竹大
安園高駢云成都冤婦訴將伸延閣妖徒術豈神要向天邊騎木
鶴那知地下縛桐人王師範云小車載仗固忠謀遺質求降竟忍
羞衽席一言身族滅當時只合死青州朱溫云初被梁家新袞冕
盡臣唐室舊衣冠乃兄醉眼分明處祇作碭山一盜看郭崇韜云
位極功高讒隙開欲謀還鎮更徘徊后宮巧結終身援誰道軍中

教旨來李知誥云金陵城闕勢龍蟠攬鏡時時發浩歎受禪老臣
應恨晚更求益壽餌金丹其餘佳句可摘甚多茲乃玉中之天球
珠中之夜光也余表而出之後之讀者慨然有感於其迹忻然有
會於其心其于世教民彝未必無補云

牆東類彙卷九

牆東類彙卷十

跋

跋杜東洲詩後

歲在辛酉始識東洲杜君於蘇臺見其魁岸英宕真奇男子也不
知其爲詩人甲子夏五余自容山抵舍案上忽見東洲詩集手不
及盥快展疾讀盡一卷如入武庫戈甲劒戟森森逼人于是蹶然
笑曰此非東洲之詩乃唐人古句君拾得之耳五言律似王維姚
合下及劉長卿七言如許渾崔灝絕句亦不讓岑參杜牧之蓋東
洲好游北窮松漠東望海若有司馬子長足跡不到處宜其詩發
揚踔厲奇中律呂可附極玄又玄之後也欲爲痛著數語而余駕
方稅君舟已邁遂有餘恨他日寄全帙來鋟梓當以序引見屬庶
蠅附驥云

跋陰德詩後

善惡之報有以理推之者以氣推之者理所當然而氣適與之符

則其應也如響理所不然而氣之感也厚則惡亦有時而不報理雖正而氣之植也偏則善亦有時而不報若是者總歸諸天而天亦不能以言必故凡經傳所言善惡之積而祥慶殃之必至者常理也如伯夷餓比干死顏子夭則理之所無而氣之變爲之也嗚呼此聖賢之所不言而存世教也其意微矣仲鼎父論鄧伯道之事謂之慈度義理不當棄其子則可謂因如此而獲罪於天遂絕其子則不可伯道以石氏之亂不得已而棄一子天猶絕之則永嘉之末盜賊羣起殺人以千萬計天乃忽然不省而皆俾之橫行得志又何耶余謂報應之理天不可知而不幸者當歸之命人之爲人但可爲善而不可爲惡則不易之性也然爲善者尤不可有責報之心有所利而爲之爲善必不誠則欺天矣仲鼎父以爲何如

跋般若心經

心者佛之別名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也神妙卓立不與物俱

靈光獨耀迥出塵根不立文字不由見解風幡自動兒嘯自止若夫向塔相輪邊走去西川看競度便被狐精看破此理如何天英上人示余楷法心經余不通梵書讀之正自解其意據注家以色受想行識爲五陰眼耳鼻舌身意爲六入聲色香味觸法爲六塵而楞嚴悉指爲虛妄然則不妄者獨此心耳注家又以苦寂滅道爲四諦諦者審也審其理也又以菩提薩埵爲覺而有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上正等正覺波羅蜜多爲到彼岸以華言梵音又文之以理不知彼慈嶺以西諸國語果如是耶余獨愛其心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之語以爲有合於仲尼觀呂梁伊川渡漢水之意然西方之教以無心爲主魯東家之學以正心爲主此理又何如各請天英下一轉語

跋邵僧坐化偈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天屬也安上人不念其親有疾弗療趺坐瞑目默齋翁不念其子方懽喜讚歎眞以爲往淨土

生蓮花也是之謂見解是之謂了空是之謂瞿曇氏之學其心術
冷冰冰地其天性離矣安乎惜無以曾子易簣之事告者翁乎惜
無以子夏喪明之事告者雖然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余
之謂矣久欲與迎福老辨析此義當暑未竟

跋黃子高先誥

金鳳黃氏世爲暨陽望族家譜傳二百年舉字子高余同年友篤
學力行克紹其家延祐甲寅初行貢士法子高首中鄉試授常熟
州學教授待詔未上一日攜其六世祖諱待聘誥二通示余盥手
捧讀其一通紹興三年七月可右迪功郎逸其首止云奉公體國
宜加獎錄八字是時官制分左右左爲有出身人今日右不知其
獎錄之因攷之宋史元年六月邵青叛引兵趨江陰二年五月浙
部淫雨害稼先數日江湖寇多綱運不繼罷發運司公之受賞意
其非糾合民義則納粟振饑所謂奉公體國者此歟其一通則淳
熙十三年四月可贈通直郎因公之子安豐判官諱澣引郊赦恩

乞賜其父者也按譜澣字濟卿紹興十五年乙丑劉璋榜登第距
乃翁受賞時不過十有餘年後仕至朝奉郎提轄行在權貨務然
則翁義方之教積善之慶概可見矣君子之澤踰五世而猶未斬
子高方昌而大之嗚呼太行王屋之山真可得而移也又嘗記渡
江初陳去非與席大光避地湖湘不過詩詠自娛無濟時康國之
志相繼被召三年陳自中舍除小天官席由吏書拜參政去年八
月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移屯金陵今誥中所書參知
政事出使吏部尚書闕者此也權書洪擬則當時在禮部請兼用
詞賦經義取士者也是呂元直自江上歸過姑蘇守臣席益請
去瑣闥黨魁呂大喜于是呂復相益入朝而給事胡康侯奉祠誥
中給事中唐傳必代康侯者也不著其姓史無所考捨經明行修
之安國用無所知名之唐傳將涉千里卻麒麟而策蹇驢相業如
此恢復何望焉阜陵無宰相若王季海之奸邪梁叔子之庸默在
所勿論卷中姓名歷歷可指追思曩昔撫几三歎使鄭叔則聞之

必大笑曰何預我邪丙辰七月望後閱董弁所著閑燕常談云建炎三年正月黃唐傳爲中書舍人然則此人姓黃數月後必又遷給事矣

再跋

余跋後數日因閱中興奏疏胡明仲言於思陵曰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爲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爲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敘奏薦常程之事一按而舉矣又口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任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之末而已明仲此疏正建炎三年九月爲起居郎時呂頤浩爲相惡其切直罷之今觀此誥呂書字甚謹推賞一迪功亦親視之他可知也非明仲所謂常程文具之末者乎覽之太息後五十年至淳熙閒選人勅黃左右相皆免書不知始於何人建明當攷

跋柳公權帖

盛明卿藏

帖云近過雲安種種未及但深反側外日虛獎幸其臨行不敢詣某呈歐跋云柳君此帖清奇出塵在諸石刻上深有晉人骨法數百年手削存乎其前景仰高風也吾友石君孟光祕收修爲跋之後又有感彥發喬仲山跋史不載誠懸出處不知以何年月何事到有杜鵑處誠懸以忠諫自結主知亦何待人獎借未有呈字必上達官惜不詳姓名耳廬陵公跋謂此帖出塵在諸石刻上此墨蹟也以比石刻何耶況大和開成距宋昭陵亦未有數百年也歐跋不僞但恐不在此帖上耳石君孟光臧君彥發至仲山已三易主又爲明卿所得君其慎寶乃卽數百年矣

跋麥舟卷

跋者多謂堯夫未稟父命不宜擅予可笑也

范高平清規粹德精忠偉度爲宋名臣第一忠宜爲之子豈不知父志與父之量麥舟之事乃其淺鮮者故志傳皆不載不足載也或者疑其不稟命想視此數石之麥爲重耳夫聞斯行諸有父兄

在子路所聞所行有大於此者矣非麥舟之類也又有一說曼卿年長於希文堯夫視之嫡孫行也人徒知范公父子之好施而不知曼卿豪俠之氣輕視富貴非大賢之賜則亦不屑受也今人慣道一乞字而甘食嗟來之食夫豈知芙蓉城有仙人哉

跋坡翁與承天明老帖

坡集板行甚多何掄所編三蘇文全最爲叢雜該備皆不見此帖何也坡再游錢塘與南北兩山諸僧最稔所謂靈山高入自有緣契者然別去五年已有湖上僧舍不復往日之歎遼鶴重來當何如其感慨耶

跋放翁與文定劄子

始意文定公帥越時與山陰往來必稔今睹墨帖所謂拜違崇仞者是此翁曾至吳鄉也又有假鉞視師語而封函之首呼制置資政同如此必嘉定更化後再起帥金陵時也三幅合爲一通劄子提頭體當然放翁老矣舐犢之愛情類楊彪亦恃公知己也

跋蔣良貴梅堂竹亭二記

梅堂竹亭二記與鶴山書院拱極堂矩堂相表裏皆端嘉一時崇尚理學之文前乎曾蘇無是也又前乎韓柳亦無是也非無是文也無是識也嗚呼美哉文靖之辭精贍文忠之辭明暢忠文之辭簡質一以世教民彝爲主藹然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豈可以文論哉伏讀三歎敬識下方

跋陳忠簡公駢與子帖

前輩謂不可觀人私則不可傳也弗私何害忠簡與四九郎帖持身以潔訓子以儉藹然有文正公歐文忠家法賢矣哉或謂後溪除命公實沮之疑黨韓者然己巳之罷與諸賢相前後終不與余端禮京鏗同升公豈黨韓者耶疑史評未當

跋邱文定公手帖

戊辰己巳年朝廷多故方隅不靖蜀寇未平西泝歸峽東出金閩兵鋒所交積骸枕山谷流屍蔽江而下赤白囊警報無虛日謠言

繁興民聽惶惑夏秋亢旱赤地千里餓殍滿野余老病臥家祈死不能適邱君立中攜示先太師文定公與其冰翁博古吳侍郎書得之涓陽家手澤如新伏讀三歎是時公自樞密院簽詳予祠起知武昌淳熙己亥歲也書中首言苦旱祈雨百方不應村疇缺食繼言彊盜劫殺閭閻碎歸倅傳聞不得其死散榜捕緝而實不然然湖寇因此平靖有將錯就錯之語凡此數條皆與今日事相類殊可怪也上距百五十年矣然淳熙何如時也天運回環陰陽長歇人事變更又何如哉末言辰沅杪板價值堅厚者不易得得之爲僥倖余將就木木猶未辨此季孫之櫝不可略取撫卷爲之悵然天曆二載中秋後三日里人陸文圭敬識下方

跋趙學士書

宋廣平梅花賦有虛谷獻之仁近三先生跋公自敘云垂拱三年戰藝再北客館東川觀牆陰梅花託根非所感而作賦皮襲美見而稱之竟失其傳三百年後復出諸老先生考訂精詳援據該博

無復加矣於公出處進退之義未之及也余獨怪垂拱何如時十月爲坤黃裳易位天地閉草木爲之不蕃此賢人括囊而隱之時也廣平方欲出仕又恨其登第之不早何耶東川非其所鳳閣鸞臺乃其所耶公剛腸嫉惡勁氣逼人者而彌篤誠爲可敬計作賦時牝雞老嫗尙未得二嬖也羅織之禍諸賢皆駢首就戮後人哀之而亦惜其才之輕試也公鞫獄太原而出使方力爭之幾不免虎口設有不幸不過洩治之徒終未合遽伯玉君子之道故君子貴時中尙知幾若公晚輔開元正色立朝永保貞固相業居第一則議者無訾焉余頃在吳子餘書凡見公梅花賦未識偏旁讀不成句與今本絕異未知孰是所謂作賦補亡則虛谷以爲忠定伯紀山村以爲文清太初二李不同誠伯紀也足以配廣平然恐太初爲是更考之宋歐陽光祖壽丞相亦賦此

跋子昂寫韓詩一首與鄉貢錢子原求跋

昌黎屢舉不第遇陸敬輿知貢舉乃始得之感知賦上光範三書

皆貞元八年以後事遇不遇命也何汲汲若是耶然識真者少世無敬輿將終身不第矣雖終身不第而日光玉潔之文萬古不磨豈明水一賦顏子一論能盡其概耶趙學士所書古詩筆法雄健似不爲子原設諸君期子原科第者淺之焉知子原者矣

跋王本齋畫像

總管王公幼躋膺仕江浙淮湘敷歷殆徧每一官畫一像讚者盈軸莫不羨其金章紫綬之貴優加陟任今居巖陵府幕他郡縣有事輒委君治之以廉能著聲江浙云君三衢士家今寓錢塘

跋三生圖

按三生圖出袁郊所記而坡仙嘗手鈔成傳以補天竺故事葛洪稚川之歌可謂夙契守儒端士多不之信夫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而非輪迴之謂也原始返終則知死生之說伊川謂當于原字上用工夫又曰須是自得使當元祐間館閣爭論時或及此則必當與坡力辨不尤甚於哭則不歌乎簡卿出千里臨本示余書此一

笑

跋李良心萬里江山圖

前代畫山水名家如大小李將軍范郭諸人尺楮丈素價重連城千金不易以其所繪似山川也而騎人逸士多好居山澤而貪夫籠山澤之利者赭山而采竭澤而漁所謂山深無計避征徭而魚蠻子告勿諾桑大夫者不幸而遭之雖欲捐宅舍棄墳墓避地遠去而不可得可爲世道歎息周子華示余李良心畫本余睨視之峰巒草木鬱鬱蒼蒼萬里江山一覽而盡余驚問曰此何境也其某州某縣界邪有長江之葦邪有空山之石邪吐舌久之手卷還客

跋十梅圖

靈隱老子跋云自召南說命言梅之實後梁唐宋詩人止詠其花以爲世道不古余乃爲梅解嘲云古今詠梅多矣自水部至茶山一聯半句收拾圖中殆盡然有遺恨半山真字裝字韻唐律七言

老坡魂字韻古風三首精巧絕唱皆不入選是不可以筆墨形容其標格香韻超出色空眼界如謂言花不言實爲古今世變之驗莫大殺風景否昔吾鄉余卿一遊梅臺之下俯見橫枝蘸水嗟賞久之左右進曰覆侍郎此名消海味極佳余不覺失笑由今思之當併入叢林公案也壬申建子月書

跋海棠圖有數鷓鴣集其上

沈香亭美人帶酒睡未足豈堪聞枝上啁哳之聲使九華帳裏夢魂驚耶

題索句圖

咸平以後景祐之前結廬孤山有隱君子焉詩案無塵維泓及玄冥搜物外隱几嗒然影香得句佳處參禪起視湖光窗月在天梅瓶無香茶鼎無煙悵鶴夢之俄空泣茂陵之遺編畫史雖工意妙不傳

題空隱和尚行卷并謝草蟲之惠二首

大隱非隱真空不空空在實裏隱在顯中儒釋兩家同異曰將無同

蠢蠢含靈各有佛性活者卽動死者便靜死活只在紙上要人究竟

題畫牛小卷

枯梢淺草兩牯且行且嚙童子困臥其上殊自得也視其貌狀樸野必不能角上挂漢書讀項羽傳雖然日長睡足欠伸時不識字更佳也

銘贊

存存齋銘爲金尙志作

存存之義本乎易繫君子存之庶民反是存之有道養吾夜氣晝之枯亡則不存矣成性天與何待於存閑邪則誠多欲則昏勿搖汝精毋滑而魂虛以待之眾妙之門噫此求仙之術非吾儒之言安處善齋銘

人之爲善皆有四端意所由來尤貴審觀所由雖善必察所安聖人知人如是而已董生之論蓋本諸此孔以待人董以處己人已雖殊善則均耳以危爲安以安爲處曠宅弗居保于逆旅凝水焦火戒其傷汝

玉泉銘爲琴士劉伯賜作

三閭之潔孤竹之清萬古空山化爲泉聲洗月涓涓度風泠泠游魚出水誤作琴聽

石澗長老贊

水流涓涓久滴石穿磨成鏡面底不是磚

古澗長老贊

苔封老樹槎牙藤穿怪石頑癯半夜山空月明倒浸一枝梅影

瑞芝贊

公車入閩仁風載揚協氣嘉生煜煜煌煌華粲紫金膚凝截肪繪以爲圖播而成章咸曰休哉維公之祥匪公之祥邦家之光

枯木畫贊

石瀨涓涓細水無聲西風葉脫老木孤撐碧篠叢茁青苔側生飛離兩兩山中來者見人不驚翔而復下此爲何處莽蒼之埜

文

勸農文二首

每歲孟春勞農於東郊此古之禮而朝廷之令典也州縣長官以勸農事三字繫之職銜之下於事爲重詔書每下率以農桑爲王政先申明禁約惟恐不至旬容一小邑主瘠民貧近行移坊鄉凡有閒田隙地廣殖桑棗爾民亦旣忻然趨令二月始和農出在野縣官率其屬以延見父老非爲文具務敦實業爾父老率鄉之子弟惟勤惟謹勿惰勿游勿好勇鬪恨勿飲博爭訟惟耕蠶是務耕蠶者衣食之本不耕則飢不蠶則寒飢寒迫于身則放辟邪蕩無所不爲伊爾父老之羞爾其訓教之西成之後農時有隙子弟各入鄉學習以孝弟忠信所以崇鄉里之化也若夫苛征慢令貪刻

以厲爾民縣官所不忍爲益思檢身繩下以無負於爾百姓父老
在此吾不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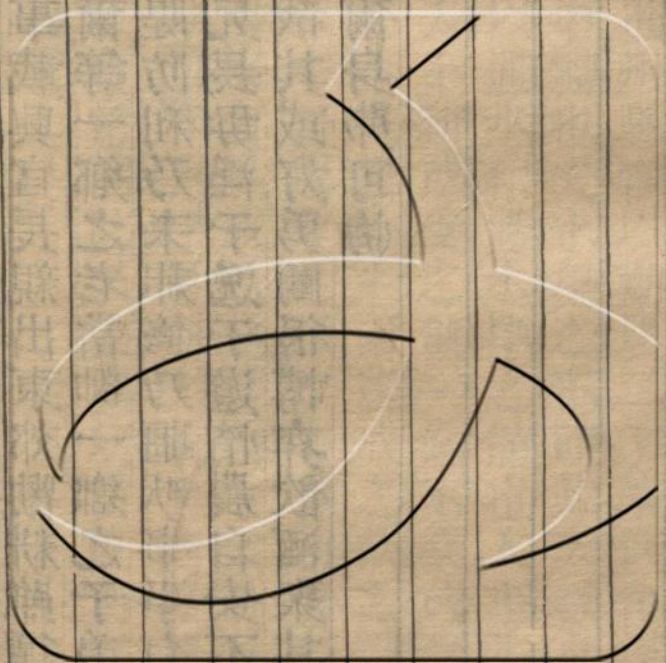
農重事也州縣官以勸農二字繫銜每歲春月延見父老於東郊
誠之農事禮也夫水旱之不時此天數也隄防必築以泄水患陂
塘必浚以通水利修水旱之備也人事不盡諉之天時爾農所以
重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桑或受之寒衣食不足而有飢
寒之患則不肯之心生爾農戒之哉古書有之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服字有用力之意力字有勤勞之意不用力不勤勞卽是
惰農惰農安有秋成之望繼自今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妨農之事
一切不爲毋游手好閒毋沈酗于酒毋好勇犯上毋不孝不友有
一于此官有常刑此又爾農所當勸者其敬吾言毋忽

戊辰勸農文

暨陽一小州土狹民貧官府治從簡易一毫不肯科擾近者口鹽
徧敷塘夫遠役出不獲已然且多方區畫害不及細民爾父老所

親見也去春飢民在野爲之貸糧接濟僅免流散夏秋蝗蝻繼發
極力收捕幸無害稼歲小登一冬雨雪愆期深爲爾農憂之二月
初吉田事載興官長親出東郊勸耕雖循舊典亦欲延見父老巡
省田里爾等一鄉之老當帥一鄉之子弟胥訓告胥教誨浚乃溝
洫慎乃隄防利乃耒耜修乃疆畝事事有備有備無患又須孝養
父母遜冗長毋淫于逸于遊惰農自安不勤不勞越其罔有黍稷
爾農戒哉其或好勇鬪很博奕飲酒聚其淫祀驅誘良民邦有常
刑罪及爾身弗可悔

牆東類彙卷十



牆東類彙卷十一

說文

西州史敬輿嘗爲余言漢唐宋以來良相能吏謀臣武將代不絕書獨文章之士鮮得漢董賈兩司馬劉向揚雄班氏父子而止耳王褒崔實而下不論也唐韓柳宋歐曾王蘇而止耳李翱皇甫晁秦而下不論也宋渡江後詞章愈盛古體逾遠獨朱子詩賦本騷選文視韓蘇而理勝之其餘葉正則以下各自名家六十年來影響殆絕將盛極而衰歟抑待乎其人也敬輿此論上探前修下期來哲余聞而太息焉然嘗論之古之所謂文章非言語之謂也道德仁義之精華禮樂法度之彰著皆其具也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坦明溫厚已非秦漢經生講師所能道而三百篇章句皆出於微臣寡婦寺人伶官之口何其粲然而成章也蓋周召而上文章皆實用孔曾而下文章皆空言空言者言而不見用非無用之空

言也以無用之空言而後世能言之士如向晨之星稀疏絕少豈不可大怪也哉自唐以來朝廷百司用人無方惟翰苑非文章之士不預所以承恩寵備顧問參謀議職諫諍位親而地禁非止典誥代言以風天下而已唐以陸贄李絳爲之宋以歐陽修蘇軾爲之人品可知也夫文本於理根於識昌於氣兼之者賈董而下諸人雖不居翰苑名尤著也翰苑創於唐開元閒六百餘年學士名不著者何限然則視文章之能否知翰苑之盛衰居是職者學宜益懋行宜益修名宜益著故居之而不作不然則昌黎氏必傲之矣因與友人論古今之文而併及翰苑之職縱書以贈之

靜菴說贈都瑚布鼎錄事

夫子言仁智動靜以其體樂壽以其效對舉而互言之無先後也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而中節則兼體用包動靜而戒慎恐懼與夫慎獨之旨則用工於未發之先未發體也體則靜也特不顯別之耳直至濂翁太極圖說方出主靜二字蓋太極分陰陽陽

主動而陰主靜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靜居動之先也天下之動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生吉一也凶悔吝三焉動之不可不謹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矣常人感物而動動不知止故流於惡而失其性聖人全動靜之德而本之於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無欲故靜者非言人之欲也言天性之本然欲之未萌者也此固造化之根柢聖人所爲主之者也人能寡欲以至於無則靜靜則可以希聖矣古潤錄事長官都瑚布鼎字成之登己巳第沿檄至澄州訪余蓬蒿之下相與講明太極指要因求靜菴說於余余謂主靜之說先儒盡之而菴字獨不經見成之曰紫陽亦嘗以晦名之矣無傷余曰然於其行書以贈之心說贈凌湛然

湛然者存心養氣之學以靜爲主而動生焉非如虛室生白心齋坐忘又非如枯禪入定常惺惺法如鏡之磨一塵不留如水之停一波不起雲影天光上下昭徹豈胸中擾擾終日昏昏者能識之

哉宣城翁以此自號而松雪齋爲之書其人可知
琴說贈朱老

唐郭琴師善者能鼓十二弦生雲中流落湘南子厚爲之志墓而
悲之錫峰朱老年七十餘以能歌聞諸公皆俎豆之然守古道不
變不爲俗耳所便故與箏師同一不遇一日訪余齋中袖出詩數
十首自言將道江涉淮以游余時方與諸生溫舉子業取四十年
前蠹冊子據檣梧呻吟不絕聲諸生見之皆大噱余歎曰是奚噱
哉我異彼幾何王式老矣諸生強之出安知不被狗曲之譏乎不
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朱之心余知之余之心朱未必知也希矣
漁隱說贈顧仲仁

古之隱於漁者雷澤潛龍也物論嘗以磻溪爲第一人富春次之
玄真子江湖散人以下不數蓋呂尚非隱素負鷹揚之才坐盤石
以待天下之清後車載去則牧豎檀車煌煌之事業立談可辦至
封營邱已百餘歲矣子陵與文叔幼同學龍上天而蛇獨處足加

帝腹亦狂奴故態安知其應天象耶建武不出則無可出之時矣
然雲臺中著不住此人今海陵顧君仲仁韜光于絲緝之下其將
有渭叟之志耶抑終無故人之情耶吾聞仲仁富而好禮喜賓客
重然諾有古烈士風朝廷方寤寐英豪非熊入夢恐不免耳彼唐
張陸之徒不過騷人詞客聊以自娛烏足爲仲仁道哉古之有道
者在緇帷之林湘江之潭河汾之亭姓名俱寂寂不傳其寓言乎
或真有避世之士也仰高山挹清風吾方尚友千載他日與仲仁
傾蓋當細評之與和李瑞卿將如海上訪隱君持君說以往爲吾
致意仲仁慎勿披羊裘物色者至矣

菊隱說贈趙與民

菊有黃華色之正也夕餐落英味之烈也以制頽齡性耐久也周
濂翁以配隱逸之士得非以淵明故耶籬之下山之北悠然其閒
興直寄焉耳意不在菊也祖爲荊州牧孫爲百里宰官職高卑不
論而卯金代典午矣靖節仕焉是烈女更二夫也歸來詞不作可

乎然菊一也生於柴桑之徑則流芳百世生於南陽之潭則遺臭
萬年物固係其所遭故耶伯始爲三公顧不如一處士耶然則出
處大節君子所宜講也永嘉故趙惠王七世孫由道敏而好學退
然自得不與時競來澄川游其外舅張侯命之曰菊隱美其志也
尋謁余求其說余謂君生侯王家妙齡秀發不可當吾世而墜先
澤邦有道則見爲王槐王爲桐木韓世濟其美暨功名獲遂然後
歸隱在晚節之香不亦可乎今母太早計傳曰君之齒未也

梅齋說

唐垂拱中宋廣平隨叔父客東川覩牆陰梅花託根非所爲之賦
後百餘年皮襲美見之疑其鐵石心腸乃解吐婉媚辭殊不思梅
於花中品最清高凌厲月霜傲睨冰雪正可與鐵石心腸人對襲
美雖知廣平恨不知梅耳梅豈愛人嫵媚者哉燕山倪使君佐溧
水長興兩州廉介清苦挺身拔俗有梅花之風骨父宣慰公在常
德時實生使君庭有古梅一株異甚虬枝老幹圖傳江南兒時憩

其下思之不忘故凡所至輒以名齋昔孤山處士以一聯得詩名
王沂國以半絕爲狀元宰相陳簡齋以五首受知恩陵參大政固
係其所遭也哉梅不自知也處士清流占斷湖山絕景使君今已
貴宦固當遜渠一頭孝先之事業去非之文章請在所擇若夫荒
厓野水茅屋疏籬此老夫得句處游者毋涉吾地使君笑曰吾於
此興復不淺

姚原魯字說

柯山姚君名洙友人字之曰原魯而求說於余原魯省其外舅以
吾先生於澄江學舍歲一再焉余與之接溫裕而甚文宛然魯國
男子也名不虛得矣按洙水出魯城北下流合於泗泗大而洙小
故不儕於禹貢兗州濟漯灘沮之列然所以得名者以尼父在焉
尼父嘗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魯道衰矣當日魯國止有儒者一
人則吾東家是也凡爲東家之學者必體忠信性仁義冠圓冠而
知天時履方履而知地形然後可以稱縫掖之衣否則齊秦之夸

燕趙之雄鄭衛之靡未許其一變至道也吾聞周大夫有原伯魯者不說學閔子馬譏之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原魯賢而好學猶當以周大夫爲戒也夫

張仲易字說

永嘉張君耕叟淳慤端謹重然諾遠勢利善人也信人也客吳中與余交二十年君晚得子篤敏可喜旣弱冠而孤遂從余遊學進未止後壻於甘露林氏不見者十有三年今年春謁余於成德堂上氣局老成言動謹飭學益進而未止問其年曰三十有一矣問其字曰名彬字則未也余曰字朋友之職也請以仲易代子名何如夫易之道至矣仲尼七十學易猶未彬彬而待於數年之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豈易言之章編三絕十翼乃成子年未及仲尼之半後生可畏然可自謂無大過而不學也哉夫文學彬彬士也文質彬彬君子也學易彬彬聖人也吾子慎擇之矣余老且死將見爾先人於地下亦有辭焉

徐宗起字說

余始至句曲之寓舍麻尉挾其鄰之子以見容止可觀問之徐姓自強其名余笑曰不祥宋開禧宰相之名也聞者唾去請更之歸而告其父父命之曰起宗謁字於余余曰甚善請字以宗起或者怪之余曰事載北史昔元魏專尚門地薛宗起以不得入郡姓碎戟於地孝文帝謂之曰卿非起宗乃宗起也夫尚門地而不拔才能魏之敝法也魯之三卿孰若四科故立宗起家士之事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容山縣之徐舊爲著姓世有聞人自崇明寺以西接棟皆徐也而君非其宗君年甚少刻苦力學卓然自拔於流俗從師取友孜孜如不及父仲傑亦篤於教子屢謁余致意焉君肯構肯穫于公之門將自此高矣昔昌黎作城南詩先輩皆謂退之不當以科舉利祿訓誘子姪獨涪翁不以爲然蓋恐此論淪於高虛而不趣於平實也大抵古今之學不同鄒魯以前是一種議論漢唐以來是一種議論如夏侯勝韋賢桓榮之徒史爲美談退之

與魯直識見亦略同未可全以為非也姑寘勿論讀書自是關君門戶事君必勉之

陸安仲字說

易卦彖下係元吉者一象下二十有二元大也吉祥也陽剛則吉陰柔則不吉中正則吉不中不正則不吉元吉之義獨於鼎卦繫之者鼎器也夫器置諸安處則安危處則危安則吉庶人之吉求安而已无妄之福不可觀也无妄之災不可值也故居仁由義心廣體胖一身之安也事親敬長宜其家人一家之安也鷄鳴為善夙夜終譽一日之安也家有餘慶子孫逢吉百世之安也富壽康寧天之所以與我者修身立命則我之所以事天也天隨子之裔孫元吉字安仲請其說於余余為之演其義云

曹氏四子字說

代若

余生辛亥二十四歲得子甲戌年也明年遭亂又明年子以疫死余憐兒詩曰始意麒麟天上送豈期蝴蝶夢中飛後八年以某氏

子為子名之曰易易性純謹沈靜不事華飾年踰志學欲從黃冠游余不許改名之曰無易後十年得子曰玄又得子曰觀曰甯一日無易再拜請字余曰按禮字朋友之責也雖然靈均亦嘗受字於伯庸矣無易吾字汝以守一一則不可易矣玄名之曰無言字汝以守中汝惟多言余故戒汝時然後言則人不厭是之謂中觀名之曰無妄字汝以守常無妄者無期望也禍福無常惟人所召當守常以應之小甯名之曰無咎字汝以守貞無咎者善補過也過則有咎無咎則吉在其中非守之以貞者不能也四子來前汝皆知吾所以名汝字汝之意乎名生於義副之以實必敬必戒蚤夜以思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吾子將奚從貳以二參以三非一也智者過愚者弗及非中也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非常也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非貞也有一於此鄉黨州里行乎哉吾族居暨三百餘年今傳在汝汝其保之吾老矣四子再拜請書訓於簡乃命長子無易書之

句曲江聲伯名其子曰南傑友字之子強求其說於牆東叟叟曰
義在中庸之十章子弗聞乎昔者仲由問強夫子告之以南方之
強北方之強君子之強釋者謂南方之強即君子之強非也南方
柔弱北方剛勁皆以風氣論南雖勝北律以中庸之中皆墮於一
偏章內有兩君子寬柔以教之君子僅對死而不厭之小人非強
哉矯之君子也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是為義理之強是為君子之強是則中庸
之不可能者蓋南不及乎強者也北過於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
中也長其善而救其失抑其偏而勉其全子路為善問者夫子亦
善告之也嗚呼子強懋戒之哉以弟子之問為自己問以聖人所
答為自己耳聞此讀書法也舍是余無以告子矣抑論語載子路
好勇處皆初見夫子時事晚年進德殆不可量子思論智仁勇次
之舜顏回之後孟子論改過遷善列之禹與舜之前游夏求賜不

得與焉蓋子路乃曾子之所畏故思孟皆推尊之傳載其屹然執
干而舞者豈升堂之由也哉

程光道字說

灤源程君子敬以選為句曲令其子益從余游益字光道義取於
易余演而伸之益之為卦巽上震下陽下居初陰上居四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先儒謂凡卦中有光者皆屬陽如光明光大光
亨皆是蓋陽則有光陰無光也然光欲晦晦則明欲潛潛則著欲
損損則益書曰謙受益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濟而光明
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蓋謙中有益衷多益寡也益中有謙
自上下下也兩卦相須君子象之若震兌之未光咸之未光屯之
施未光夬之中未光皆陰陽失位失中正也嗚呼吾子慎之卑
焉以自牧也欬然以自視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風雷
交益木道乃行篤實輝光所以日新觀國之光所以尚賓體達用
也馬存有云來春江南林谷之下聞北方有皤皤老必子也夫

李叔成字說

燕山李繹侍尊人復初來尹暨陽遂從余游年未弱冠立志超卓敏而好問進莫之禦同門之友字之曰叔成義在子語太師樂之卒章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何止言樂學亦猶是何止言學道亦猶是學必時而習習又當至於樂道不可自畫畫尤甚於力不足續之則緝熙光明不續則閒斷荒落周頌兩言繹思尋繹而思念也商頌兩言思成思而成此人也斷章取義思過半矣樂有八音獨奏自爲始終小成也八音並奏始金終玉大成也小成夷惠也大成夫子也乃所願學夫子噫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得見武仲以下四人之長亦可矣復初天下士也今移守淮陰弓冶之子必爲箕裘藝成而下且然況德成而上者耶

朱子才字說

金鳳朱君元士隱居湖莊以行義稱年幾耳順一日謂雪村上人曰吾名元士元士視子男古爵也吾布衣終身名不稱是請更之

曰士元而謁字於牆東叟叟聞之曰可哉子生三月見於父父命之名二十既冠而字故子已孤不更名今日士元乙之也非更也字朋友之職也乃字之爲子才昔魯子敬謂劉元德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其驥足耳龐之才高於伏龍鳳雛第一流人也龐以才見用不幸早世君之年乃過之而困阨不求人知將抱才不用耶抑有待耶雖然犧樽青黃乃木之災擁腫拳曲天年以永然則才一也將爲有用之用耶爲無用之用耶請上人更下一轉語壬申夏五牆東老叟書

荆石和尚字說

晨坐容山齋房三僧入謁其一永嘉俗單氏名玘字荆石顧余若有所請余扣之曰玘佩玉也而代呼以石義何居師曰玉亦石也荆山之下以玉抵鵲人以爲寶我以為石余因舉荆山有二條馮翊富平之山北條之荆也軒轅鑄鼎處南郡臨沮之山南條之荆也卞和抱璞處師曰足既別矣何不攜隻履去空效小兒唬則麼

余笑曰是真難滅是假難瞞師若不怕路滑他日迴荆山去拈拄杖擊石三石當點頭

法城和尚字說

有一比丘發宏願心手捧淨土提金剛杵自葱嶺西至震旦東築大法城內包須彌山以恆河沙為界開甘露門答三途列寶坊創立精舍中有雁堂青蓮花樹有菩提無根自生草有苾芻冬夏常青設小乘中乘大乘以戒定慧守之統八萬四千有降魔無數來攻輒敗走世尊一日親至城下以鞋尖踢倒曰作魔障礙眾生一片閒田地凡聖同居自往自來不亦善乎比丘合掌而去南游金山登妙高臺指江水東流曰好一箇背水陣侍者執拂在旁跪而請曰收汝心兵師無言下臺去

修泮宮賦

中山晉人氏客三峰之下飲水著書一日出游曳屣而西訪古茅

洲言至其闈有宮嚴嚴宅坤之隅蒼龍蚬蟻渠勳切以行蟠紫鳳軒

翥而翬飛華表遠停於鸛鶴馳道橫截乎虹蜺兵闌畫檠戟衣也靈

瑣金鋪銅環也山巖辭以為基門闕音高也閭而無旁形墀之內實為

中唐廟也勢壇而雄脈珀音土也而剛省薇綴萼以交琴音敷也公槐鶯廕

而遠揚瓠音博也堅緻於磐音石也美甌音瓠也井紺碧而泉香循

咳而上序也涉拾音也以登扣玉音也記音也徹朱局乃炳蕭燒香也而

薦毛瞻司寇之儀刑鞞虜裘之歌既往袞章甫之貌如生四配十

賢會弁垂纓降階而下庶列影像之參差步周流而四顧手執

乎化人之裾絢五采以熒煌紛頰赤也聖色白也以相輝殷赤也刻切也煥

艷許極切承棖音也書棟音也黝於九切飾音也廬柱也爛上方開切不純

色大赤也眩目莫知所如書聲呼也振于齋扉絲竹在堂魯音尚

遺見執經之童子矜青青而佩麟進三揖以雍容呼使前而質之

寢廟奕奕經始何時肯構乃艱肯獲為誰豈尼山之有靈悼梁木之將危或見夢於匠石而攬指於工倕童子啞然曰噫吾邑有賢

塗者升雲先驅者擁篲鋪張乎金張許史之業希慕乎蕭曹平勃
之智怨沈埋於執戟歎落拓於給事嗟得富而失貧憂朝榮而夕
頽間微審於禍福稍推遠於聲利或默守於太玄或誦言於六藝
以是爲達人之大觀處士之高致口不道乎忠信躬不履乎仁義
何昔人識見之卑而議論之蔽也先生曰吁道之不明我知之矣
昔者尼山毓聖玉振闕里抗高情於浮雲寓至樂於飲水知潔身
之爲非卒周流而不仕孔楹旣奠繼鄒孟氏謂萬鍾而何加眇千
駟而弗視指義路以必由擇仁里之爲美性善而教於人信實而
有諸己曰人人之有貴非趙孟之可比登隴爲人之所賤乞墦爲
妾之所恥抱浩然而獨存標聞者之興起孟軻旣沒無有乎爾正
學化爲異端斯文失其宗指氣質雜人之性利欲薰人之髓迂儒
坐守於章句墨客徒工於文史縱不嬰情於人愛安得究心於天
理卿徒謂夫數子者學不知方吾亦謂卿不探鄒魯之精微而徒
怪班揚之侈靡也爰有大物勢踰卿相位軼王公不輶軒而榮不

袞冕而崇貴非趙孟而莫能使之賤富非晉楚而莫能使之窮心
旣廣而體胖內自重而物輕靡名途之汨汨絕利窟之營營臣愚
不識願聞其名曰此非居安宅而弗危者耶由正路而弗歧者耶
爲人謀而內自盡與人交而外不欺者耶雞鳴而孳孳與人而共
爲其人似子輿又似乎子車次是則樂正克之徒歟仁義旣有忠
信不薄居之無倦爲善最樂夫是之謂天爵

民巖賦

容城大庭尊盧赫胥結繩而治楚鹿標枝居無所爲行無所之鼓
腹而遊含哺而熙世德不衰至於伊耆微服康衢問乎童兒在朝
在塗不識不知鑿井而飲畊田而食擊壤之老何知帝力載黃屋
兮非心除土階兮三尺崇伯子之守邦始謂民之可畏貽厥孫而
失之興哀歌於洛汭慨予懷之凜凜曰馭民如馭馬邦無本而不
寧民可近而不可下南伊闕而北羊腸兮予及汝以偕亡左孟門
而右太行兮不能遏檀車之煌煌何仁人之崛起兮如磐石之安

也弔二國之墜命兮猶立牆之巖也茲太保之相宅兮祈小民之誠也思東山之滔滔兮何庶殷之頑也且暨汝爽兮往新邑以觀也三塗嶽鄙拱天室兮何桓桓也宅爾宅而畋爾田兮從爾遷也歷三紀而無虞兮固封守之難也奠九鼎於郊廓兮臨不測之谿罾魚唱於大澤兮曉關山之騎已西持灞上之牛酒兮聽三章之初約喜劉氏之寬兮厭嬴氏之虐信人心之嶮巇兮覽興亡而三歎知崇高之不可恃兮當于民監

河圖賦

崑崙莽莽積石峩峩長源西來溢爲滎波蒼龍薦瑞龍馬浮河赤文炳耀綠字森羅於是鉅規天地之文微察鳥獸之情鑿混沌之七竅剖系包於五行八八而畫卦陳五五而變化成坎一六而水會巽三八而木生四九進金於乾剛二七合火於離明象數已滋文字不傳潛羲文之一心開先後之兩天思鳳鳥之弗鳴悲魯叟之暮年感會昌之妖符疑張掖之涌泉起安國於西京招關朗於

河東乘月到于天心訪華陰之睡翁翁手畫于一圖寄百源之山中何竊更於劉牧幾混雜于龜龍賴鄒訢之見還轟雷聲而啟蒙河源賦

將遠行而無所止兮乘文鷁以周游指夫陸而尋九河兮求碣石之所由西泝龍門而訪禹迹兮三千里而至于積石欲窮源之所自兮路荒遠而沙磧想博望之僂槎兮載漢節于西域究兩源之分合兮出蔥嶺與于闐之國又東注蒲昌兮一名勃澤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茫茫兮阻脩揚霓旌之藹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於隴西兮夕余至于皋蘭之山山中高而四下兮水澄瑩而潺湲流旣遠而色漸赤兮混濁流而相連石壁峭立于兩崖兮水盤束於其閒忽山開而岸闊兮豁然奔放而不還聲如萬雷之噴薄兮擊沙石而靡林巒吾令蛟鼉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得支機之巨石兮見天漢之織女濯余髮兮消盤聊逍遙兮容與

高祖斬白蛇賦

秦失其鹿兮天下並驅山鬼獻璧兮祖龍其徂魯魚剖腹兮丹書
出叢林舉火兮鳴妖狐驪山兮桓桓送役徒兮入關慷慨兮悲歌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等死兮求生何如竄伏荆榛開夜行兮被酒
風蕭蕭兮澤水寒有物兮蜿蜒白質兮屈蟠行者辟易而不敢過
兮矧可得而犯干亭長醉而起舞兮徑乘怒而往觀提三尺而一
揮兮分首尾之兩端儵忽而不見兮潛莫知其故也何物老嫗兮
哭聲之載路也陰靈之連蜷兮揮霍而變化金天氏之衰兮火德
以霸當是時也宮中之獻鹿未指灞上之降馬未迎而芒碭鬱蔥
之佳氣已屬之龍準之真人矣豐雲起泗水沸沛風揚五載而帝
業成擊筑而歸故鄉於是仰悟東井之精俯協赤符之靈天人合
應以發皇明厥後彭城元王之裔實開江左劉宋之基方其微時
人莫之知偶伐荻於新州射長蛇之委蛇見青衣之童子潛擣藥
而傅之謂寄奴之不可殺顯吉兆于神奇信王者之貞瑞必獲助
于神祇履巨迹而吞玄鳥兮皆可信而無疑覽史牒以興懷遂援

筆而鑄辭憶唐朝之制舉嘗命此以爲題胡白傅之佳篇反見黜
于有司然至今長慶之集猶存而一時中式之賦則磨滅而無餘
信乎文章之有定價而考官不得而瑕疵者也

木鐸賦

異哉鐸之爲器也金口而木舌維孟陬之月建爲警眾而特設道
人在夏兮司烜在周日食必戒兮火禁必脩震雷發春兮先三日
以令布行人采詩兮爾乃徇之于路智者創物兮命之以名或象
其形兮或取其聲禹垂韜以聽夔假韶以鳴鏞師奏鏞鉦人司鉦
茲鐸之制始于何世嗟爾封人尚識其制方轍之環兮息駕乎儀
之野彼何人斯兮請見于從者既出門而歎息兮必有得於所聞
悼天下之無道兮喜天之未喪斯文集大成兮終始金玉聲振兮
條理想聲容之美盛宜聞者之興起鳴冉求之鼓兮和季路之瑟
取瑟何意兮擊磬何心匪鐸之爲鐸兮聖人之德音惜招搖而過
市兮或仰視乎蜚雁遂行在陳兮歸與之興歎曳杖而歌兮寄餘

哀于梁木升堂聞其無人兮空聞絲竹

萍實賦

發郢都而出脩門兮過夏口而東游凌陽侯之汎濫兮將運舟而
下浮舟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沅湘兮無波漢水兮安流朝
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采芳芷與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波滔
滔兮來迎魚鱗鱗兮滕子忽有物以觸吾舟兮疑攬洲之宿莽其
形之圓兮色亦嗟荆楚之人兮莫識索瓊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
余卜之靈氛告余以吉占兮惟伯者可以獲之終亦莫知其何名
兮遂遣使於東國非元聖之博物兮亦孰知爲萍實如斗兮如日
味之甘兮可食信童謠之不虛兮吾聞于陳之野何所獨無芳草
兮烏得而嗜之也雜江離與杜蘅兮攀芙蓉與蘭英雖信美而不
適口兮又況夫萍菹與芹羹岷江萬里兮日夜東注羣姓爲虛兮
奇物千載而不遇令騷人之想像空援筆而爲賦

牆東類彙卷十一

牆東類彙卷十二

墓志銘

中大夫江東肅政廉訪使孫公墓志銘

僕耕牆東閩廣之士應舉北上者開枉道相顧言及憲使懶齋孫
公之賢者如出一口善政數百略舉而不及詳也至治癸亥公之
嗣子良頑監暨陽判官寓舍與僕相鄰一日出公家狀泣謂僕曰
先公官中大天職三品初得加封明諡今將上考功太常而隧道
之銘未立無以發潛德之光吾子其圖之僕以疾辭逾年請益謹
義不可辭按公世家其先本女真人烏克遜氏居臨潢府曾祖或
隱德不耀祖璧仕於燕貞祐初從豐王南遷大梁授明威將軍兼
軍資庫使壬辰歲天兵收河南汴京既破徙居大名始從漢俗以
孫爲氏復爲稅課所詳議官娶河東劉氏三子長子信官昭信校
尉長社主簿次子義博學試中儒科次子仲卽公考也終大都廣
濟倉使娶天水趙氏二子長澤是爲公次溫江西臨川三務提領

公字潤甫幼儻有大志以經濟自負遊金臺時南宋既降淮楚未下道尚梗朝廷差官綱運寶鈔一十萬錠赴江南人人憚行公請往徑渡江至瓜州行府交卸就辟充淮東大都督府令史至元十二年也十四年改差行征東元帥府提控案牘駐軍寶婺軍府草創日不暇給公究心吏事務其遠者大者治法征謀惟己是出宋之遺民擁趙氏孤自立於福堂秋八月索多元帥征南檄公爲軍師進分水嶺剽建安批南劔趨三山宋師潰遁入海島移攻莆陽既降同知軍事陳瓚復叛圍之將屠其城公曰首惡者瓚耳餘皆脇從玉石俱焚可乎且此州城池非有險惡易與耳不宜極吾兵帥然之執瓚戮于市居民安堵已而知謀出于公咸以手加額曰公活佛也宋兵復圍泉州元帥提舟師救之圍既解是歲十月與西江達春左丞合軍自甲子門入海追襲取漳潮二州至惠州頓兵海豐縣南門猶盛公請濟師於喬萬戶摘提馬軍隨元帥直擣五羊臘月至城下入之十五年回屯閩中往復數千里水陸艱

險舟車器械之具糗糧芻秣之供委公力辦戰勝攻取幕畫居多帥府保申行省轉咨都省勅授福建道宣慰司都事未幾改立行省就升都事元帥除參知政事赴闕公隨至上都代之占對進止詳度天顏喜說參政備言公勞績寵賚甚渥賜錦衣一襲宣授承直郎知興化軍十六年改路立總管府就升總管公前有德於莆人聞其來懽聲載道方擾攘之初土豪姦民私相叛援各立頭項侵漁小弱鄉人苦之或有追逮輒拒不納公至拘索付身或軍前文字盡行追毀姦豪束手州縣之令始行瓚既誅三縣之民以誑誤受戮者三千餘家有司以爲既受誅絕盍沒入其產行省委官分揀官吏觀望以爲不應繼絕民間聞之逃竄鼠伏嘯聚林莽三縣騷然公既至散榜曉諭叛首伏辜餘皆吾民先首降者給還田宅不幸殺死無後許親屬承接官不得問於是遠近相應攜持而出各安其業省府聞而嘉之細民然鐙作佛事以報公恩社立生祠至今香火不絕先時郡多盜強者至攻劫城壁四郭之民圍給

義兵守園鄉井事定後議者請拘刷充籍置立手號公力沮不從
乃親赴省爲言此等皆田野耕農自護室廬非有舊籍可稽聽爲
民便從之民大說郡經兵疫墟邑蕭條一日公出行見棄兒在道
枯齒填壑惻然憫之因割己俸給與衣糧以濟流離鰥寡者立慈
幼局以處孤兒下令各鄉設立義塚瘞埋無主之骨以千萬數莆
學最盛多士如林至是奔散過軍屯聚毀齋舍爲馬埒書籍焚蕩
無遺公下車禁止驅出兵卒汎埽堂宇招延秀異分汰學職刊補
書版就道化堂行鄉飲酒禮與鄉之父兄子弟幅巾深衣從容於
俎豆之間觀者太息以爲復覩升平政聲流聞諸司交薦福建憲
司言公廉潔公平勉厲學校存恤軍民等事宣慰司言公監造海
舟招顧梢水起運軍儲覈實金穀攢報戶籍創置站驛皆不擾而
辦行省咨公留意民事及廉能異績二十二事在任幾四年會例
降驟遷官移公通判永州散官如故百姓李公壽等數千人赴省
乞借公復任不報皆泣涕而返莆多故家名族風氣淳古而後埭

之方允盛自目官起家至閣學忠惠公節行偉然爲一邦之望今
運使方君安其後也公將去郡君安謂公仁義長者似古循吏且
有全城之功請以孫女女公之子世相好也公從之其得士心如
此以至元二十一年抵零陵湖廣平章烏珠木挾權相姻婭恣逞
凶殘吏民畏之重足而立一日遣其黨趙萬戶以取勘和買紗羅
爲由到州氣餒張甚公待之加禮徐爲言新附民易動難安一有
蹉跌牧民者譴死公獨得安乎公言懇惻發于至誠趙亦感動不
竟其事而去二十六年打算令下公曰吾不親行其禍不解即日
詣武昌用事者臨之以威公不爲動他郡之民根連株逮由此破
家者十有三永獨無擾民立石頌之武岡寶慶賊發聲搖境上
省檄公收捕誅其首三十一人獲其徒五百五人釋驅擄良民百
五十一口一道肅清逾年烏珠木敗行省保充左右司員外郎升
奉訓大夫平章庫爾濟蘇雅敬信公謂公諳練軍事會征收生黎
越海攻占城指授方略一以委之供應不乏每戰必克行省驛奏

其狀有旨增與名分宣授朝列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甫七閱
月改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元貞二年十一月也
海濱遼遠夷獠雜居吏民不遵王憲徂以爲常公創立司規二十
二章簡易明白可守而行建立西廣戶口稀疏連歲出征疲於奔
命宜減併站驛攢那馬匹以寬民力從之省二十二站又奏盜息
民安五事內一事稅糧太重況值災荒宜從優恤德音普免一年
公每出行部視民間利害事輒興除之孜孜訪問如恐不及分治
左江道經象州歲饑民流餓殍盈路取責官吏不爲用心辭以未
奉明降公曰無及矣可便宜啟廩以救涸轍擅發之罪吾自任之
卽出米二千石以振之又至臨賀訴缺食者擁馬首不得行公又
振米一千二百石皆不待報當路者惡其專而莫敢罪也雍管議
創屯田委公經畫公不避炎瘴徧慰荒徼臨交趾界起雷白等十
寨陂堰八所開水田五百二十二項編立排甲人夫四千六百餘
戶歲收五萬餘石公私便之憲臺保公發官廩以振饑凜然汲黯

之風築塞堡而墾田克紹充國之略蓋實錄也猺人踰融州省地
出沒爲寇公親提兵往捕諭以自新賊首榮三藍七帥其眾千六
百二人出降悉令解甲歸農有歐陽氏女自言良家遭掠公因根
具似此者眾皆訪其親屬還之符文眞告元帥薛直千攜掠平民
奪娶牛隻邀取金銀等罪委公究問公不畏強禦請託不行躬入
海島按治理出平民四百八十二名牛五千餘隻金銀什物有差
輿論稱快都元帥朱鎮國目覩其事以公爲難詳具前後治蹟保
奏甚力嶺南廣西道廉訪使舉公才任風憲宣授中順大夫海北
海南道肅政廉訪使海南新創司存公於大德六年四月之任例
得圭田米五百餘石公曰吾事未能舉行一二不三四月遽食重
祿可乎悉舉籍撥入路學以養士海隅未知向方且經寇亂廟宇
頽圯公首捐俸一十五錠助修諸司競勸梁棟一新學田爲勢家
奪占公釐正五十餘頃復歸之學朔望立賞格程試課藝文風丕
變又患愚民無知獄訟煩多印摹格例三千餘本犯某事者抵某

罪名曰社長須知月集老幼以聽之倣周禮月吉讀書之意於是人知自重犯刑者寡重囚林德蘊等一十四人無辜久繫公審錄其冤悉平反之按海康志州之東西有潮汐之害西北有陂塘之利宋何某爲守開湖萬頃久之墮塞隄防不存亢旱爲虐公深究水利決意興復州北有三溪瀉四十里公出私帑口工四十人浚通舊湖築之隄四千餘丈限之溪南隄旁置石閘七復鑿渠自西而東環而南長八千七百六十餘丈渠上復置小閘六通支流以溉東南際海之田新隄上復疏二十四渠以溉東北之田長萬三千六百五十餘丈創八橋以濟涉者渠之首尾有閘官司之時其盈縮而出納之附城山田水勢高昂又作石渠引西湖而注之築塘碼家梢以障海潮風濤不能爲患撥水戶以守自後東洋萬頃悉爲沃壤公之爲政規置宏遠措意精密大率類此至大改元除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首劾萬戶馬某僧錄趙某不法事罷黜之書吏孫吳二人挾勢取賂治其罪復下學行鄉飲酒

禮瑞芝一幹三莖暈生五色產澄清堂下諸生爭爲歌謠美公之化公讓不受尋請棄官歸養初至元間皇考旣沒於燕無力歸葬公旋南邁畱弟溫侍母都下在閩廣時隨參政平章再入都兩得拜母程彥明爲汴省檢校溫往依之復奉母居汴公在海南念太夫人年登八袞旁無兼侍歸志甚篤值獨員不敢離任暨任監司卽日奔大梁母子相持而泣自謂慈顏喜生還煙瘴之鄉人子得躬致菽水之奉樂莫大焉曾未數月又除閩憲欲援例懇辭而邊遠不行之任禁例甚嚴乃迎太夫人寓居長沙隻身入閩朝夕思慕寢食不安薦具選牘力請退閒且曰聖朝方以孝治天下焉用不共子職之人濫居憲長何裨風化又曰使微臣如母之壽則報國之日尚長讀者感動未報聞公扁舟徑去本司首領官吏奏差分道邀請出西門至懷安河又至侯官縣門堅意不回追者自厓而返公自此遠矣山容海思岑寂無聊老稚謳吟如乳哺之失慈母也僚屬相挽士民敦告謂古人捧檄之喜板輿之奉正爲親榮

何必去職況湘水合沙道里適均風景不殊迎侍回司未爲非計
公皆不聽至潭奏太夫人如建業迤邐北歸臺家聞奏除中大夫
江東建康道廉訪使以便親公力辭不可黽勉就職閱十有七月
而太夫人卒官下扶櫬歸魏又北適燕啟皇考之櫬耐於宅兆匍
匍跣行回遠數千里見者哀之公自無意於世有廬墓終焉之志
旋被疾不起以延祐乙卯某月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娶霍氏
繼室杜氏二男五女長卽良禎次天女適姓某姓某公天資卓犖
才智絕人敷歷東南四十餘年嘉謀善績不可殫數而君子尤於
江東之事有感焉宋暮年儒風驟盛荒邑小聚猶數十家書聲相
聞科場旣罷士各散去經師老宿槁死山林後生晚進靡所矜式
冒然進取者又闊遠於事情類爲操刀筆者所訕侮有中之產
則役使之困辱之產不盡不止以故儒道益輕至元有詔蠲免身
役州縣奉行弗虔差徭如故逮大德中有司奉準投下戶計與民
一體當差雜然喜曰儒人在內吾一網盡矣公時持節金陵聞之

奮然曰儒人豈投下戶計耶呈臺力辨其非徧行諸路禁約科掇
有司旁緣法意持之迄不肯從而公已丁艱去矣公所學淵源不
可攷而見遠識微所至表章儒先扶植文脈有慕乎周公宣尼之
事業嗚呼古人有言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世固
有以儒進身及其得志反操吏之戈以逐儒者聞公之風可以泚
頰矣公於書無所不讀尤精天文陰陽物理之學練達兵財講究
農田水坊織悉至到諸葛木牛流馬之法不傳公以意創爲之轉
運如飛渾天儀以水激輪公代以永暑刻不差著碁法十卷忍經
一卷集字選玉二卷遊戲翰墨亦可傳世公性儉約一布裘三年
不易夫人裾不曳地子姓衣不華采三品之家一如寒士晚以懶
齋自號宦游倦矣公豈自惰者耶某年某月杜夫人以良楨奉公
柩葬於大名祖塋之側夫人嚴整治家有法良楨奉而行之左右
無違公於是有子矣銘曰

金源北裔魏博東家儒學振華縵袍落落繡衣襜褕自朔而南車

不直回馭不遽叱叩來之石維忠維孝維公兼美貽爾孫子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志銘

堪輿山川一氣耳凝爲神物產爲人靈其氣盛則遐陬僻土人迹
所不及之處異才錯出其氣衰則通都百城大邑萬家之聚衣冠
荒落而不振以時考之不偶然也皇元啟運神文御極意氣招徠
薄海萬里悉爲臣妾龍吟虎嘯風雲感會名臣文武崛起要荒布
列中外不可勝數宣慰公其一人也公諱揚珠布哈字延真輝和
爾氏居哈刺和卓爲北庭大族輝和氏列城五錫勒沁城尤巖嶮
北連沙蹟南撫諸羌公之先世守之曾祖諱布克布哈托克托祖
諱達蘭布哈托克托考諱阿布納托克托相繼襲職開國初輝和
國主齊達呼納款來朝考君實從贊謀居多太祖皇帝嘉之就遷
錫勒沁城達嚕噶齊使歸領其眾尋內徙畱直禁衛公與兄庫春
皆得近侍時官制未定庫春累遷中書省斷事官恩幸無比內舉
不避親嘗面奏臣弟年方壯得備奔走效犬馬之力臣死無恨世

祖皇帝奇公才亦欲試以事會舊燕土泉疏惡將營新都劉文貞
公經畫指授命近臣伊蘇布哈典其役興工浩繁置副難其人旋
以畀公時至元七年也禁省院監城池苑囿規制一新鳩工告備
是年九月命公領校尉十人卒五百戶巡隸都城池北順州拜郊
臺羔糜店咸寧莊等處苜蓿禁地兼典御廐畜牧蕃息天顏喜懌
八年三月駕幸萬壽山伊蘇布哈乘閒奏公宣勞日久貴而能勤
貧而有守由是錫賚有加再奏給眞俸二千兩命尚方鑄印賜之
至元十五年江南旣平大朝會宗藩侯甸咸在頒物有差賜公白
金五十兩戎衣一襲昭異渥也十六年二月創立太廟新守司天
臺皇城內外橋梁中書省官諾海尚書等復以公爲薦於是輦運
材石指使眾工迄潰於成十八年廣陵郡立行御史臺遼揀廉能
糾察諸道公首被選授朝列大夫簽福建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
十九年十月出巡至臨漳將渡番禺值建寧劇賊黃華嘯聚破政
和松溪入古田殺掠不可勝計聲搖閩粵公曰事急矣不可拘以

常法乃不待報擅發鋪遞分遣人騎調旁近民丁檄陳季二萬戶會兵邀截建安尤溪路口賊不得逞卒就擒滅行省方上其功會朝議以閩廣回遠難以兼制改福建閩海道公以例革至元二十一年授簽山南湖北提刑按察司事單車所至訪民疲苦除害興利知靡不爲道辰沅閒自北寺前至白牛堡兩站相距七十五里由五現嶺而上林木叢灌巖谷深峻下臨不測過者必悼不自禁公曰是豈置郵傳命之所耶於是鑿山通道四十餘里南出嶺下直抵平州徑而捷視故道半之公曰吾始雖勞民後有樂吾成者役不憚也二十七年轉授朝散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武岡路搖蠻依綏寧縣青城爲一十五團據嶮不下靖州軍官欲以討捕爲功越境挑之賊首李威賽不從鳴鼓相格湖南行省劉右丞命萬戶孫定遠自寶慶會兵約武岡集義軍千餘人迎敵勦殺公持不可且曰愚民無知宜以恩信誘之可使嚮化若草刈而禽獮之所傷必多且蠻亦一氣所生不宜以多殺邀賞乃駐軍

武岡遣人齎榜入賊中撫諭之曉以禍福蠻眾皆喜有沈南强者以議事爲名帥眾出降輸甲兵入官餘眾散入靖州等處以次受招蠻事迄息二十八年改立肅政廉訪司二十九年除朝議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大德元年除嘉議大夫葛蠻軍民安撫使馬牛寨苗蠻王姓作亂招之不可湖廣行省檄公調兵與八番劉元帥倚角捕之一鼓而滅三年丁太夫人憂出職久之除沅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大軍南征烏蒙諸蠻道經武陵委公開道給餽餉軍得不乏靖寇丁貴者潛給諸洞首尾相應欲沮吾軍公曰是不可恕宵引兵蕩其巢穴梟首於市遂濟師十年除通議大夫南安路總管府達嚕噶齊治狀尤著風憲舉人以公爲最授正議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幾改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省臺交舉越月兩拜恩命公感激知遇在粵三年留意民事誅鉏姦強煦煥善良海波不驚農穀屢稔粵人安之公之子衮布巴勒以公年高且喜且懼帥諸弟幾諫請公退閒就養志之樂公不

從則又移書司中僚友以諷公公太息曰吾老矣豈耽榮嗜進者
耶顧朝廷待我厚臣子之義東西唯命馬革裹尸吾志也諸子乃
不敢復言公素康強視聽不衰未明出署事日晏忘疲一日感微
疾起居笑語如常顧左右索酒舉觴一飲而醕曰善藏之明當復
飲翼日扶坐榻上呼長幼來前再醕一觴徧酌以賜如敘訣狀使
人偵視誰樓漏刻日仄未曰吾可以行矣顏色不變儻然而逝延
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命圉人馭所乘馬戒騶從若將出者
家人疑之已而市人謹曰吾見公由城西門去矣嗚呼異哉公既
沒廣人追思肖公像於國清觀音寺中歲時祠之有訟必禱嗚呼
此豈可以人力致之哉公生癸卯死甲寅享年七十有二妣某氏
娶某氏子男三人長袞布巴勒歷西南臺內臺監察御史南臺經
歷以清節著既終喪除海北廣東道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
皆不赴今爲某官次達爾瑪先公一年卒次多爾濟巴勒同知江
陰州事女七人長適襄陽路宜城縣達嚕噶齊呼拉布哈次適阿

齊次適雷州路判官耀珠次適肇慶路達嚕噶齊圖們次適海豐
縣達嚕噶齊努色爾次適多爾濟幼在室孫男二人拜住寶珠女
四人觀音保明安皆長出拉拉次出鄂幹又次出袞布巴勒匍匐
奔公之喪於五羊攢於建康路上元縣至治元年十月卜葬於縣
之某鄉平塘湖西多爾濟巴勒以其兄之命來求銘辭曰先公敷
歷中外四十餘年久居風憲嘉謀善政不可殫述不肖孤不能詮
次昭揭以貽後人罪大矣先生哀之死且不朽文圭聞命悚仄禮
辭不獲乃掇余公璉所書事實孔君濤所述行狀合而爲之志且
系之銘銘曰

漢寶氏融專制涼州建武來朝從以五侯維茲五侯功業卓卓鳳
儀其羽蛇奪其角酒泉張掖漢地衣冠由余日殫迴隔河山九服
之外六籍之表奇才偉器正復不少創物爲智擇物爲仁左右具
宜國之蓋臣帝曰欽哉汝奠衡岳公拜稽首夙夜惟恪西里之西
南粵之南公車載馳聖化是覃山黎海獠膜拜公像穹龜業業百

世景仰匪公之庸維帝之聰宴爾後昆福祿來崇

武節將軍呂侯墓志銘

余居齊鄆閒呂於齊宗姓其來尚矣山東薦經兵火譜牒漫不可稽侯諱德字伯亨世居東原曾大父以上無傳大父諱進始隸軍籍驍猛善射國初屢立功充擊手千戶有子數人諱成者侯父也不及祿而卒侯生長兵閒少孤貧常負其勇跳躍出沒偽商賈服探刺軍事擒捉生口南邊苦之購捕莫能得楚總管守汶上招致部下出屯宿之符離至元初大將庫庫特依索多李家努南征募士往淮南閒探侯應募而前與守順者提八十四人暮抵泗之安河口劫寨入之獲宋裨將三人掠老幼三百餘口主將喜聞諸朝賜戎衣一襲至元六年九月呼圖克將軍李總管攻六安挾侯偕行哨至焦湖而李卒於軍侯北歸與大將鄂諾勒同赴京師獻策招集黃河池南達爾罕軍以備出征從之以鄂諾勒爲統軍萬戶侯以千戶副之招集降戶李夢卿等七百二十三人就糧陳蔡十

年樞密行院至淮西以侯充壽州等處招討使鎮撫九月引兵涉淮抵六安至野人原與宋將相拒月餘招降之轉攻安慶進泊丁家洲南兵阻江自守侯進擊之獲閩都統十二年駐劄京口行省檄侯充江陰鎮江路軍民都鎮撫供給大軍糧草不乏積前後功擢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四年江淮略定帥所部隨招討李東渡浙江屯處婺聞是歲八月永康浦江強盜竊發侯往捕之獲其首張炎季文龍餘黨張三八陳壽三復聚眾剽龍泉李公擊之馬絰木而止墜傷股遂班師賊尾其後侯命反旗鳴鼓若將向賊者駭遁去侯攝招討司事次於東陽十五年宣慰史公以大軍抵龍泉侯以所部夾擊軍至浮陽張陳出戰擒之遂畱鎮龍泉分屯慶元慶元賊陳其姓稱招討使號頭陀軍侯提銳卒數百人宵闖其壘一戰平之十五年升武節將軍管軍上千戶十八年處州賊寨平八鳩眾五千掠遂昌宣慰高公討之命侯犄角平八歸復召其徒幾數千人侯整陣疾趨就梟其首行省第功擬管軍總管咨樞密院

不報二十年十二月吳提刑者居青田之鷓鷯與政和賊華通復謀叛用宋祥興年號鑄兩浙安撫司印聲搖閩粵侯與趙萬戶統兵入其境招之不至四面進攻賊負山阻不下侯直薄先發手刃其徒毛總制何惟寧賊大潰生擒韋尚五鮑吉獲宋陳丞相僞劄并賊首黃華印榜赴宣慰司侯威望益振二十六年楊震龍反會稽嵎縣壁龍興山構屋六十餘間飾以龍鳳俄造法物自稱國主放兵四掠諸縣響應左丞相莽哈岱自維揚南討調水兵萬戶呼爾哈齊元帥前路迎敵二月渡西興即日以侯充行軍都鎮撫點視諸翼軍馬侯至新昌西南二十五里遇賊直前搏之殺二百餘人擒其首袁九駐軍蛟井賊入繼錦鄉遣搭喇海千戶逐之不得侯與元帥帥大眾出桃源賊萬餘屯史家樓器甲精明官軍望之失色侯笑曰此輩鋤田夫耳何足浼吾馬足耶大呼陷陣萬眾披靡悉奪其器甲明日復出戰擒其先鋒張九賊遂解散長樂太平開元義和諸鄉皆降居民安堵三月行大司農卿托克托領兵出

貴門至玉山與史宣慰軍合侯及元帥偕來登龍興山瞰賊巢縱火焚之賊拔寨去諸軍欲還忽報黃連坑賊陳萬將至侯遣兵六百邀之大捷四月與圖呼勒萬戶會於天台曹榮等來降出仙居涉蒼嶺入永康五月至婺州六月武義永康復叛侯與推官蔡某出撫諭之賊王小朱菊相顧曰弁而甲者呂將軍也相率拜馬首隨侯入城侯留百人屯泉溪鎮撫之十二月復回婺州侯往來東浙凡十三年大小數百戰其地溪谷幽阻夷洞雜居言語不與華同俗易挺動吏稍侵漁之卽嘯呼篁竹中放掠無忌兵至卽散兵去復合卒駢首就俘乃已侯知其然心竊憫之所至先散榜招集降者甚眾不聽命乃殺之諸將或並坐論功侯歎曰取赤子頭顱易賞級吾不忍也侯性沈鷲寡言笑與士卒同甘苦所得虜獲賞賜輒分與壯士不私其家故人樂爲之死所向皆捷然未嘗自伐其功以故久不益封二十七年正月呼爾哈齊元帥回屯暨陽侯中分麾下出鎮許浦十月道過東舜風疾作仆地輿而旋卧江陰

寓第不復起明年八月除東平等路中千戶散官如故侯已不能拜矣尋請以子世英自代戊戌正月疾再作遂卒享年六十有四夫人張氏繼劉氏楊氏子男六人長世英襲父職次世雄世榮張出也次亡世隆世昌劉出也女三人長適崔次適昭信將軍元幼未出室孫男八人女二人侯幼有志不事產業劉夫人以勤約起家侯連歲出征夫人躬自蠶織家僮數十稱工藝廩食之無惰游者以故資用豐裕侯得優游養疾數年中饋有助焉庚子二月諸子扶柩北歸以七月吉日葬於東平汶上縣權家鋪之原從治命也明年世英越雲南行營劉夫人俾其壻元侯來求銘辭曰先外舅之墓有宿草焉而窆碑無言則罔昭於後敢乞子之銘余再拜辭不可乃次第侯功狀授之復系之銘曰

渭水非熊牧楚揚鷹育世於姜載債載興有嚴虎臣躬秉武節舉旗淮泗洗甲甌粵槎溪梯嶺兵不畱行策勳飲至緩帶江城將星宵隕空營聚哭素幔東歸平生部曲東原之柏有碩其庭惠我後

人降福攸靈

故武德將軍吳侯墓志銘

節義天下之大閑故忠臣不立兩君之朝烈女不踐二夫之庭然伊摯醜夏而就湯微子抱器而奔周何哉蓋三代之士出處進退合乎道義漢唐以來士以功名自見撫興王之運則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故陳平仗劍歸漢馬援專意東方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矣嗚呼吾讀西淮吳公之遺事不覺爲之太息焉汴宋之亡也康邸南守兩淮爲邊障韓張楊劉百戰死守廬壽濠光之間被兵多于東淮者地險阻也其民狃于金革習于行陣目眩旌旗首卧鋒燧北風塵起三尺童子不介馬而馳之武夫健將由此焉出及杭宋之亡也權奸竊柄刑賞頗僻將士解體故天兵徑渡長驅淮浙首尾不相救廬帥先遁安慶繼降是時吳公祐鳩鄉兵守壽春道梗不通遂以城歸附丞相忠武王引軍徇江東以公爲向導由池口趨建康批溧水取建平長興兩縣據獨松關隨大軍濟錢

塘江攻越台溫三州入閩破莆陽以功除懷遠大將軍招討使大勢略定從行省旋維揚時至元十三年也明年卒于軍子安民襲父職十八年汎海征日本授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先鋒抵島上颶風驟起眾散而歸二十年建寧黃華叛討平之移鎮南潯復移海鹽已而還守滇陽二十六年出軍江西討余賊鍾明亮破之就鎮和州大德四年卒贈騎都尉渤海郡伯長子繼文先卒次繼武字震之授昭信校尉壽春副萬戶延祐六年恩覃武略將軍泰定初轉武德將軍戍厯陽如故于是兩淮之版圖歸職方氏六十年矣向之荒城殘堡蔓草頽垣狐狸嘯聚其閒今則煙火相望雞犬之聲達乎四境桑麻被野桴鼓不鳴侯祖父握兵再世南征西驚甲冑生蟻蝨略無寧歲三傳至侯遭時昇平兵寢不用鬯弓釋棚超距蹴踘軍中作色而已蓋甲子一星終天道周必復治亂興廢陰陽消長疑有數行乎其閒侯於是晦其韜略從容樽俎畱意經術教子讀書蓋侯家本壽春懷遠公先名棋曾詣鄉舉不第投筆

試劔學萬人敵家傳黃石公兵法至侯之子孫將復以儒起家云至治二年流民千餘北渡淮白晝剽掠戕殺居民界上驚擾侯禁之不聽遂至無爲之石礪擒其首常公乞赴州論如律天曆二年田旱民飢侯勸率富民出粟官吏捐俸振貸爲糜以食之全活甚眾明年請沛省漕荆湖米以贍軍得萬有八千石士飽而歌侯在鎮三十餘年軍民安之至順改元八月疾卒年六十先是侯豫卜葬地于祖塋之旁植一木志之人莫知也疾亟始語諸子於是遵侯治命葬下蔡縣西壽河之原侯天性孝友篤於親誼服用儉素輕財好施幼弟三人皆側出侯以同產視之懷遠時莊田產業皆在壽春侯襲爵居屯所以產業委諸弟恣其出入不問久之諸弟議分析止之不能乃聽其均搭而止取其一又以賙族黨之貧者故沒之日家無餘貲人以爲有季文子之忠諸弟懷其惠聞侯訃皆匍匐踴躍遠來會葬如父之初侯有四子邦貞嗣職今爲某官次邦詹應進士舉邦直邦獻女三人適許允謝致遠沙圖穆蘇孫

男五人得元得輿靈壽餘慶餘馨女三人銘曰

鈞璜北海避殷歸周牧野鷹揚世祚營邱伋紹侯封延伯春秋曷
云三世將忌陰謀纘戎祖考載揚王休星一周天武偃文修楊林
西口擁萬貔貅轅門晝寢緩帶輕裘思侯不見江水悠悠世業庄

碑永福川流

同知邱公墓志銘

公諱定夫字景游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封魏國
公諡文定邱公諱密之四世孫也文定起書生奮巍科躋膺仕踐
敷中外三十餘年爲宋名臣公生長世家能自拔流俗無一點紬
袴習好學聰明行己孝恭遇物誠信忠恕樂易不吝不驕出於自
然表裏如一德人之容望而可卽也早年有志事功祖蔭補登仕
郎姑赴銓曹連丁內外艱會國有大故服旣闋杜門不出至元甲
午朝廷錄宋故官勅授田州路總管府經歷田左右枕江蠻蛋雜
居去家萬里人勸公弗往慨然曰班定遠馬新息何人哉瘴煙雖

毒生死命也單騎而去再考而歸歸而指畫經行山川談說南中
風俗以爲笑樂氣貌勝常無幾微不滿意再調同知武龍州事猶
欲之官已而不果公中年有腫腿之疾在弘山時無恙回後疾浸
劇醫藥弗瘳久之不良于行或經日不踰外榻因自號爲息軒甲
第一區豆城東北隅高明宏敞累世同居弗忍析公天性友愛兄
揚州教授景唐弟淞陽縣丞景南三人相處無間言親朋詣兄所
則弟具酒饌以從參坐笑語懽洽終日弟有客兄亦如之一門之
內怡怡如也歲時朔望誕日子姪甥婿男女長幼羣數十人冠綬
總角佩玉紛悅羅拜堂下問安獻壽舉觴酬酢鄉人羨之公弗喜
也退入齋閣屏去左右焚香鼓琴清淨自娛生平不廣貲產不畜
珍玩家務一不屑意然時事更革朝野動息亦無不知公學貫儒
釋晚年尤味禪說高僧野衲延坐接膝默參徑悟莫窺其際暨至
屬纊神思愈爽家人環泣問所欲言曰吾何言哉口頌佛號趺坐
而逝將卜葬諸子哀公行實來求銘謹按邱氏世居暨陽文定公

次子諱壽邁宋大中大夫司農卿公曾祖也祖諱汲宋中奉大夫
知桂陽軍事考諱必恭宋承奉郎知鎮江府金壇縣事母夫人馮
氏公娶趙氏繼胡氏江氏男五人長聖廣西路蒙古字學教授次
基行宣政院宣政理墳塋未仕女六人長慧明適鈕遂孫次妙淨
適趙德寶妙山適袁天麟妙琬適潘仲華先卒妙連適何之植妙
雲適趙元若孫男五人長元鎮次海寶廣智普龍樹孫女五人長
淑靚適鈕遂孫之子敬實次圓通議適何之植之子普賢端端如
如引珠三人未入室公生宋寶祐戊午之四月卒以天曆己巳之
正月享年七十有二是歲仲夏庚申公葬日也定山彌勒泉側公
葬所也噫公願息今息矣銘曰
文定之友伯恭欽夫稼軒石湖皆當代之名儒今其後嗣弗競而
遺垣故第淡煙衰草淒涼乎衡湘之下江淞之隅惟公之傳四世
其昌而五桂聯芳又將迭奮於亨衢嗚呼休哉吉人之符種德有
堂宜其然乎

清和令王公墓志銘

王西淮望族也世居光之固始唐季王潮昆弟者挾百八姓自固
始轉戰入閩據其地傳國數世其族畱固始者依大山以居自唐
迄宋蕃衍益盛宋遷江南浮光爲極邊王氏生長兵閒以鞍馬雄
塞上諱傳淮西路鈴公皇考也公諱反迪字允迪生而雋邁及壯
大有志文武兼長族祖鑑爲殿馬帥穆陵名將也奇公之才常挾
以自隨指公謂諸將曰典吾族者必此兒也公益自奮然性不喜
曲事豪要以故宦游江淮二十年備嘗艱勞仕輒落落不偶公志
不少衰清河當淮流之衝左顧豐楚右盼濠壽北通邳泗淮閩截
築爲城城成擇守難其人公請行有旨立清河縣以令畀公邑當
孔道甲馬宵發車舡夕濟警無虛日公一鎮之以靜居民帖然如
在中州樂土至元乙亥師下江南諸郡邑各以城附公轉成務郎
舊令尹如故居無何遷同知招信軍府事公老矣益無志仕宦丙
子秋八月感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卒之日公所乘馬悲鳴躑躅有

頃而逝鄉人異之兩淮之士聞公卒皆爲之流涕清河邑人尤哀思之相率告於省臺以公舊勞于邑遺愛在人請以公子文信襲父職慰甘棠之思朝允其請始公之治邑也于邊瑣軍實餘暇常留意民事爲政本于仁慈濟之以嚴明不令而民從化故邑人歸心焉公娶夏氏子三人長文用次文信自盱眙尉升宰換授江陰路錄事廉怒有父風次文虎歲在戊寅殯公于郎石莊之阡价來請銘銘曰

清流維河墉屹其峙中有美錦製自公始公祠百世名遠淮水

故司獄趙君墓志銘

重陽後五日友人沈伯享來言曰趙君仁甫之子一初往年識先生於錢塘今願竊有請也凶服未敢前予驚問曰仁甫之母無恙耶伯享曰趙氏母八十有六尚無恙也而仁甫以八月晦日逝矣子失聲歎曰天乎世寧有是事耶仁甫孝于其親篤于友誼勤于王事善人也乃罔或克壽天降之罰抑何酷耶翌日其子來拜且

哭將扶柩返葬東浙來求銘吁此後死者之責也何辭焉君諱文榮仁甫字也宋故王廷美之十三世孫生而有名在玉牒實咸淳八年壬申也宗室子孫富貴世襲多怙侈不學君兒時獨修謹長通經史習舉子業獵獵有聲會國亡家替仕進無階不得已釋儒服而從吏由海古道憲司書寫文字入紹興路總管府掌簿書就充會稽縣平江路錄事司杭州仁和縣三任典史升宜興樂平兩州都吏日幕府簡靜以廉敏稱泰定丙寅北來暨陽爲馬馱沙巡檢職守之暇時時訪予談文論事予始知其儒者相得甚懽已而省差嘉會門鈔庫副使浮沈州縣四十餘年惜君之才不克致遠君處之徼然不少抑挫至順辛未年及耳順始授牒除將仕佐郎江陰州司獄癸酉三月復至吾州吾長君二十歲別去九載怪其容貌枯瘠鬚鬢蒼皓不類前時意君畏途跋涉久重累憂患多固應如此然不意其遂至此也夏中早暵予避暑過蕭寺與南山師對弈君未嘗不在抵掌擊節笑噱終日予語之曰君在刑曹何得

乃爾對曰無疑讞無淹囚官長退食吾亦旅退閒無公事故從子樂耳予心服其幹局優裕刃有餘地超然不爲世俗所拘八月某從官僚以下迎詔使於南門之外君笑謂予曰我親儼居杜橋之西已約南山師幸借過我將拂琴整局以待予諾之弗果往自是不復見君亦不聞其有疾也伯享又曰君驟疾豫知不起走价越上呼其子既至屬纊三日矣哀哉哀哉君真棄我而先耶吾尚忍銘吾友耶按趙氏起涿郡王郎一派居開封之浚儀六世祖慈之以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團練使從駕渡江徙居越之上虞嵩城里至元初又徙城之西南隅文林郎泰州判官諱時寬君曾祖也國子監進士諱若墩君祖也承信郎諱嗣樛君考也母李氏男三人一初一中一德女一人未入室銘曰

王宮侯邸降庶族兮噫州縣勞勞抗塵俗兮噫不卑小官不苟祿兮噫大雅卓爾立于獨兮噫百歲閃電往不復兮噫

縉雲縣主簿朱君墓志銘

人之生或哲而天或愚而壽偶自生耶有生之者耶愚而壽者樗耳至於哲而天者則氣有所甚偏而理有所可疑天漠然不可詰而人盡然以悲此吾于里中朱君南伯之喪一不知其涕之所從也君諱申長壽鎮人幼性敏悟天才脫穎伯叔父咸奇之曰是兒驚驚也必瑞吾宗年十四入場屋籍籍有聲諸老生斂衽避之既壯問學大進文思泉湧憲使陸公招致館下誨諸生主賓相得甚歡偕入京師歸復侵疆職業修舉確齋苟公忍齋申屠公廉按淮東西二公中原名儒不妄許可見君之文咸擊節稱賞薦君才可掌冑監不報秩滿授將仕佐郎慶元路鄞縣簿人疑君儒儒不更事且鄞劇縣負山瀕海民恃險爲姦始難治君至之日縣長官因賄奪職已而同僚相繼敗績君獨著事從容治之猶有餘力郡檄往昌國體究振糶君覈實欺隱官吏獲罪者自以爲不冤復往定海蓋造軍屋百三十間旬日而畢不愆于素民不知役軍遷如歸鄞素多盜不時竊發巡尉乏官君攝逾年遠捕不煩私販不入境

一曰海盜出沒洋中聲搖旁邑令畏弗敢出君鼓棹徑去直前搏賊獲其首并從者八十餘人自是客商往來如履平地君性嚴明不受私謁尤惡豪右侵細民一繩以法民有拏舟入浦者遇雨輒刈道旁禾以蔽其首田主見而擊之斃曰盜吾禾吾擊盜耳更數獄不服府以委君君擬斷曰本圖把禾以禦雨初非竊食而充飢當論如律一府大驚更相傳誦謂君治獄平允自是帥府憲司轉委無虛日一月坐縣治事者無幾耳君盡心爲政居官以廉能稱四年代者至民遮留之泣曰復有洗冤澤物如朱君者乎有送至境上不忍去者居一年轉將仕郎調慶元路司獄丁內艱服闋補江浦簿繼丁外艱君齒未宿憂患并集鬚髮盡白毀瘠之餘弱不勝衣人爲君憂之君亦杜門絕進取意緝經教子將終身焉闔二年再調縉雲簿命下君歎曰祿弗逮親吾且休矣人謂君薄縉雲不赴君亦不答俄感微疾言笑如平常踰月浸劇神爽不亂顧謂諸子曰生死命也吾死布衣幅巾以斂侈靡不度之物慎勿置吾

棺中吾儒家慎勿以緇黃治喪若等自愛以詩禮自勸毋惰毋傲語畢而逝君生宋景定元年庚申以延祐五年戊午三月甲子終于家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君自幼以文鳴著作數百篇號淡圃集清新典雅動合法度雜前賢文集不辨初習學業鄉校月書屢占上游每一篇出人爭膾炙已而廢不爲兩爲校官輒自詫曰惜不自進中得之甲寅科詔下君忻然有子王馮軾觀戲之意余長君八歲才不逮君君過相推敬丁巳余中鄉試將如京君時已被疾聞之甚喜遣其子來饋贖侑之以詩致殷勤焉明年春余旋至廣陵聞君訃驚失聲曰噫鮑叔死矣旣抵舍君之子德育哭來告曰先君寢疾時忽呼諸子曰陸先生其歸命筮之意若有所屬者易筮之夕始曰吾銘託之斯人他人慎勿與也哀哉伯牙之琴絕矣死者若有知也猶能爲君一再鼓之謹志曰朱氏系出維揚徙暨之長壽鄉二十有餘世矣君曾祖諱瑛娶蔣氏繼蘇氏祖諱懋宋迪功郎娶吳氏繼周氏父諱慶宗宋登仕郎娶戴氏君娶

張氏子男四人長德肖早卒次德育德修德能女二人長適楊啟
次未出室孫男一人女二人俱幼君歿之明年歲在己未德育等
卜以二月二十有三日己酉窆于長壽鄉之觀莊祖塋之側治命
也銘曰
登彼觀莊之原古人可作其惟朱君乎洵美孔碩卓雅不羣清淑
之氣升爲浮雲體魄所存既固且靈以穀爾後昆

牆東類彙卷十二

牆東類彙卷十三
墓志銘

廣平張公墓志銘

延祐改元之二年中順大夫廣平張侯國綱來尹暨陽至之日迓
者未出城侯微服先至學宮延見諸生問民疾苦既視事聽斷明
允吏民驚服爭問其爵里家世或曰侯嘗掾江西省又爲其屬歷
州縣所至有聲其先則洛之隱君子淳德不耀鍾美於是者也家
世從來遠矣居數月侯訪余牆東田舍勞問良苦意若殷勤者已
而泣曰吾先君子賁志九原墓木將拱瀧岡之表蓋有待也今吾
老矣功業不建夕陽西流大懼無以昭前人之光發揮幽潛以垂
不朽瞑目猶有憾吾子其圖之余再拜辭不可則敬復於侯曰申
州兵燼垂二百年譜牒無傳名公鉅卿罔或登載況林邱逸士閭
井閭民不求聞達姓名湮沒何限嘉言淑行孰從而求之侯喟然
曰先公幼有至性事二親曲盡孝道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率循禮

經一無違者慈親先逝事繼母如所生有姑年邁孀居無嗣迎歸侍養禮之終身女弟繼出適薛而寡二甥幼視如己子撫而育之俟其成立爲其冠婚閨門肅睦內外無間言業儒不喜章句通古今治亂兵財大略有志當世逢時搶攘廉於進取浮沈州縣閒歲月淹久在潞磁幕府時與何公繼先同僚相好也何驟貴顯晚年平章政事或勸先公自結以求援且曰公縱無宦情曷不爲子孫計先公歎曰窮通命也吾其如命何卒不許久之授韶州路蒙古教授聞韶佳山水將往游焉以親老不便而止遂不仕侯又曰吾掾江西省時年尚少休沐日或與其徒游宴先公聞之怒曰江西二十八省生靈之命懸於一省坐上皆貴人政在若曹若今怠惰其體漫不省事行獲遣矣尤留意刑獄公事每日人命至重論死者必先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恨矣我爲小吏時不妄答一人汝宜誠之一日吾自省戶歸侍次忽顧曰近聞某州獄請讞若何吾對曰已平反之矣先公喜見顏色吾自是留意

獄事後以左右司官從僉省平南安贛城之寇禁止殺戮開釋無辜招安餘黨頗有力焉洎審廬陵疑獄辨誣服爲盜者十九人又慮囚於湖南理失入者十有三人明恕而行非曰能之嗟乃先公之教也語未既余再拜謝曰謹聞命矣遂次第侯語依其世系而志之公諱弼字輔之世居汴之元武縣大父以上逸其名父諱清母鄭氏繼母劉氏壬辰之難避地於邢遷於洛水因家焉今爲廣平人公鄭出娶司氏前公十七年卒公生之歲龍集甲申以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五月捐館享壽六十有二子男三國綱前任奉政大夫鉛山知州國輝志不願仕國享同知常寧州事女三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五達遠造遂遵孫女七長適泰州監鹽倉汴梁袁傑次適察院書吏河南楊益次適同郡徐希文早卒次適臨川縣丞遂寧焦昇次適龍興路學正同郡李輔次適聊城丁某次在室曾孫男五海孫壽孫買孫引孫真孫曾孫女尚幼至大三年庚戌國綱偕二弟卜葬公永年縣之嚴村先是上世諸喪皆攢淺土乃悉

遷而耐焉卜其兆域而敘之昭穆禮也銘曰
登此廣平之邱縣縣生之瓜不在其身昌於而家降福孔遐
郭雲仲墓志銘

古來建功立業之人率少壯爲之蓋年壯則膂力方剛志氣初銳
視天下事以己之精神運掉如意無不可者及其春秋既高閱歷
寢久世故熟而機愈深思慮深而見方定老成遲鈍與少壯剛銳
之時如出兩人端居深念直視無所見贖贖若不聞此固非狂夫
孺子淺見之所能窺也始吾與同郡郭氏昆弟交時競習場屋舉
子文字長君子炎字明仲妙齡挺秀獵獵有雋聲甲子丁卯兩貢
於鄉弟雲仲癸酉貢吾亦預焉雲仲工詞賦與吾同歲少數月爾
學同志同甲戌同上春官是時君兄弟如神馬出渥洼平步千里
如太阿拭土直上無前餘子皆避三舍吾雖不敏亦摩厲以須其
後諸侯軍從壁上觀秦項戰人人惴恐已而俱北余亦垂翅而歸
雲仲殊不少挫將復進期年國有大故舉場旋廢士抑不用明仲

鬱鬱不得志周旋鄉校閒抗顏爲師不幸早殞雲仲相繼糾錄於
學修葺俎豆呻吟佔畢抉剔隱粗學粗成立人以爲難君已六十
餘矣力漸不逮心藝與時左鮮克舉之復長南徐之濂溪書院堂
廡荒涼士散不收式過其歸自是十年不調扃戶謝客伊唔窗下
足跡不入官府至治壬戌之秋教授無錫州教君笑謂婦曰鮎上
竿矣余屏邱樊五十餘年卑校官不爲鉏耨之暇時與君往來勸
君勿出君不答明年春赴錫山時前宋舊貢士江浙閒不數人聞
君來以爲異爭先見之君鬚眉蓬皓音吐鴻暢衣冠步武規制落
拓見者驚歎君視學舍已不可爲爲之輒沮謝事不可默默而已
黜其聰明養之以虛白墮其智慮示之以天倪士方迨然從之而
君已逝矣啟手足之夕諸子侍側顧曰吾夢與諸同年探篝吾先
得之噫生不如死之樂君知之矣幾日而不女從也君生淳祐壬
子十有二月卒以泰定丁卯十有一月享壽七十有六訃至之日
余哭之哀諸子擗且拜請銘謹按郭氏其先汴之祥符人先諱某

中奉大夫安仁開國男女真擾中原護宋駕南遷占籍於江陰高祖某通直郎知高郵軍事曾祖某蔭承直郎祖某隱德弗耀伯父某生四子君第二子名登龍出繼父某爲嗣娶王氏樞密使駿之裔孫性明慧佐理其家子六人長縉前卒次綺綬紳椿楠文學彬彬然女一人適劉某卒孫男二人酉孫關驢女五人長福娘適范某次繼奴迎娘佛娘引娘俱幼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己酉葬於由里北山之岡從治命也銘曰

先雁門距汾陽胡原之長茲由里卜允臧在後之慶

王德秀墓志銘

壬子夏五余素車出城西會友人王君德秀之喪於申浦君二子拜墓下哭而起曰先子齋志九原功業不少表見於當世獨行實猶有可攷先生累世通家宜詳知之將爲文以圖不朽方事之殷未敢以請余答拜辭請屬筆當代文士不可讓事甫訖又以爲請嗚呼吾忍銘吾故友之墓也夫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曜

考諱申字仲遠經明行修其人如玉宋咸淳中余始弱冠仲遠辱與之游爲忘年友歲在癸酉同領鄉薦仲遠以禮記義占名第一明年春偕上春官君侍親如杭余始熟君君長余一歲好學篤行如其父而通敏過之仲遠不幸終於乙亥之亂君匍匐葬其親遂屏居里中閉戶絕交棄科舉業於經子傳記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喜陶朱丹圭之術研精其奧初仲遠性儉素不營生產有田一頃室廬僅庇風雨君辛勤三十年力穡務本以貲雄州里好施不倦求者如歸嘗笑謂客曰孟嘗不能自焚其券而使馮驩因以市恩浪得爲豪士矣故君家每歲積空券數百度不能償者棄不復取丙午丁未歲大饑君倒廩出粟振之全活不可勝計時募民入粟拜爵君不自言雅尚簡樸不以富驕人布衣糲食泊如也匹馬一童往來阡陌與野人參語雜坐見之不知其爲儒者也酒酣劇談貫穿今古遇知己握手出肺腑語自負一世之豪江右隱然知名晚年新居落成二子宦學自立將以優游卒歲而天不假之年

矣所居鄰季子墓謀創延陵書院以待四方之遊士興義學以教
育鄉里子弟跨夏浦建大石梁以濟病涉者俱有志未就而卒卒
後數月朝廷錄君振施之勞賜以初命之服非君志也而已不及
拜矣君名茂宗德秀字也生辛亥壽六十娶丁氏繼室余氏子二
人天啟敕授盤陽路鈔庫副使昌道舉茂才異等女一人未入室
卜四月二十日乙酉葬君下港西之原去家百武而近懷親也嗚
呼君遂止於斯耶始與君父子以志業相責望仲遠既不幸早世
君才不用於時而以其餘力起家余獨偃蹇困躓老而衰矣俯仰
疇昔感慨存歿泣然泣下嗚呼吾尚忍銘吾故友之墓也夫吾忍
弗銘也夫爲之銘曰

考鍾慶厥嗣嗣昌厥家胡福孔殷而壽弗遐數耶命耶嗣又競爽
殆復盛耶

榕山君墓志銘

岷江西來演迤數千里中流巨浪衝突擁沙爲洲以百數而馬馱

最大東過暨陽爲南江北抵泰興之濞爲北江東入於海馬馱據
三江之中風氣融結地脈平衡人物阜蕃土俗龐厚廣陵陳氏家
其上數世矣至榕山君而始大君諱傑字漢臣其先自潁川徙有
諱德以孝弟力田起家者君曾祖也諱清祖也諱端明考也曾祖
妣張氏祖妣沙氏妣胡氏君生而不凡身長七尺狀貌奇偉深沈
有局量欲馳驟當世會考君病廢左右奉養志不克就嘗學書鄙
俗儒齷齪不足爲法從計然丹圭之術觀時取予積粟如坻家累
千金施窮周急略不靳晚歲田廬子孫之樂幾無遺憾而不獲躋
上壽者病奪之也初調江征官未赴適泮梁相王聞君召之欲往
不果俄患風痺偃卧里中優游養疾數年而卒君生壬子終己未
享年六十有八榕山其自號也娶張氏子二人簡範皆好學卓立
女四人適劉埴陸庸李寅孫餘在室孫三人稱臨壯是歲十月二
日癸酉葬於洲上延慶庵之西距家二里許君自卜息所也未幾
張氏亦卒祔焉踰年其二子來拜且泣曰碑陰先友無在者銘以

五
累執事余答拜曰諾君與余同生少數月耳意氣頡頏相得甚懽
時渡江握手笑語磊磊落落青天白日我知君心一夕痛飲古梅
下慷慨劇論古今事旁若無人自是不復再會嗚呼而今而後此
士不可復作此樂不可復得矣發輝潛德非後死者之責與遂不
辭而爲之銘銘曰

自幕至虞明德始太太皞之墟元姬作配鳳皇鏘鏘眉于齊姜家
貸公收陳世其昌中洲有廬江水瀾瀾厥土孔良之子洵美我田
我桑我始我勤無秩與祿等之封君孰飢而嗚予粟汝哺孰負而
冤汝直予吐布衣長者名著江淮或糜以爵招之不來渥洼神駿
逸駕千里竟尼其轅跬步而止西原植柏鬱鬱蒼雲泉扃閭寥呼
君不聞宿草芊芊過者下馬颯跼不磷百世之下

故稅使陳君壙志

按此即陳傑壙志爲其子
代作故附次前篇之後

嗚呼孝子之事親終矣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不肖孤銜哀忍死匍
匐以襄大事懼無以彰先考之懿將乞銘于當代鴻筆而又儼然

在衰經之中未敢以請姑識歲月姓系納諸壙哀哉惟有媯之後
國于陳子孫其昌代有顯人族居潁川者避五季之亂南徙維揚
占籍揚之泰興江心有土可居曰馬馱沙首起南徐尾盡東海土
宜耕桑聚落繁盛吾家於此數世矣高祖以來隱德不曜至先考
而陳氏始大先考幼失所恃之弟俱天親被疾不省家事先考隻
影自立扶植門戶經理產業田園第宅井井有緒晚年事力充裕
舍施不倦以信義行于鄉黨平理曲直振恤困乏鄉人有患挺身
赴之有便利事必舉倡之人皆說服有鉅人長者之風名隱隱聞
江淮閒先考性沈毅寡言笑重然諾慷慨有大志本以功業自負
讀書不守章句史學貫穿詩酒賡唱落筆驚人招師講學訓子嚴
甚中更多故壯志不遂頗不樂仕進歸附初省府貴人有相知者
拔授樞密院宣使不就丁未戊申歲大禋出粟數千石餉飢民全
活甚眾官錄其勞敕授江陵路稅課副使未之任丞相河南王檄
召保充本投下戶計總管宣命將下先考至維揚將如汴梁謁遠

得風痺之疾輿歸里中手足不仁卧疾八年禱藥備至聞有善醫者數百里外迎致然卒無效家人憂泣束手無策先考精神不亂從容治家務如平時顧二子曰死生命也吾生無大過失粗有成立汝等慎守之吾無憾矣歲在丙辰呼善地里者親卜葬地於所居之西北二里許手植檜柏成行築庵于其旁時一省焉己未七月告成閱月而先考棄諸孤實八月之九日也哀哉先考諱傑字漢臣生宋淳祐壬子之十二月享年六十有八曾祖諱德妣張氏祖諱清妣沙氏父諱端明妣胡氏娶張氏今在堂生四男伯泰叔庚皆早世仲簡季範六女長許適李某未嫁而卒次適劉塤次適陸庸次適李寅孫而寡次許適沈某未易孫男三人稱孫臨孫杜孫簡等謹擇是歲十有一月甲申出祖柩遷于新庵十有二月癸酉下窆嗚呼孝子之事親終矣自今簡等上侍母慈協和昆弟共保先業一遵先考之治命江水在此不敢食言嗚呼哀哉嗚呼痛哉簡等泣血百拜謹志

慈悟居士墓志銘

幽冀古燕趙國土脈深重習氣剛猛人生其閒雄傑魁偉毅然有烈丈夫之風可與共功名者顧自遼宋以來南北殊疆譜牒散逸所聞所傳聞朝市山林之閒姓名晦而弗彰者何限有志之士所爲慨然太息者也范陽張仲威一再仕于暨慷慨急義人也清而不隘剛而不傲輕財好施與人交有終始暨人愛之君以暨人之愛己也遂畱居焉墾田築室于南壙之外讀書教子與余往來相好也閒爲余述其先考君之賢長身玉立鬚髯若神便鞍馬射命中軍中號爲萬人敵隨史丞相南征斬獲甚眾攻釣魚山先登陷陣第功賞將命以官一日單騎深入巖谷若有所遇亟歸焚其弓矢懺悔事佛終日趺坐手不釋經卷與人言姍姍如恐傷之無一點豪武氣鄉人稱爲慈悟居士嗒然有厭世之心病革口誦佛號不絕瞑目搖手而逝吁異哉傳稱韋應物初爲三衙衛士驕橫不羈晚年折節所至埽地焚香清淨自居世果有斯人也仲威急流

勇退卓有父風泰定丁卯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會
朝廷推恩考贈從仕郎大都路良鄉縣尹命下之日余率眾往賀
之仲威愀然對其先人遺像而泣且告余曰先子歿四十餘年楸
柏之實久矣不肖孤朔南奔馳不克歲時灑掃且墓左之銘未立
敬以屬子尋授余以家狀余不敢辭謹案燕山張氏皆祖翼德散
居山後諸州君曾祖諱建中占籍永清縣之統和鄉家饒財畜牧
滿野上腴居邑之半散卹孤貧延納賓友其門如市朝廷下令家
飼官騎二十四匹者與循一資君飼如法歲且蕃息與之官不願
受人以比卜式里居一夕盜闖其門聲甚惡君呼而進之曰若等
迫飢寒非獲已也吾素不備珍產所有者絲纊耳悉輦置庭下恣
所取盜驚駭欲棄去君徐以溫言撫之各負重而奔未幾兵寇搶
攘君出避地卒困於沙漠垂殆逢三十餘人不知所從來翼而出
諸險乃脫問其故對曰疇昔之夜受君賜今是以報詢其姓名不
告廉得爲首者二人曰王庶劉琮云君旣免於難遂不問家事蕭

散林壑壽九十七祖諱益相繼隱居習岐黃之書收畜良方務以
救人不邀其利州里德之晚授朝奉郎太醫判官壽九十六父諱
德林始以良家從軍天兵攻信安四方阻水久之不下君策馬環
視白其帥曰城如卧牛形背有廟焚之吉從之即日城破帥大奇
之挾以歸朝賚馬四匹羊百口俄謝病去壽百有一實生居士諱
山字某至元十三年卒壽纔五十有七葬於永安鎮曹家務娶完
顏氏追封宜人壽八十三子四人長仲祥次君祥次政仁次政儀
卽黃巖州判官仲威字也女二人小奴素兒適盧某王某孫男六
人思慶思用思善思道思遠思進四女適王某王某杜某桑某曾
孫男五人女六人俱幼銘曰
君之祖若父三世皆登耆頤豈昌黎所謂未有佛之時邪君一超
徑悟求佛利益乃罔或克壽髮半白而早萎豈命有所懸人固不
得而移邪將覺性長存雖亡而不隳抑不在其身而子孫之貽邪
竹隱居士墓志銘

所謂一鄉之善士者。禔躬可以範俗，敦仁可以處里，閨門之內，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族黨之中，長少皆順而聽也。頑薄之夫，見之使人之意也消，則一鄉之善士已如處士。何君漢卿是也。君諱劉發，其先開封人，居汴之陽。六世祖大理評事逢士，宋元祐中徙常之晉陵。建炎初，常爲兵衛高祖，中奉大夫。後升北徙暨陽。曾祖武仲，四領鄉書，登紹興庚辰第，累遷朝議大夫，通判建康軍府事，贈中奉大夫。妣商氏，封令人。祖潤，朝散郎，通判池州軍州事。妣闕氏，繼惠氏，俱封安人。父龜，年將仕郎，妣闕氏，封安人。何氏世以文翰起家，家饒財，土腴華第，甲一州。先緒中微，鬱攸繼作族，遂分散。君幼失所怙，受學於舅氏，感激奮厲，長身卓立，音吐如鐘。出則從師友，入則經紀家事。中年田園粗足，或勸君謀什一之利，厚自封殖者，君笑曰：「貧富命也，資性朴素，褐衣布衾，數歲不易，屏五綦之好，泊然無營。見後生靡服炫飾，輒閉目不視，聞人小善喜若己有，有不善事愀然不樂，其言不詔其行，不悖其舉事，不悔好施而不倦，亦

不妄與人救人之急，息人之爭，而無伐德之色。尤重然諾，出語可復，不務取進，不競勢榮，嘗爲松江學糾，旋棄職去，調會稽學正，遂不赴。晚年益斂晦，不預世事，有問不答。權貴人欲識其面，不能屋後竹千竿，誅茅三間，杖履逍遙，觴詠其下，自號竹隱居士。余鄰牆相去不百武，時時過從，君輒歎曰：「白首惟吾二人耳，今者不樂如逝者，何余淒然輒爲引醉，將別必曰：『數見無相忘，歲不能我與。』哀哉！言之不祥者，君絕嗜慾，早善攝生，鬚髮黧然，顏渥如童，筋力雖衰，精神充溢。晚年飲食小損，俄若痰眩，終日嗜卧，親賓之問疾者，皆在顧余。若有所言，余不敢請，正月晦，日疾亟，呼家人屬以後事，恬然而逝。訃聞，傾城之人，咨嗟涕洟，俱懊惜曰：「善人亡矣。」君生宋淳祐七年之丁未，終於至治三年癸亥，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同郡，化成鄉探花校書趙公發之孫女。前卒子二人，皆從余遊。長巨源，博敏可喜，不幸早世。次天溥，尤嗜學，三應進士舉。孫男四人之，植長出也。亦習舉業，之樸之格之楨，次出也。彬彬就學高曾之澤。

未艾也孫女三人皆未入室曾孫男一人普賢奴女二人尚幼初君事父至孝奉先追遠必躬必敬老而弗怠義方之訓嚴整子若孫晨入塾夜分親自課督卧起必偕詩禮閑習故君之喪棺衾宅兆曲致其情卜以是歲七月二日葬君於昭聞鄉由里山之原先期天溥之植來乞銘且曰治命也余答拜泣曰五十年故交也曷敢不諾敬次緒君世裔實行且系之銘銘曰

陟彼瓠子之岡望其壙滓如也猗嗟先生息其下子孫其昌錫爾純嘏我銘不磨永詔來者

莘隱胡君墓志銘
余始至容山詢邑之賢士大夫而願納交焉或曰胡君宗尹醇儒也子欲見之乎余曰諾介其友江聲伯請見君使其子長卿應門肅容余舊於舉場中識之矣少頃君綬冠大帶而出揖客中雷退讓不自勝坐而言姁姁惟恐傷人記憶前言往行酬答如響娓娓不倦時復歎息形於言外扣其所學淵源深不可測儼然至元以

前人物也余心敬之一再造其廬情稍款猶未識其議論也其里中人爲余言君居家奉親篤孝昆弟胥敬如賓掩關不出官府罕識其貌獨嚴於教子日有程課夜分相守不寐賓與詔下喟然謂其子曰吾老矣尚憶兒時塲屋汝力學勿惰尚及見汝成名乎子再拜受教家畜書甚富邑士求書者必之胡氏性儉約布衣終身敝居纔庇風雨晚年稍加葺治明窗淨几湛如也癸亥日長至余約客芳潤堂小酌期君不至傳者曰君死矣客皆弗信也而傳者眾曰晨起固無恙日向晡瞑目而坐家人環呼之不應乃逝吁異哉吉人而凶可哀也夫君生宋寶祐丙辰之五月卒於至治癸亥之十一月享年六十有八君諱澤民曾祖元震祖南父庭桂娶趙氏先卒繼王氏子體仁長卿字也孫二人尚幼卜以甲子二月甲申葬於城東五里之岡君未死前數日謂所親曰吾欲以莘隱自號求文于陸先生以記吾平生何如旣不果至是其子來乞銘嗚呼吾之文徐君墓之劔也銘曰

胡氏望安定建安猗君言行古瑛璠內希先賢卓爾志外愧薄俗
頽乃顏暮年拮据室苟完高邱宰木歸荒寒我評一鄉之善士山
石可移銘不刊

處士單君濟之墓志銘

山南水北穹林長薄之下哲人元夫鉅公長者往往而在命與時
左浮沈閭巷化行於家義著於鄉功業不暴於當時姓字莫登於
簡策鮪背皓首稿死牖下者不可勝數而蒼頭廬兒灑削馬醫僥
倖得志於一時此志士仁人所爲扼腕太息者也余卅角時與城
南單君伯恭游伯恭學銳甚倜儻不羈乙亥之亂里寇竊發憚其
名首燬其家伯恭及考皆遇害季弟濟之字君濟年尚幼挺身句
父命不獲焚其體半救至僅免尸而攻盜糾合民兵借助鄰壤卒
擒賊磔之既復父兄之仇遂闔門不仕非慶弔不入城市力田治
圃將終身焉特不喜與官貴交騶騎闖門輒避匿不見輸納井賦
必爲鄰里先佃貧負租者貸弗責歲饑糜粥以食餓夫全活甚眾

鄉人德之痛先廬不存手自拮据堂構丹腹煥然增舊君性無他
嗜好收畜書史尋師取友優游卒歲而已性純謹質直與人無競
對人無一妄語默坐一室終日欽欽人莫窺其際或登高臨流嘯
詠自適志所存遠矣中年得二子皆卓然樹立始弱冠俾從余書
塾誦詩緝文君命之習舉子業余謂場屋廢久習是將安用君笑
不答延祐改元科詔始下君於是老矣且嬰末疾手足痿痺顧謂
伯子曰天將興文明之運吾殆不及見之矣汝雖績學姑畱左右
嘗藥幹蠱州今貢士遣而弟以往又謂叔子曰城東陸叟吾所敬
也汝往復受學焉名不成勿止也丁巳之秋君疾浸革勢不可起
家人環泣君喟然曰吾讀昌黎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之語
未嘗不撫卷歎悼今吾年垂七秩家道粗立兒孫滿目得正而斃
夫復奚憾汝等篤學力行勿交游非類勿墮先訓吾瞑目逝矣又
曰我死幅巾布衣以斂世俗靡麗不度之物勿爲吾累屬續之夕
索筆賦詩其警聯云人皆有死豈我獨仙霧散雲收白月在天鳴

呼可謂達生委順之君子矣訃至余往會哭葬有日二子哭來告曰碑陰先友零落無在者銘屬之子矣余歎曰子之先君子齊鮑叔也最知我者銘曷敢不諾按春秋單爲王畿采地諸侯襄靖穆最著後以邑爲氏徙暨陽者不知始何年今所居墅以單名山名單彎田名單尖則族大而遠矣曾大父諱應里娶須氏大父諱從仁娶王氏考諱良輔將仕郎娶鄧氏子三人長作肅字伯恭次澤之君最穉早失所怙事母至孝至元中調晉陽縣學官內艱不赴廬冢三年娶高氏繼時氏皆先卒子二人高出也長曰祥次曰瑞女二人適黃通焦亨孫男五人恩同不花充延女孫三人俱未出室君生於宋淳祐九年十一月終於延祐四年九月晦日享年六十有九是歲十有二月某日葬於太監鄉秦望山上彎之原與高氏同兆異域從治命也銘曰

鬱鬱秦原吉人之藏上有雲氣雙鶴來翔卜云其吉子孫永昌
巽溪翁墓志銘

歲在昭陽大淵獻嘉平之月余館容學且有衰經褰簾而拜者進而問則曰澗西張氏子也先人悼棄諸孤於月其邁以支干之弗協弗克襄事滋不孝是懼我乃卜明年甲子孟陬之己酉窆吉我又卜黃塘原食惟是宅窆有期塘石未具無以昭潛德之懿且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以狀授執事者敢泣拜以請余答拜固辭不可則敬曰諾按狀張氏其先清河人宋建炎避地徙秣陵之句曲山西有澗清源穹薄望之鬱然張氏家其下數世矣族繁而昌代有聞人君諱文盛字彬之曾祖慧妣巫氏祖仲妣樊氏父端信妣谷氏端信生四子君其仲也性穎悟纔數歲屹如成人不隨羣兒戲弄稍長自力於學讀書通大義工草隸尤邃於醫務蓄方藥以濟人卓犖有康世志每閱史傳見忠臣烈士成敗輒慷慨流涕時人皆異之居家孝于親友於兄弟始終無間言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至元乙亥君年三十有六會天兵南渡破建業守者宵遁兵四散掠旁邑居民出走竄伏林莽君時以母寢疾與兄文浩侍榻前

守死不去黃頭先鋒至叱曰何敢然欲兵之君泣告曰母在是也病不良於行請以身代死帥義之曰巨孝也遂去之且禁麾下勿望其里既又予之檄使招集流散一境賴君獲安抱子攜婦望君之廬以手加額曰君佛子也時事浸殊君太息曰是不足展吾志矣乃棄其所學從計然之術研得其精爲大區廣陵市中家僅數百指北出燕齊南抵閩廣懋遷絡繹資用豐沛散施不倦遠近赴之皆嗛如志里有爭訟多就君咨決君爲剖析枉直諭之以理皆愧讓而退生不解飲而酷好賓客疊對酌自得其趣晚年獨喜吟詠句意清佳迥出塵外客游淮楚間與名士結交如長平李克敬克誠金臺倪廷章濟南張正叔長清王啟宗皆相與唱酬詩筒往來無虛月閱世既久昆季凋喪獨享高年蘭玉森立食指日眾至無所容或議析處君平生質儉不營居室至是聞之頗不樂始命伐木輦石相舊廬之北闢而新之門廡堂營內外數百楹既完旣美賀者踵門君憮然曰張老有言吾聚族於斯將歌於斯哭於斯

矣或謂君言不祥居無何疾作家人迎醫醫至曰疾尚可爲君笑曰吾年及此邯鄲之夢覺矣尚何俟焉卻藥不進客問疾猶正跌坐好語如常有頃瞑目而逝君生宋嘉熹三年己亥之十二月卒以至治三年癸亥之三月享年八十有五娶戴氏先四十六年卒繼唐氏王氏亦卒子男四人長才冠次才茂才富皆卒次才雄女一人適王德用又卒孫男十人長德新次德昭德賢德驥德輔德方德潤德壽德溥德純女七人長柔靜適笮至道次柔貞適許文彪柔淑適孫德榮柔潔適湯元善餘未出室曾孫男十三人長邦彥次邦智邦達邦傑邦本餘未名女八人長妙靜適笮某次某君舍東南泉流向巽故自號巽溪翁兩繼室殯黃塘木以拱今從之治命也銘曰

鼓瑟宴坐清溪之下吹簫祖送方塘之野人生逝水滔滔不舍達人所務遠者大者翳翳長松陰陰美檟歸寧爾體錫爾純嘏

嚴氏壙志

代其子作

嚴氏盛於漢望於天水居暨陽之花橋者不知世所徙先考諱起字伯震幼失所怙自力起家隱晦不仕生宋嘉熙庚子終大德庚子享年六十有一宜人劉氏生三子恭良敬良好學能詩仕在錢塘縣幕早卒宜人慈惠幼儉手撫孤成立敬宦學四方畱兄恭偏侍敬辟司徒府掾解職歸養宜人弗善也再掾兩省出宰陽朔改番禹去家益遠懼宜人年高不欲往宜人怒曰而起寒族被遇寵祿向心報國何以家爲且近制弗許汝何敢敬不得已入南白雲在嶺晨夕北望逾年宜人寢疾竟不得供奉醫藥不幸泰定四年七月十有三日疾不救終冬聞訃哀慟隕越匍匐萬里撫棺澣血何嗟及矣嗚呼不孝孤子不肖之罪終天莫贖忍死襄事以泰定五年戊辰三月九日壬申祔於城北黃山之原先考墓側宜人生甲辰享年八十有四二女長適何屋次適黃鑑孫男二人炳閻孫女二人長適章立權次適楊邦達曾孫男五人觀孫聯孫眞孫圓孫歸孫女二人僧奴關奴敬今濫授承事郎廣州路番禹縣泰定

丁卯正月例得蒙恩追贈先考承事郎建康路上元縣尹封母太宜人嗚呼漏泉之澤至矣不肖孤生弗能養歿敢以爲榮謹以黃副本并納諸壙先考妣之靈尚有以鑑之孤子恭敬泣血謹志

先考陸府君壙志

代姪孫作

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止吾不自殞也夫而咎鍾於先君忽焉棄諸孤日月子邁惟是窀穸之事未得者卜是用痛心疾首賴天之靈蓋踰年始相地於定山之余灣乃卜以延祐改元之閏三月甲寅朔越七日庚申遷柩而塋焉匍匐將事未暇謁銘於當代詞宗以章君之懿姑述梗概鏡諸幽有俟也嗚呼痛哉先君諱某字某陸爲吳中望族自青鎮徙江陰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妣吳氏父諱某妣俞氏先君幼失所恃逮事祖父供養繼母孝性純篤春秋忌日事亡如生齊潔祇事至老不怠博通書史工舉子業自場屋廢嗒然無他歧進取意韋布終身忱恪自守鄉里稱善人與物無競莫窺其際終日恂恂無疾言遽色家人不見喜愠然人有不善

意所不愜稠人廣坐忽正色譙責不少怨已乃歡洽如故人亦亮其誠不怨也樂施與喜交游賓至如歸倚樓笑詠觴來引滿陶然就醉不知月出關之東也優游自適日夕以爲常晚益韜晦以家政傳諸子不問有無出入惡問時事若與世忘者癸丑六月感微疾澆泄不止飲膳日稀意忽忽不樂閉戶絕客家人憂之醫禱備至久之疾遂亟諸子環泣張目曰若等志學無倦母墜先業吾瞑目矣又曰吾志邱壑死則擇亢爽之地葬我焉又曰吾儒家慎勿以緇黃溷我云以皇慶元年仲冬之望日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嗚呼痛哉先君娶杜氏繼吳氏皆先卒子八人曰魯曰青曰質杜出也青出繼舅族質早天曰常曰庸吳出也曰和曰雍曰渙皆側出女五人長適萬次適朱卒次適高餘未出室孫男七人女五人先君勤約與吾母起家訓諸子嚴而有度勝衣者卽就學手自課授未冠娶者不得出外舍相過從婦女不踰柵閨門之內肅睦如也嗚呼義方之教今茲已矣先君之嘉言淑行又可數乎瀧岡

之阡曷日可表也孤子魯等濡血銜哀以志諸石石可泐哀不泯嗚呼天哉

杜夫人墓志銘

婦無公事內言不出諸柵雖有懿德人焉知之銘非古也然共姜孟母詩史登載後世無若人則已有則必書之況人子思顯其親禮也嗚呼吾於杜氏夫人之銘不敢曰不可夫人家於魏世爲宦族父某早年棄家從黃冠游呼通眞子母韓氏大司農某之女夫人幼而聰慧在孩抱間知孝慕其親通眞子初渡江見文公四書喟然歎曰此吾心經也道在是矣自是日誦一書盡卷日不足則夕繼之誦已輒焚香再拜率以爲常至老不倦夫人在旁習聞其讀粗了大義久之於性學若有所悟父詫曰恨汝不爲男子及笄以適同里憲使懶齋孫公公時通判永州軍府事殷酬接不暇家一不問夫人治內米鹽滫瀡之奉麻枲織紉之供纖悉必具躬儉率下惡繒大練靡事華飾動循規矩事姑如母敬夫如賓姑趙夫

人年高性重夫人竟日侍側祁寒盛暑不輟得其歡心公年五十
未有子夫人以爲憂仕西廣時有王安人者寡居公謀聘之夫人
曰爲嗣續計何疑焉既至相處甚睦王氏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
避正寢以居之公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男長楨公曰向吾再聘
懼無後也今有之矣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爲汰乎乃歸王氏奩資
萬金速返之夫人固請畱弗許人兩賢之後持節金陵趙夫人有
疾夫人日不交睫衣不解帶跪進湯劑十旬弗倦疾卒不起扶柩
北旋甫襄大事纔七閱月懶齋遂捐館夫人哀毀敕左右停含玉
曰吾將以身爲殉粒食不進者五日親舊交勸六月乃斂絕食如
初越十有三日不死氣息惛然乃呼家人而喻之曰吾聞醫書云
婦人七日不食則死今吾倍之而又不死幽冥之中或陰相予其
爲吾兒尚幼而失所恃乎吾責始未已也起強加一餐終以此得
羸疾公既葬夫人以其子自大名如廣陵尋師授業親自程督夜
分乃寐時時爲說四書謂此而外祖父焚香所讀之書也汝服行

無怠勿交友非類爲不肖以辱而父夫人晚止一子鍾愛至甚然
未嘗假以詞色家素廉貧束脩之間或不給至期必備子疑所從
出夫人曰兒第苦學何問焉蓋脫簪珥質之其篤學教子如此良
楨蔭授承事郎江陰州判官夫人就養視事之日夫人誠曰汝何
修至是亦惟蒙前人休惟公惟動世濟其美吾旦夕從而父於九
原亦不忝爲汝家婦不然吾目不瞑矣汝敬識之良楨再拜受教
故初筮仕卽以能稱乙丑夏夫人故恙復作似瘧而非醫拱手莫
施病日侵神色不亂坐起如平常良楨捧手親診其脈夫人微顧
曰汝盧醫邪修短命也吾行矣趣具湯沐有頃而逝五月十三日
也享年五十夫人平生資性恬淡晨起盥櫛閉閣靜坐無故不履
中庭父歿後不復歸寧親族有喪則弔若慶賀則不預不喜聽音
樂待婢僕嚴而有恩閨門整肅余居去夫人寓所不百武與承事
君相好也故聞而知之至是往哭君釋杖拜曰某不天母氏棄養
將卜日渡江返葬於鄉惟是瀧岡之表不待也銘以屬子余答拜

曰諾夫人生男一人女五人長適某次適某某次未出室銘曰
余讀草蟲采蘩采蘋之詩能以禮自防而循法度也豈止爲大夫
之妻亦女中之師傅也展如之人兮惟古之慕也象服是宜甘荆
布也靜安婉婉何慈煦也春暉未報白日暮也同穴有誓遵吾素
也異時天雄道上過者下車而指曰此化鶴雙飛之墓也

亡室殷氏墓志銘

廬陵歐陽公銘其友梅聖俞之婦之墓謂聖俞能不以貧賤富貴
累其心者蓋亦有內助焉聖俞亦自譽其室之賢能安貧處困樂
與偕隱也予讀其文而悲之嗟乎丈夫處世或致身於青雲以位
與金驕其家人者無足多尚或辱身於泥塗卧牛衣而泣見車服
而慙以仲卿孺仲之賢其議度反出二女子下嗚呼二王之妻亦
賢矣哉夫家貧之思賢妻猶國亂之思良相也嗚呼今我無望也
夫昔歲在辛未吾始弱冠納幣於雲亭殷氏既聘之三月先府君
棄諸孤吾母傳事於冢婦殷氏事姑謹順待族睦嫺遇下慈姁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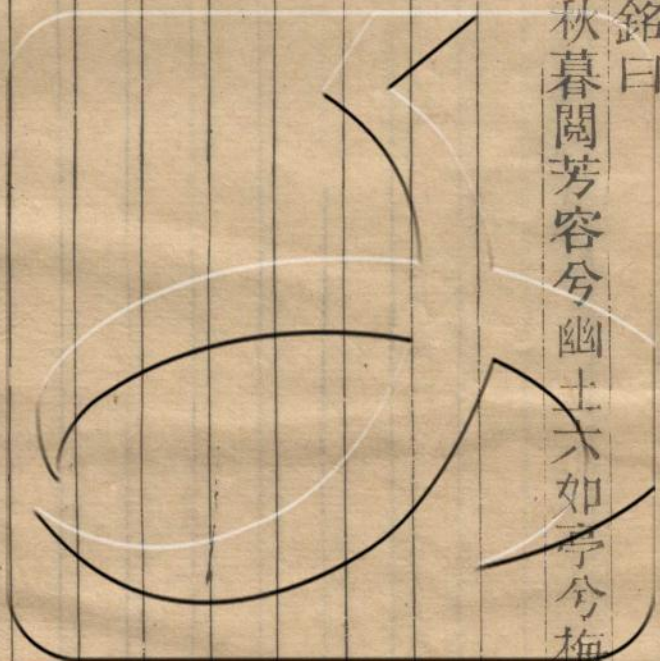
亥之亂余奉母竄山閒婦以其帑歸寧已而俱免余自是落魄不
偶杜門索居獨喜誦詩作文呻吟累晝夜不絕略不事生產作業
婦乃力勤紡績手自紉紵以補予乏猶不給則謂余曰以子之學
講授生徒聊可卒歲何自苦若是從之稍自給則又靳余曰稽古
所蒙止是邪余赧不答君性儉約不御華采余雖貧頗樂施君助
之施友人妻喪窶不克舉脫簪珥解裙襦斂之里婦歎服居無何
驟感風眩忽不省事稍蘇誠侍婢慎勿走白諸姑自後手足遂
不仁朔望令左右扶拜堂下吾母憐而憂之居二年卒不起余時
以事適吳聞疾復作亟歸君張目曰吾忍死待卿願堂有老姑室
有羣稚逝不瞑目矣余執臂慟哭余母八十有八聞之泣曰天乎
吾不獲終於此婦之手也余懼輟哭時丙申七月二十有六日也
距納幣之歲二十有六年君以辛亥八月生享年四十有六是歲
十一月甲申殯於城東十里綺山之岡子四人雲孫辰孫霆孫暘
孫女七人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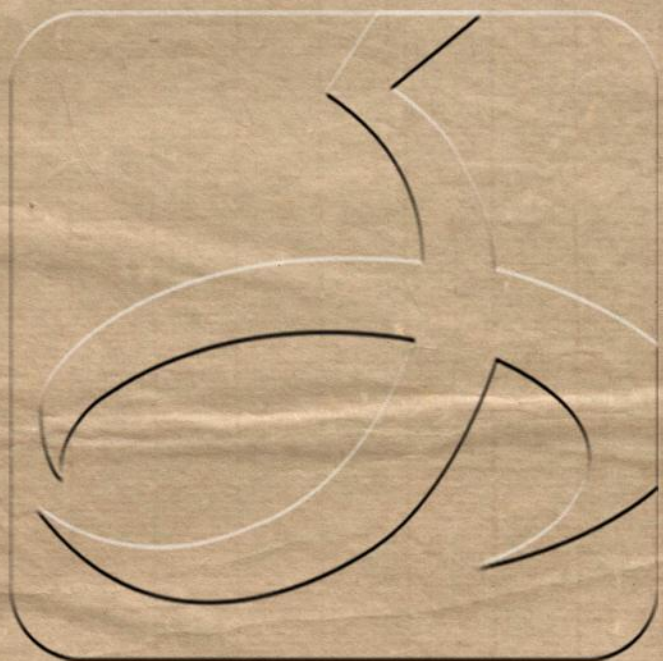
花綺蒙茸白石青峰壽姑在寢予弗汝從

妾陳氏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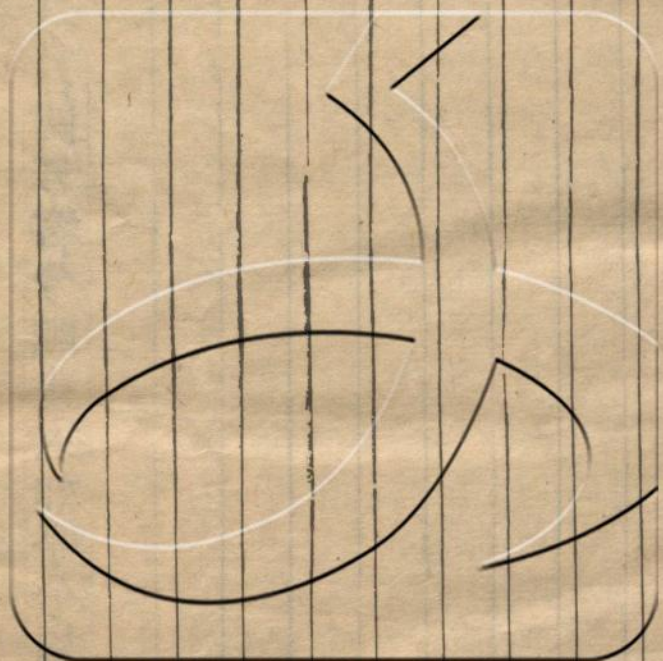
妾陳氏暨陽悟空鎮人也生而秀慧里之豪強委禽焉父靳不與曰吾女當擇才人事之豪怒燬其家父與余外氏同里聞往來識余遂與歸焉年十有八矣乙亥江南大亂暨為兵衝余奉母竄山谷間陳實從焉跋履草石蒙犯霜雨困阨流落之餘濱於死者數矣余謂之曰吾或不免命也奈若何陳泣曰願以死奉君無他適已而皆獲全閒關抵舍自是余閒居八年素不事生業久之家益落左右散去略盡陳獨侍余無倦色每規余以儉德避難曰薄宦徒困苦耳性警悟頗涉文學賓至立屏後聽其議論退必白曰某也忠直某諂佞人也觀其言然余交朋中由是皆知其名壬午春歸寧父欲奪其志輒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趨之而歸夏四月感微疾卧經旬容止不類病人索坡集閱之一夕而卒享年二十有七迨事余九歲矣卒之日匳無妝珥囊無襦帛聞者哀之子三人

長韶孫早卒次星女次辱孫生三歲臘月丁酉攢於城北五里之黃山原銘曰
薜英兮秋暮闕芳容兮幽土六如亭兮梅花路別朝雲以終古





牆東類彙卷十三



70030550

